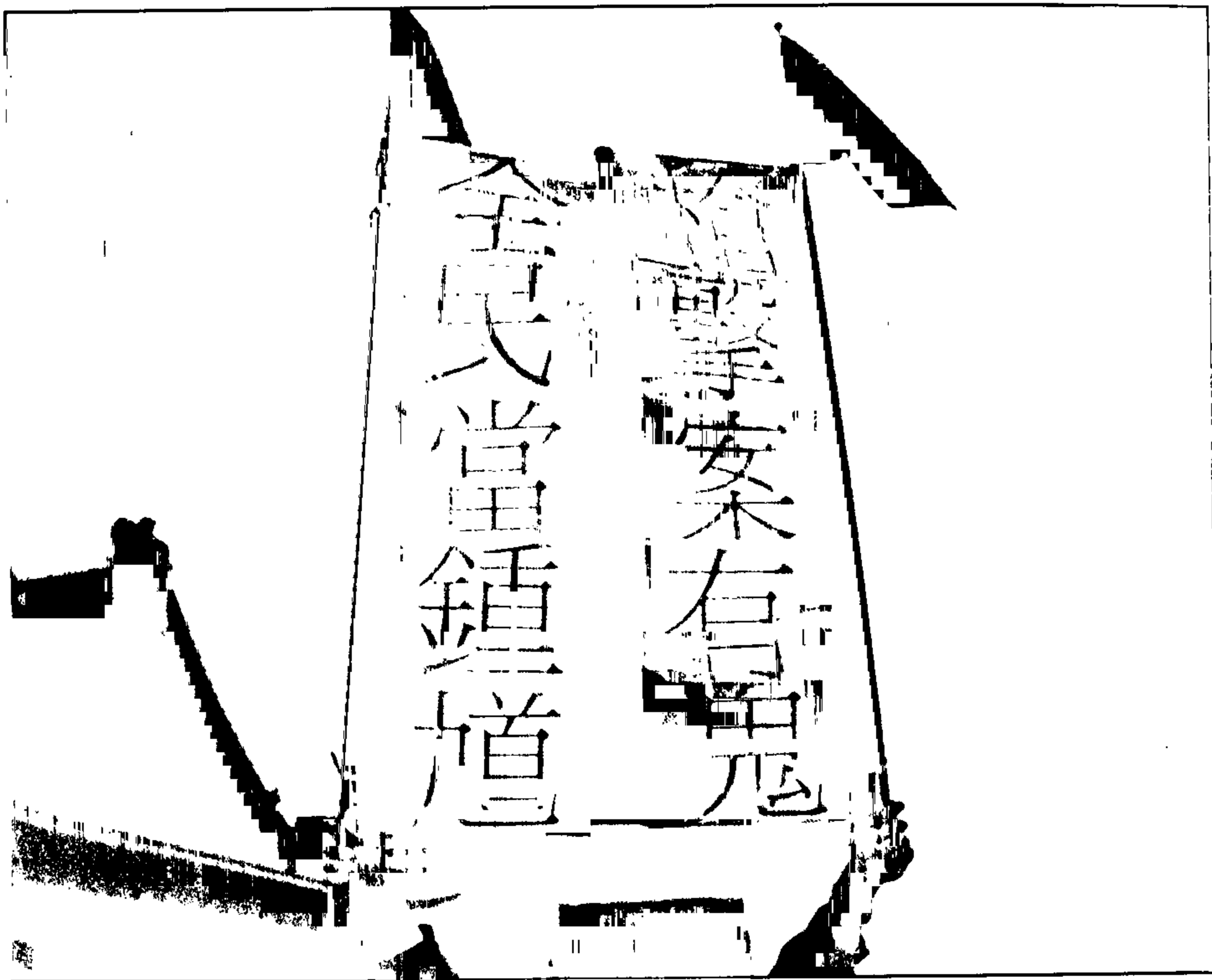


第六期 2004年4月號

批判與再造



批判 · 進步 · 解放

——總統府廣場群眾抗議運動親歷記

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下）

——台中客運抗爭紀實

冷班長

我們販賣

全台最大最專業大陸圖書專賣店

文學、藝術音樂、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社會科學
商業、醫學、理工、生活、影音產品..

若水堂書店，歡迎您的蒞臨
或經由若水堂網路書店訂購

東海店

台中縣龍井鄉台中港路7之60號2樓
TEL: (04) 26328880 FAX: (04) 26328872

高雄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3號2樓之2
TEL: (07) 7138838 FAX: (07) 7137118

成大店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291號2樓
TEL: (06) 2385008 FAX: (06) 2386808

中原店

中壢市大仁二街10號2樓
TEL: (03) 4563802 FAX: (03) 4563832

>> 總統大選專題

01 賞我兩槍，我要當總統！

——總統府廣場群眾抗議運動親歷記

文■汪立峽 / ■關立衡

13 民主大幅倒退，政局動盪難安

文■李華德 / ■關立衡

>> 台灣焦點

18 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下)

■張戩

>> 社會現場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五】

25 風雪吹盡又春華

——訪RCA自救會馬金秀女士

訪問■杜繼平 / 整理■李育真

31 示威者(上)

——台中客運抗爭紀實

文■范軒昂 / ■莊程洋

>> 歷史檔案

43 霜降(六)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文化廣場

54 冷班長

■侯念祖

歡迎捐款贊助

電話：1980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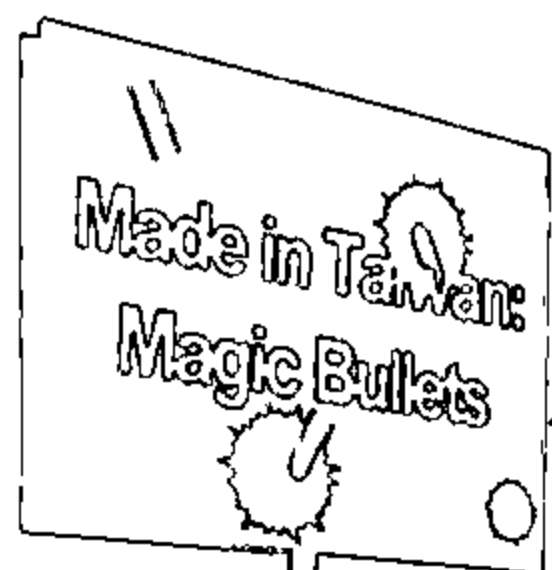
帳戶：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 (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nitra99@yahoo.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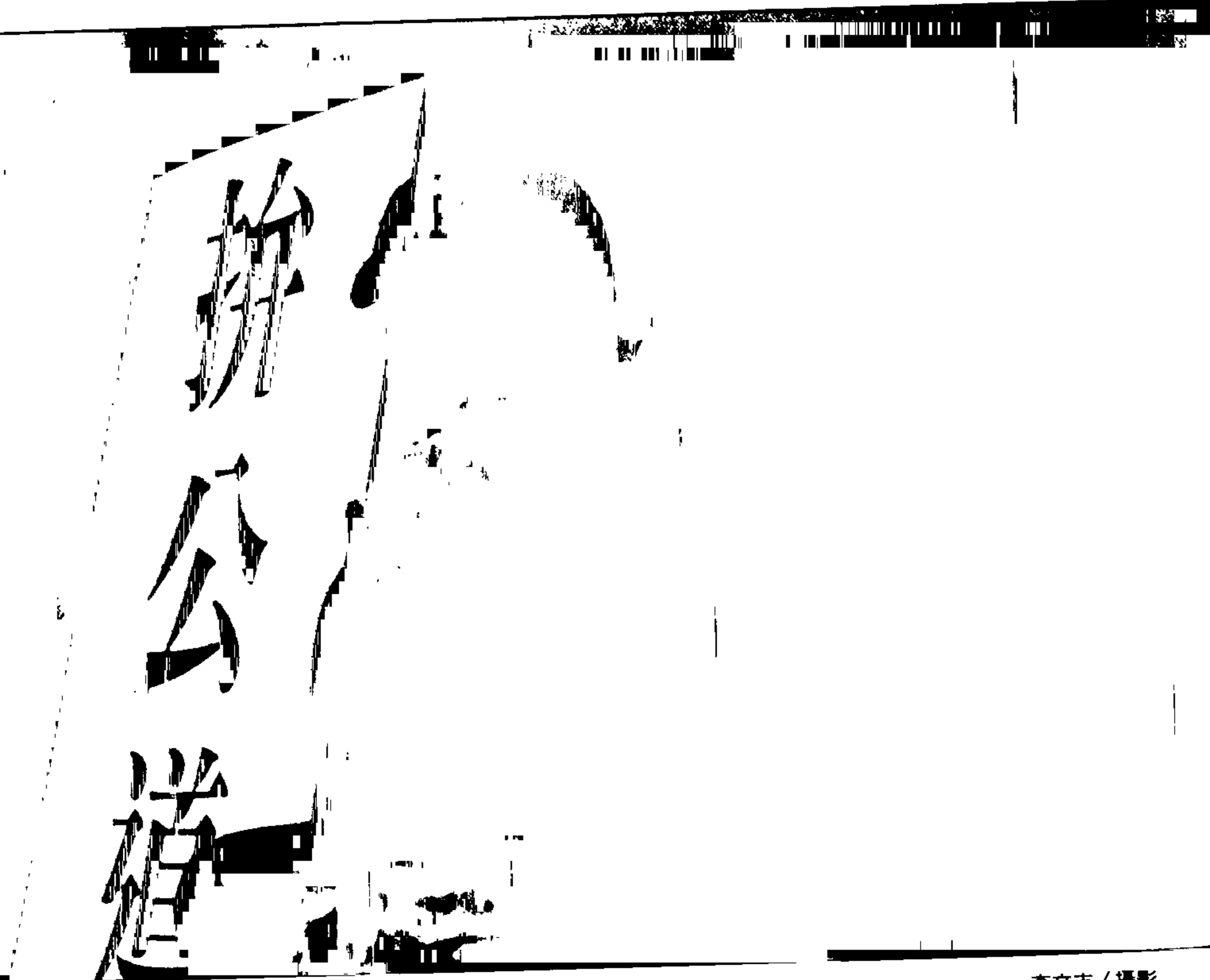


總統府廣場
群眾抗議運動親歷記

賞我兩槍，

我要當總統！

文 ■ 汪立峽 / 圖 ■ 關立衡





選後抗爭以連宋競選總部為起點，並以「全面立即公開驗票」的訴求揭開序幕。

本文的標題：「賞我兩槍，我要當總統！」，是錄自一位參與總統府廣場群眾運動的學生模樣年輕人所持自製標語牌上的字句。這句逗趣的話生動地透露出了自四面八方湧進廣場抗議的群眾的基本心理動機，但是，這句標語遠不足以顯示這次空前群眾運動的全部意涵。本文即試圖就廣場上的所見所聞，盡可能的捕捉異於往常運動的現象和揭示其蘊含的深層信息。

我從3月21日凌晨至3月28日清晨，連續八天七夜親歷廣場。當然不是說沒有離開過現場，但每天夜晚我一定到場，且至次日清晨七、八點鐘才返家休息，然後於下午五、六點再回到廣場，其中有二、三天的白天也大部分時間在場。我不僅是一個「觀察者」，也是一個參與者，許多時候我同群眾一起搖旗吶喊，交流意見，同聲歡唱，還一同熬過了連續五個深夜的風吹雨淋。對成千上萬參與了這場運動的人來說，這些時日肯定是他（她）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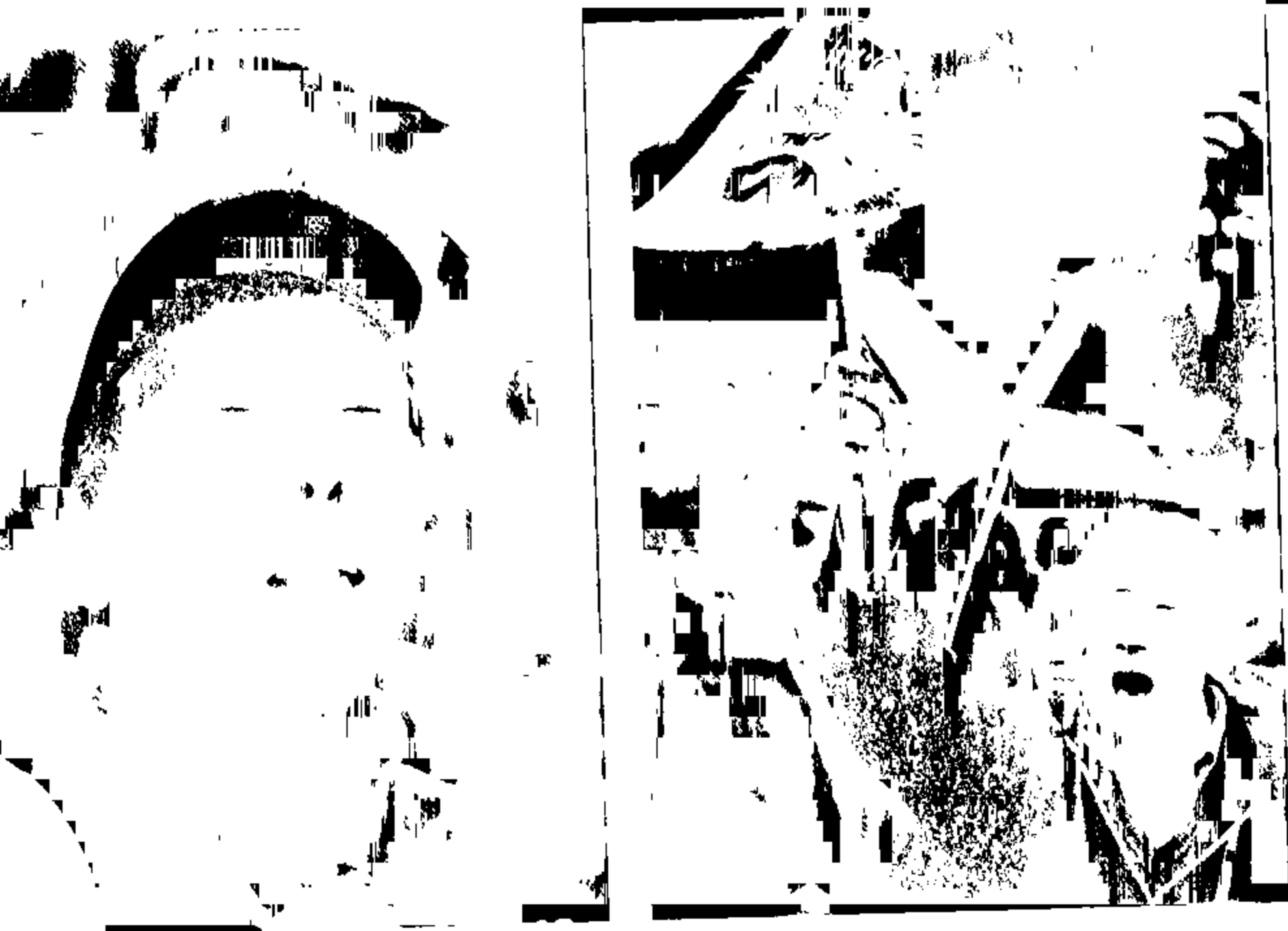
序幕：321清晨在廣場留守的年輕群眾

3月20日深夜到次日（3月21日）凌晨時分，台北市八德路上的連戰和宋楚瑜競選總部前，人潮湧動，口號震天，人人臉上顯出一股「不平」之氣。競選總部燈火通明，裡面正在

開會，外面呼喊抗爭。幾個小時過去了，連宋走出總部，面對群眾的熱情和憤懣，決定擁抱民眾「撩落去！」。

21日凌晨4時許，連宋帶領群眾一路步行至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即府前廣場），以一部大型宣傳車充當講台，向數千名支持者宣示追究319槍擊案真象和320做票疑雲的決心，在場群眾報以熱烈回響，並群呼「陳水扁下台！」。隨後於清晨6點30分，連宋與群眾參加完總統府的例行升旗典禮後，即先行離開廣場返回休息，徹夜未眠的民眾也於此時大批的隨同離去。堅持繼續留在廣場的群眾大約不足五百人，宣傳車上也只剩下親民黨女立委李慶安等人及少數泛藍陣營的義工在撐場面。

留下來的群眾，望眼看去幾乎全都是年輕男女，而且多數年齡在20歲~30歲之間，衣著和髮式就是時下一般年輕人的模樣，他（她）們喊叫「阿扁下台！」的神情異常堅毅，嗓門格外響亮。其中可以看出夾雜了一些「外省掛」的幫派「兄弟」和他們的女伴（我在其他場合見過他們中的某些人）。和其他在場的尋常年輕人一樣，這些人平時是PUB和KTV或Cafe Shop這類夜店的常客，通常絕口不談政治，被稱作政治冷感症或「草莓族」的世代。現在，他（她）們突然勇敢地走了出來，而且站上了政治戰場的第一線，著實令人深感驚訝和



所謂的外省族群與老兵對這場選舉的失望與心痛肯定比上次大選更強烈，因為他們儼然已成為陳水扁選舉的戰俘。

一次對陳水扁、民進黨和台獨路線的總清算

321清晨時刻，廣場上一度只有東森、中天等三數家電視台仍在直播，9點以後大批中外電視媒體才陸續湧至。通過電視的現場直播，321

意外。這個年輕人群聚廣場向陳水扁抗議的奇特場景不是321清晨才有的孤立現象，而是往後連續七天的常態，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年輕面孔總是超過現場群眾的半數以上。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在民進黨政府於322公開指稱有「幫派分子」現身廣場之後，那些「兄弟」們就消失在群眾之中了。他們說不希望被扁政府拿來做文章，但很不滿扁政府用這種放話的手段分化群眾，抹黑他們愛國的權利，他們聲言他們愛國的熱情不會因此被澆熄。事實上，也有群眾在往後幾天裡站上講台為他們抱不平。後來，在327深夜和403深夜的警察驅散行動中，警方都公開承認未發現「幫派分子」藉機「鬧事」。就算「發現」又如何？這又不是幫派火拼。

321清晨留守在廣場的那五百來名年輕人（當然還夾雜有極少數的中老年泛藍選民）對往後幾天的群眾大聚集，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若不是他（她）們在現場堅持幾小時後，陸續有大批群眾和中外電視報刊等媒體趕到廣場，會不會有接下來幾天的群眾接力抗議，恐怕是一大疑問。事後，來自媒體方面的可靠消息證實，321清晨7點30分左右，廣場人潮尚未增加之際，警方一度打算用優勢警力驅散現場的五百餘人，後來大概是猶豫再三，等到群眾越聚越多，只好放棄驅散的主意。

當天廣場已經擠滿了群眾，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每人手拿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和一面連宋競選小旗。這些旗幟是由連宋競選團體的義工在廣場入口處發送，但多數到場群眾不待發放即主動索取，無疑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往後幾天，不斷有人往現場捐送簡單冷熱食物和飲料，還有大小不一的簡便坐椅，於是就出現了廣場中間一大片群眾坐著，四周圍繞著站著的人群，穿梭於人群中的是送水送吃的義工和三、五成群進進出出的群眾。

322早上，或許是國親兩黨的立委和縣市議員們尚未議定輪流至廣場演講的排班問題，或是出於現場群眾的情緒和意見尚不穩定的考慮，二個非國親的反扁人士擔負起了整個早上主持現場和串場的责任，他們是朱高正和蔡建仁，這二人都有過豐富的街頭群眾運動經驗，足以勝任鼓舞鬥志和凝聚民氣的任務。

從這一天開始，上台講話的人，不論是民意代表或是一般群眾，使用的語言五花八門，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母語……等等。原住民各族語言又有不同，阿美、泰雅、排灣、鄒族、布農、達悟……不一而足，也有人上台刻意使用英語、法語、日語、西班牙語，對外國電視媒體發聲，還曾有一位外省人使用方言四川話演講，引來全場叫好。很自然的，國語（即普通話）是使用最多的語種，因

為大家基本上都聽得懂（包括中南部上來的本省中老年群眾），也有不少人是國語、閩南語或客家語夾雜使用。

八天之中，所有的演講都集中在幾個面向：嘲笑和指控槍擊事件，舉發和質疑做票過程，譴責和痛訴種群挑撥，揭批和責難台獨「亡國」野心。搖旗最猛烈、吶喊最起勁的口號是：「阿扁下台！」，每當此時，全場手勢一致，擺動國旗，喊聲震天，氣勢驚人。所有到過現場的人沒有不被此情此景震撼激動的。其他的口號諸如：「重新驗傷」、「立即驗票」、「要真象」、「要正義」、「中華民國萬歲」、「民主萬歲」、「人民萬歲」，等等，也都喊的很來勢。

從323開始，除了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的民代輪流上台各講15分鐘的話之外，還開放一定的時段供在場民眾上台自由發言，每人2~3分鐘。群眾渴求發言的踴躍程度到大排長龍，經常有人等了二個多小時還排不上。一般而言，中南部上來的群眾多數以閩南語痛訴被陳水扁欺騙及不滿民進黨分化省籍和族群。許多人一再提到319下午槍擊事件發生後，民進黨的宣傳車立刻全部出動在中南部的大街小巷穿梭廣播，指稱是連宋勾結中共派殺手槍殺台灣人的總統阿扁。槍擊案剛剛發生而且無巧不巧是發生在投票前一天的下午，竟立刻出現這樣的鼓動性謠言，「怎麼會這樣？」、「哪有這麼巧的事？」這是中南部上來廣場的民眾的普遍質疑。至於民進黨在中南部的地下電台於當天下午不約而同發出同樣的欺騙性和蠱惑性謠言，則早已是坊間所周知的事。

上台發言的年輕人包括學生和一般青年，比例甚高，幾乎給人一種爭先恐後搶著爭取發言機會的感覺，而且上了台人人都能侃侃而談，激動犀利又不打結。這個現象和他（她）平時的表現及給人的印象，簡直有天壤之別。我以為這足以顯示出到場參與抗議的年輕群

眾，不僅同其他到場的上班族和中南部群眾一樣是自動自發自覺而來的，而且都能清晰準確的說出自己的動機、感受和意見，這如果不是出自心底的嫌惡和真誠的抗議，是絕不可能做到的。從他（她）們的發言也可以發現，許多人一開口就提到，過去四年有一種無法言宣的苦悶和鬱卒，319以前總以為第二天（320）一切就會翻轉了，沒想到一聲槍響破滅了他（她）們美好的期望，「我不想再苦四年！」，「我不願意再熬四年！」，這大約就是年輕群眾呼朋引伴一群接一群齊聚總統府廣場，特別喜歡高喊「阿扁下台！」而且喊得異常起勁的原因了。

構成廣場群眾主要成員的另一大類是上班族，包括婦女和男士，他（她）們上台發言多數會痛責民進黨挑撥族群仇恨，指控民進黨企圖消滅中華民國。不少人指出（包括南部上來的本省人）：「在民進黨的群眾場合看不到一面國旗，全都是綠色旗幟」，「多少年了，沒有看到這麼多國旗揮動！」更有人猛烈譴責民進黨和台獨份子引導民眾辱罵外省人是「中國豬」，「連我的小孩在學校都被有的同學莫名其妙的罵中國豬」，一位女士在台上如此痛陳。也有從中南部上來的民眾用閩南語指責：「罵外省人是中國豬，不是連台灣人的祖先都罵上了嗎？我們的祖宗哪一個不是從大陸來的？」。不論男女老少和族群都有人在台上批評民進黨區分台灣人和中國人，認為這是為了政治利益刻意製造兩岸對立和族群緊張。尤其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在母語教學和國家考試突出閩南方言，「故意渲染愛台灣才是台灣人，而且只有認同民進黨台獨路線和講閩南語才算愛台灣」。許多人指控這一切已經在日常生活中構成了困擾、壓抑和歧視。

我在這裡沒有提到群眾關於槍擊案和做票疑雲的發言，實際上每一個上台講話的人，不管是民代還是民眾，或多或少，或輕或重，都



在堅忍的毅力背後靠的是各方溫情支援：送往抗爭前線的大批免費物資。

在這一方面有所涉及，連在台下聽講的群眾也會自動交換對此事的看法。由於這二件事已經幾乎是全民心中的問號，而且不論有沒有到過廣場的人都可以說出這樣或那樣的疑點（連民進黨的堅定支持者也感到心虛），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在有限的篇幅中重複談論了。

幾個奇特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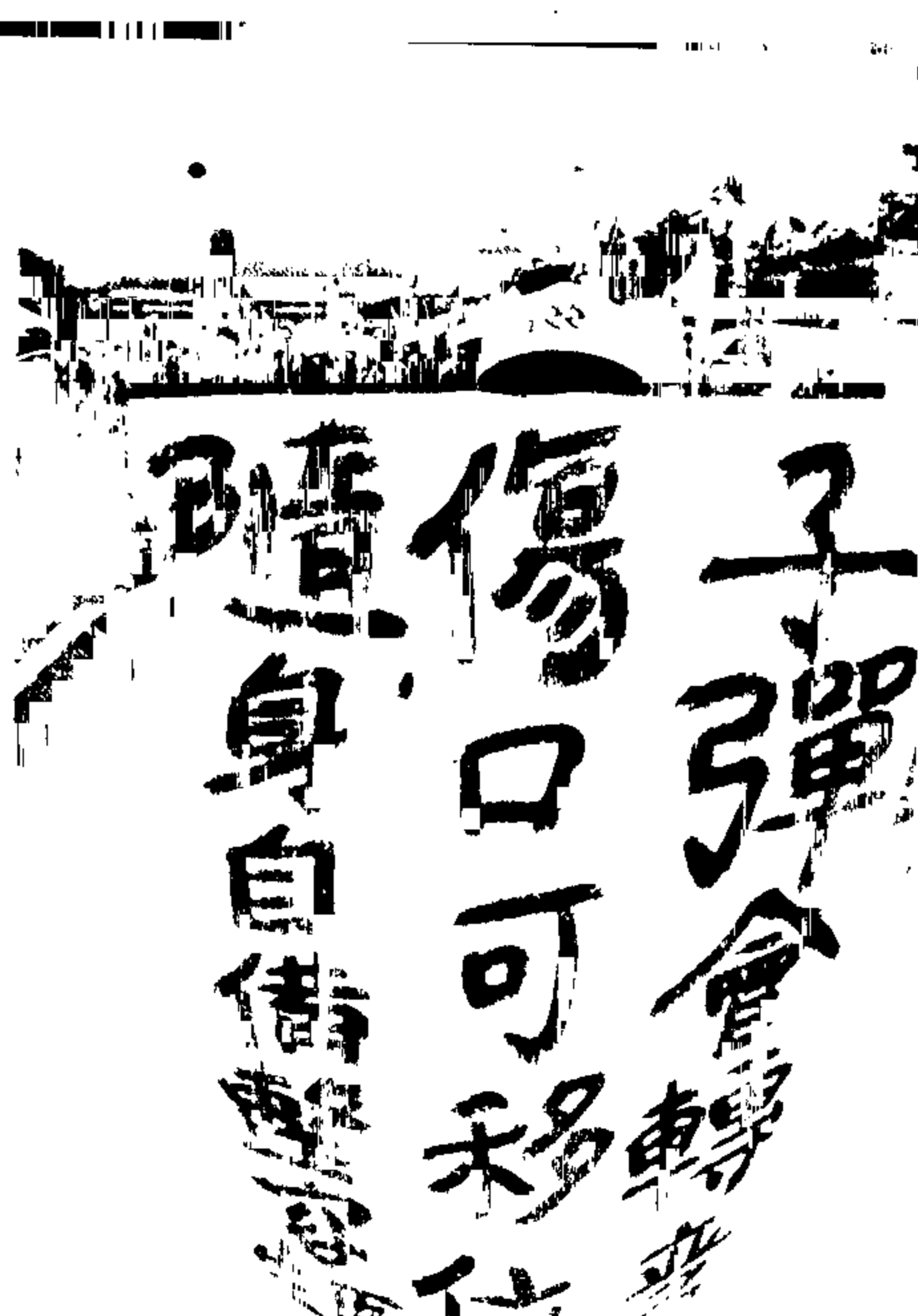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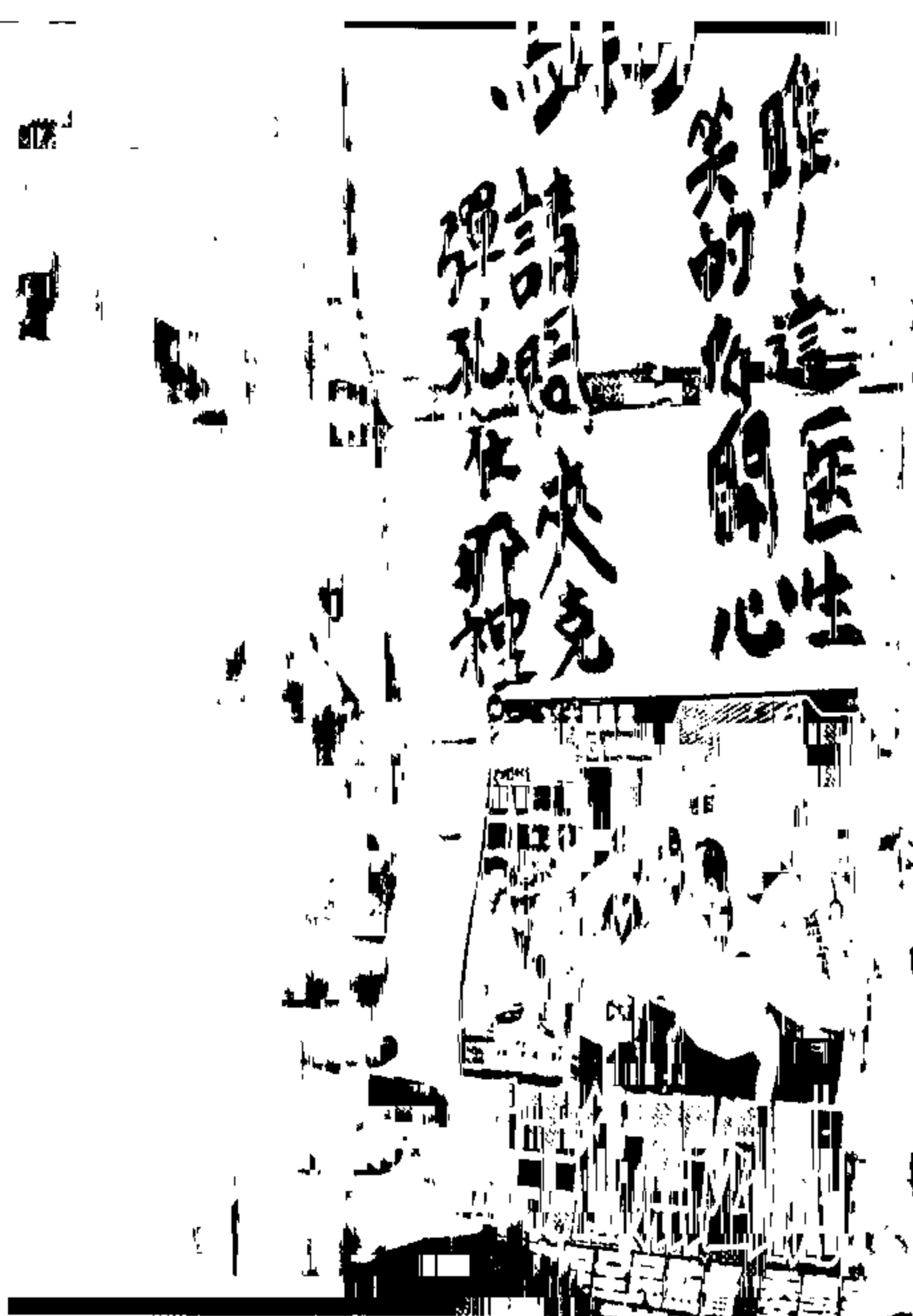
重新認識台灣人民動向和群眾意識變化

這次總統大選和「公投」，造成的直接社會後果是整個社會大分裂，自上而下，不分領域、階層，不論家庭、學校、工廠、辦公室、餐館，也不管夫妻、親子、兄妹、朋友、戀人、同事、同學、師生……，到處都是對立。「孰以致之？孰能忍之！」，一位中學教師在廣場講台上曾這麼大聲質問。這個大分裂現象也正是所有到廣場抗議的群眾的最大不滿和對扁政權及民進黨最厭惡之處，沒有一個人不把賬算到陳水扁政府和民進黨頭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這個現象的背後因素是台獨路線。社會分

裂之如此巨大和深刻，全球各地大概再難找到第二個例子。在廣場的絕大多數人，過去是反國民黨的，他（她）們曾把希望寄託於民進黨，而今，他（她）們對民進黨政權四年來的所作所為厭煩到了透頂，不得不重新選擇以連宋為代表的國親聯盟作為寄託對象，他（她）們未必全然拋棄了對國民黨的負面看法，但顯然相信把陳水扁政府拉下台是改變惡劣大環境的首要一步。對國民黨而言（某種程度也包括親民黨），赫然發現和重新找到了它的新的社會基礎。

以上這一大段是我根據現場觀察和交談，對廣場群眾態度的大特寫，以及對群眾意識變化的大描繪。下面我將就我的親身參與和觀察，對許多細微而具體的現象，也就是我所說的奇特現象，作一些陳述和分析，這些不經意就可能漏失的現象，或將有助於我們洞見台灣社會和群眾脈動的某些徵兆。

從322（星期一）開始，每天晚間連戰和宋楚瑜都會親臨廣場為群眾打氣。每當他們現身，現場立刻歡聲雷動，高呼「連戰加油！」、「宋楚瑜加油！」。他倆在台上的講話，通常是圍繞著槍擊案和做票的種種疑點，以及指責陳水扁和民進黨政府對驗傷、查案和驗票，故意技術阻擾和刻意拖延。這些指控當然獲得在場群眾熱烈回響，聲聲「阿扁下台！」，既響亮又整齊，一眼望去，滿場「紅旗」舞動（中華民國國旗以紅色為主色），難怪有人在群眾中小聲驚嘆：「哇！好像天安門廣場群眾大會」，有位法國電視台記者也有類似感覺。值得一提的是，顯然連宋二人及國親聯盟逐漸察覺到群眾動則主動高喊：「陳水扁下台！」或「中華民國萬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以及群眾絡繹不絕主動來到廣場，人手一面小國旗，肯定已經不只是為了支持他們二人，更不是因為不服輸，而是有其超越總統大選勝負的更深一層意涵。所以，從324清晨6



選後抗爭的導火線：「兩顆子彈」的槍擊案。事發至今，疑雲重重。當局避重就輕的辦案態度，使得真相愈埋愈深，全民當起鍾馗。幾乎快成為國際上公認較於「甘迺迪案」更詭譎的大懸案。

時開始，國親聯盟的工作人員對廣場群眾宣佈，除了中華民國國旗之外，其餘所有的旗幟包括連宋競選小旗、國民黨黨旗、各地輔旗旗幟、各地方名號旗幟……等等，統統不准再使用。此後一連幾天，包括327下午的50萬人大集會，只見國旗滿天飛，中華民國國旗成了表達群眾意志和態度的另一種象徵。

用點心不難察覺到，從群眾的心理層面來說，中華民國這面旗幟成了對抗和否定台獨的符號，因為從他（她）們在台上的講話和台下的交談可以發現，他（她）們認定民進黨政府的台獨路線是在消滅中華民國。出於對台獨走向的恐懼和反感，高聲嘶喊「中華民國萬歲」和狂熱齊一地舞動中華民國國旗，乃至到最後幾天時不時就唱中華民國國歌的場景，不是那麼令人意外和難以理解了。實際上，在廣場，就曾有一位大學教師身份的民眾從憲法的層次來談中華民國的意義，他質問陳水扁和民進黨政府企圖修憲的目的何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並沒有區分什麼台灣和中國，台灣人和中國

人，修憲的結果縱使國號不改也讓人不安。他的說法得到廣場群眾的歡呼叫好，看來群眾對修憲的用心也是抱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態度的。

外國媒體怎麼看待廣場的群眾運動？在投票日前幾天，法新社駐台女性主任（名字一時想不起來）在接受台灣媒體訪談時，就曾公開承認西方媒體一般而言向來傾向同情和支持民進黨，認為它是民主的和改革的，對國親二黨的評價則是負面多於正面，認為它們是舊勢力。直到槍擊疑案和做票疑雲發生，西方媒體對民進黨的觀感才有所動搖，但仍然對廣場群眾高亢的反扁情緒感到訝異和不解，當然更不能理解人手一面小國旗，滿場「紅旗」揮舞的場景，因為這在西方的群眾運動場合也從來沒見過。有一位會說一點國語的歐洲某電視台記者，發現我經常在廣場露臉，就想訪問我，被我謝絕了，我說入鏡不行，聊一聊可以。他問我為什麼群眾對阿扁（A-bian）那麼敵視？為什麼群眾認定槍擊案是陰謀？我對他說，槍擊

案只是群眾憤怒的導火線，指日可待的希望被一槍破滅，才是群眾齊集廣場抗議的真正動因。他又問為什麼群眾認為若不是槍擊案，連宋一定會贏呢？我反問他，連宋雖敗選，但仍得到六百多萬票，雙方只差0.22個百分點，這在統計學上等於平手，請問若不是投票前一天下午那一聲槍響，你認為誰該當選？他笑著說：我知道你的答案。但他並不死心，仍然咬著問，根據什麼作這樣的判定？我告訴他，投票前一個月，我曾二度南下高雄和台南，在不同場合曾和不同身份的人閒話選情，他們都是在地閩南人，習慣用閩南語交談，多半時候是他們說，我聽。我的台語（閩南語）雖說不好但聽得懂。令我相當意外的是，他們幾乎眾口一詞，結論都是：藍綠五五波，棋逢敵手。第二次南下，在高雄遇到泛藍群眾313大遊行，估計人數高達三十萬以上，當晚泛綠在高雄的群眾集會人數約十多萬，因此爾後幾天南部坊間盛傳泛藍贏定了。要知道，南部一向被視為民進黨的地盤，而今「五五波」意謂著民進黨在南部其實並非鐵板一塊，民心在這次大選前已經轉向了。南部的選情是如此，何況其他地方。如果再考慮到投票前的賭盤走勢和期貨市場在319早上的興旺勢頭，就更不難察覺普遍存在的人們樂觀期待是什麼了，也不難洞悉人們打算淘汰誰，抬舉誰了。這種明顯不利於陳水扁的選情，民進黨不會不知道，也因此突然發生於投票前一天下午，即319下午的槍擊事件，完全無法讓人相信是巧合。聽我這麼說，那位歐洲記者才猛點頭，口中嗯嗯，表示懂了。他們習慣於聽到某種有根據的話，才會承認你的判斷有道理。

廣場上的年輕面孔和民主長牆

到過廣場觀察的人，應該會發現這次的群眾運動有幾個明顯異於往常群眾運動的地方，首先，到場群眾五方雜會，什麼階層和族群都

有，通常白天聚集在廣場的群眾，是前一晚搭夜車上來台北的中南部民眾，入夜後他們又搭車南返。晚上的群眾則基本來自大台北地區，也有少數自台中、新竹、桃園、基隆、甚至宜蘭前來的（我和不少現場民眾交談過）。從322開始，每晚廣場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過了午夜十二點，多數上班族和中老年男女散去，留下來的絕大多數是年輕男女和少數壯年男子。台北的年輕人近年來習慣熬夜，很多人是夜貓子，但這絕不能說明他（她）們徹夜留在廣場的原因，他（她）們大可以流連夜店，唱歌喝酒跳舞，或者回家玩電腦，何必到廣場餐風宿雨（從323凌晨開始，每天入夜即下雨，午夜後雨勢更大，直到天明，有時白天也下雨）。據報載，那幾天台北各夜店的生意普遍清淡，因為大家都到廣場去了。儘管有善心人士捐助了二十多頂帳篷，搭建在廣場後方，但除了勞累不堪的義工，我從未見哪一個民眾去使用過，大家都是穿著簡便雨衣或撐著傘，或坐或站的聽演講、大合唱或喊口號，度過一夜，天明後才離去，由中南部上來的群眾接班。事實上，以往的群眾運動極少撐過一夜的，有那麼幾次小規模工人抗爭（多以個別企業和工廠為單位），持續三、五天，但入夜即席地就寢了。最著名的「野百合」學生運動，數千名學生齊聚中正紀念堂廣場，連續四、五天，但每過夜晚十時，大家就鑽進睡袋了，而且天晴氣朗，從未碰到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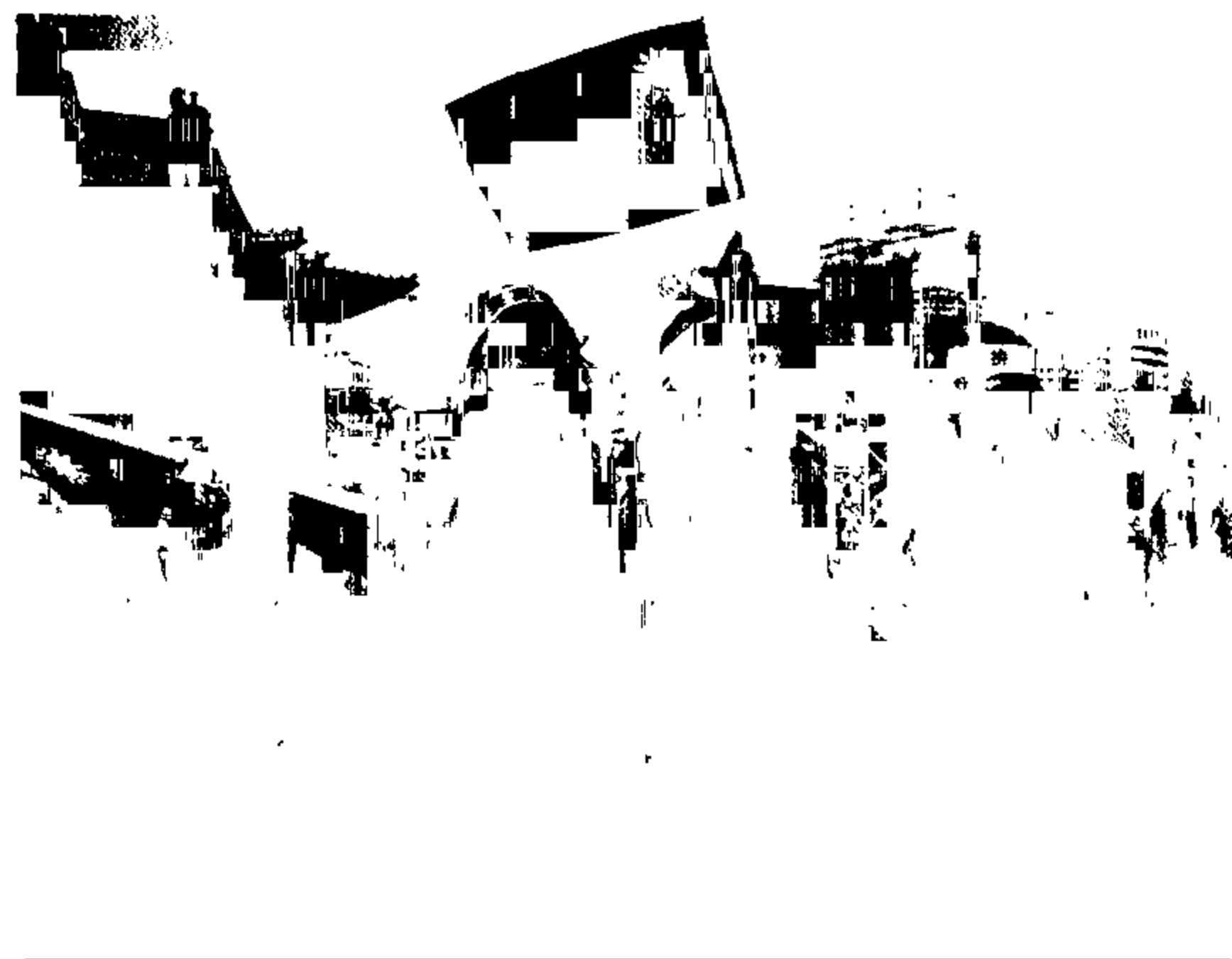
這次群眾運動不僅白天和晚上人群不同，即使各個白天和晚上本身，多數的參與民眾也不斷更換，這個現象足以證明群眾的確是自動自發來的而不是動員來的，因為只有自覺主動的參與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不能不說是異於往常動員型群眾運動的一大特色。

關於廣場上的群眾結構，大致是這樣的：以省籍分，本省籍約占五分之三；以性別分，婦女約占五分之三（婦女群眾中的大部分是17



上圖：這次抗爭運動以年輕人為主力，尤其女性。在以往他們是「政治冷感」的一群，根本不可能上街頭。
李文吉 / 攝影

右圖：這似乎是一場風潮，人人都得趕得上才行。就連小學生在校也分兩邊。



歲~30歲的年輕女性)；以年齡分，青壯男女約占五分之三以上；以身份分，一般上班族、公教人員、社會青年、在學學生、家庭主婦……，各色人等都有。

從群眾結構可以清楚發現這次群眾運動的另一個醒目特色是年輕人的參與度空前的高，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年輕女孩特別多，所有中外媒體和到過廣場的人都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上面提到那位歐洲電視記者甚至好奇的問我：「為什麼女孩子來了這麼多？每天都是如此，我從來沒有看過麼多漂亮女孩集中在一起！」恐怕不少人都有和他同樣的驚嘆與問號。

在這次大選之前，媒體和坊間長期以來都

認為年輕人比較傾向陳水扁和民進黨，國親兩黨似乎真像半老徐娘，只有上了年紀的外省人才會傾慕。但是，從這次廣場群眾運動的人群結構來看，顯然打破了這種迷思和偏見。四年前，多數年輕人或許比較欣賞「年輕的」民進黨，但這仍然有個區別，社會一般知識青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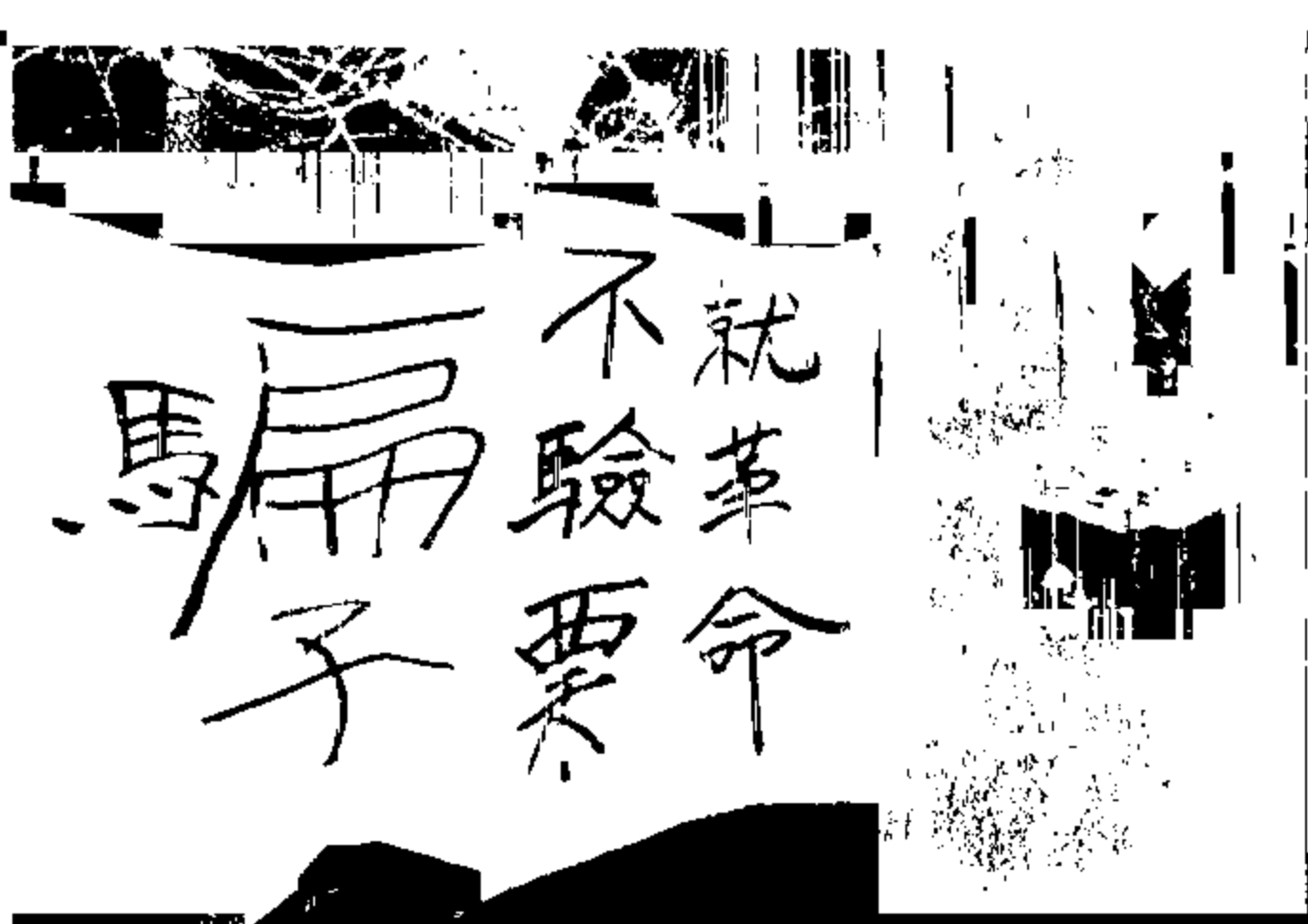
民主長牆。鐘俊陞／攝影

同於大學學生，後者過去多數受到校園親綠氛圍的影響，前者則另有主見。社會一般知識青年，以我平時跟他（她）們接觸的了解，並不在意什麼本省人／外省人，台灣人／中國人的區分，事實上，在他（她）們中間從外表和談吐來看，也很難分別誰是哪裡人。對於大陸雖然沒有什麼了解，但也沒有惡感，他（她）們中間去過大陸的人，通常也不像他（她）們的長輩那般吹毛求疵，盡往壞裡說，反而較多的以正常和健康的心態看待大陸，不分彼此。不過，大學學生的政治傾向也在改變，在大選過程中，以我接觸的經驗察覺到不少大學生在言談中已經表現出對陳水扁政權的反感。403晚間開始，一些大學生自動自發在中正紀念堂發起絕食靜坐的抗議阿扁政府行動，絕不是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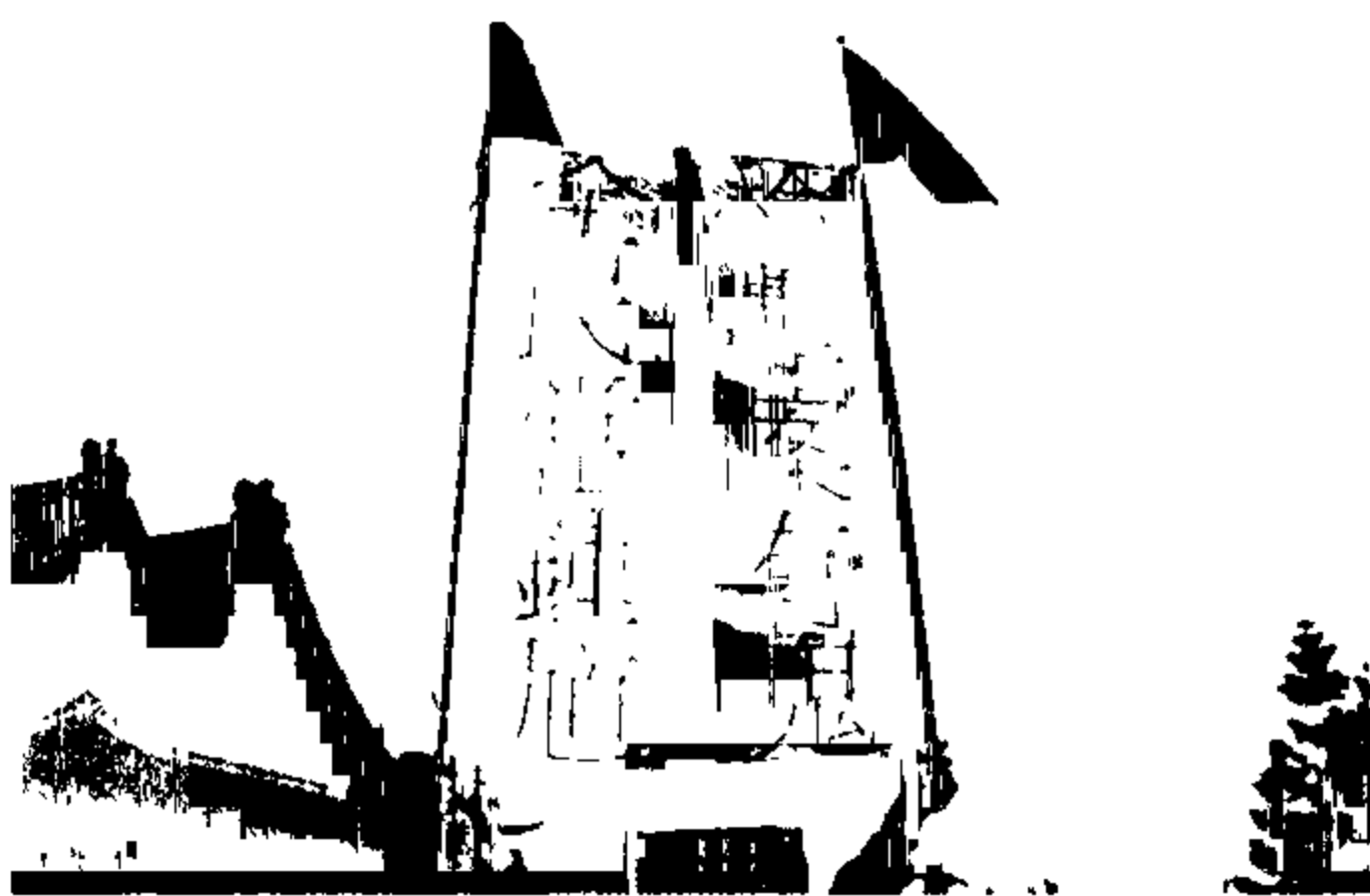
經過這次廣場群眾運動，終於讓大家看到年輕一代並不是一般印象中只會吃喝玩樂，對身邊發生的事麻木不仁的一群，終於讓我們知道他（她）們不僅有感覺，而且感覺相當敏銳。參加過廣場群眾運動的人都不難發覺，正是這些年輕女孩吼叫起「阿扁下台！」的口號

比誰都響亮，聽演講比誰都專注，振臂搖旗比誰都起勁，堅持抗爭比誰都堅毅。我就在328的凌晨親眼看到許多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孩，面對鎮暴警察毫無懼色，被驅散後仍然流著眼淚遲遲不肯離開廣場，有的朝警察破口大罵，有的朝警察摔椅子。老實說我當時在現場，不敢做這些事。

我還要為他（她）們見證，他（她）們來到廣場，不僅是主動的，而且不是人來瘋湊熱鬧的，除了前面我已經陳述的事實和現象以外，他（她）們在民主長牆前面積極而感人的搶著書寫也是令人動容的。「民主長牆」是外交部賓館面向廣場一邊的圍牆，群眾紛紛在經過切割的一種半塊磚頭般大小的保麗龍板上，用麥克筆寫上自己想說的話，然後刷上樹膠，貼在牆上。這面牆在長約50公尺的範圍內，從頂到底貼滿了整齊排列的字板，由於不斷有群眾特別是年輕民眾搶著要書寫，每當義工將貼在牆上的字板拆除一批，立刻就被新的字板迅速補滿整牆。這些字板沒有一句年輕人平時習以為常的打屁話，全都是針針見血的抗議和憤怒。舉幾個例子以見一斑：「阿扁不下台，和



抗議過程中，全民針對令人詬病的陳水扁與台獨路線集思廣益，自製有辱罵、有揶揄口吻的相關標語，相當有趣。左二：李文吉／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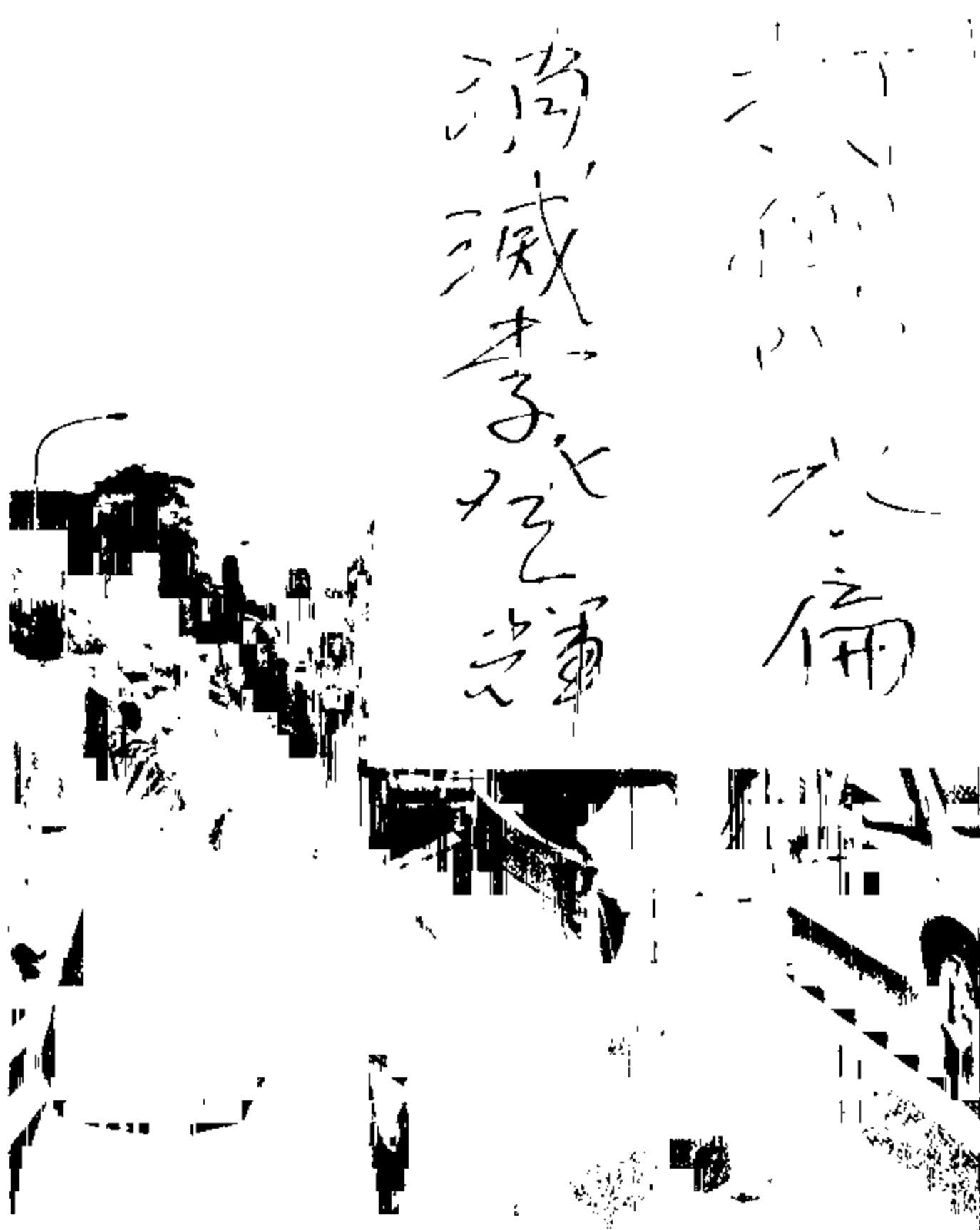


「平不會來」、「革扁李之命無罪，造民進黨之反有理」、「李登輝歷史罪人，陳水扁民族罪人」、「我絕不願再受四年罪」、「我們不冷漠，一定反到底」、「阿扁上台，快樂不來」、「騙子都能當總統，還讀什麼書」、「就是不想再見到阿扁的臉」、「民進黨令人作嘔」。用小字密密麻麻寫上一大段的也有一些。還有部分年輕民眾指名道姓責罵李遠哲、李鴻禧、李筱峰、杜正勝、林玉體等等是叛國的台獨知識分子。女孩子多半不滿媒體名人周玉蔻，認為她丟了女性的臉。為陳文茜叫屈撐腰的也不少。直截了當寫上「國恥」、「下流」、「不要臉政府」、「打倒阿扁」、「打倒台獨」、「打倒李登輝」、「氣死我了」、「民主已死」、「我們眼睛雪亮」、「台獨死路一條」、「台獨必亡」、「等共產黨收拾你們」、「痞子政權」、「流氓政府」……等等，更是不勝枚舉。《聯合報》在327曾經登出一張民主長牆的照片，圖片雖不小，但字板密密實實，恐怕沒幾人會仔細查閱。



許多社運組織和知識分子這次變成了局外人

廣場在323午夜之後開始下雨，1500多名年輕男女，堅持站在傾盆大雨中熬下去。許多人在睡夢中被雨聲驚醒，趕忙打開電視機，看到仍有那麼多年輕人站在廣場上不畏風雨，他們放心了，也被感動了。這是第二天晚上許多第一次投身群眾運動的民眾在講台上親口訴說的心境。許信良也是因為當夜在電視看到這一幕深受感動，毅然於次日（324）在廣場開始了連續三天三夜的絕食抗議行動。324這一天



的凌晨三點鐘左右，一群平日在台北市各pub演唱的男女青年歌手，在一個叫「阿達」的男歌手的號召下，自備樂器，來到廣場以歌唱聲援廣場上的青年同輩。此後連續四個午夜三點時分，他（她）們都在大雨中與廣場民眾同歌共舞，直到天亮。不過，在廣場所唱的歌曲多半同抗議運動搭調，而不是他（她）們平日在pub所演唱的搖滾曲目。那幾天夜裡，廣場群眾最喜歡唱的歌曲是「中華民國頌」、「國家」、「龍的傳人」，等等。從「中華民國頌」的歌詞內容來說，歌名改為「中華民族頌」無疑更為貼切，我跟現場一些青年男女討論，他（她）們也同意的確如此。流行老歌「阿美、阿美，你何時辦嫁妝」，被俏皮地改成「阿扁、阿扁，你何時要驗票，我等的心發慌」。兒歌「兩隻老虎」被幽默地改為「兩顆子彈，真奇怪，一顆它會轉變，一顆它會煞車」。其它被改編歌詞或自創歌詞傳唱的流行歌曲和舞曲不下十餘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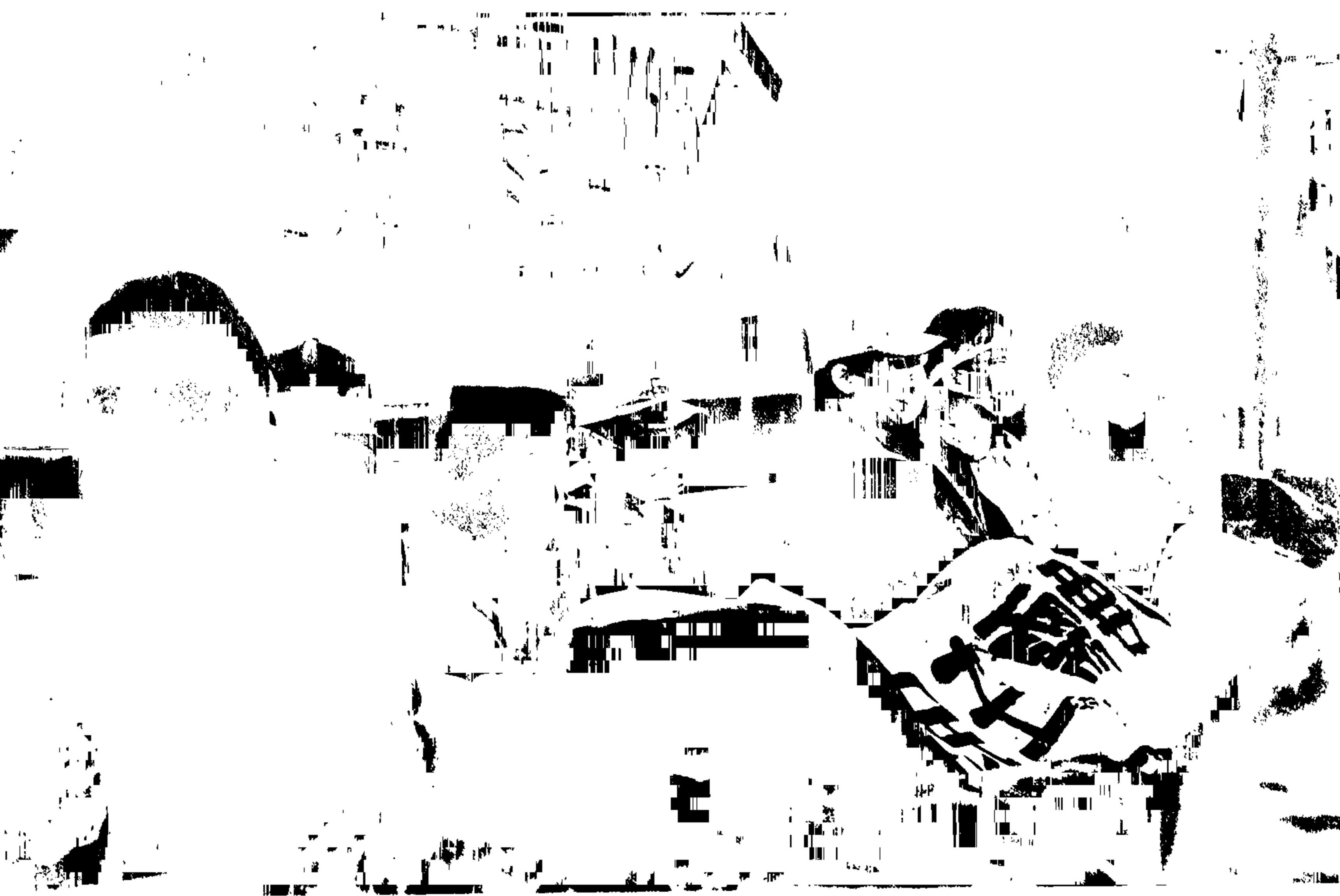
相較於這次廣場群眾運動的自動自發，生動激越，人數眾多，以及身份、族群、性別、年齡的多樣化，往昔的社會運動和群眾運動突然讓人覺得恍如換了一個時空。對習於此前的社會運動的人來說，這次群眾運動是相當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或許還帶點輕視和刻意忽視的意味。他們很可能一開始就偏執的認定這不過又是國民黨搞的老一套群眾抗議活動而已。台灣現今的社會運動形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惰性，各搞各的，工運就是工運，婦運就是婦運，學運就是學運，原（住民）運就原運，少有交會與合作，更遑論與庶民打成一片，可能正因為如此，當此次廣場上真正的人民／群眾運動發生之時，它們完全沒想到參與，即使想到恐怕也不知道如何介入，因為他們對這種突然出現的高度政治化群眾運動既缺乏了解又懷有偏見，對參與這場運動的群眾既不熟悉又有點輕視。就這樣，他們成了這場人民運動的

局外人。學院裡的進步知識分子，對待廣場群眾運動的態度，可以想見，大抵也是如此。

經常被參與廣場人民運動的年輕一代閱讀的《破》周報，這次的表現也很令人不解，我甚至於懷疑他們有沒有派人到現場攝影採訪過。《破》周報於326~401出版的那一期，按常理應當將廣場群眾運動當作封面主題文章來報導，而且著重報導年輕群眾才是，可竟然該期從頭至尾隻字未提。次期（402~411）的內頁算是補寫了一篇關於女性參與抗爭運動的專稿，但是時間是329和330，地點是中正紀念堂。顯而易見，《破》周報在321~328之間，也完全成了廣場群眾運動的局外人。這種有背叛年輕讀者之嫌的態度是為了什麼呢？

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因為預定的篇幅有限，而且截稿時間已到，在擱筆以前，我要摘錄前民進黨青年骨幹鄭麗文接受媒體採訪所表述的兩段很有見地的文字，作為本文觀察和分析的佐證。一段是針對國民黨說的：「這些群眾不是黨機器可以指揮操縱的，群眾願意配合國民黨，是因為兩者的政治目標一致，國民黨是可以代表他們的政治勢力。國民黨的群眾基礎與過去的國民黨已有很大的不同，從313大遊行到327大集會，群眾都是走在國民黨前面，群眾讓國民黨感到震撼」。（328《聯合晚報》）。另一段是針對民進黨說的：「這些群眾很不一樣，他們知道他們要什麼。廣場上的示威群眾不同於往常熟悉的民進黨群眾以中年本省籍男性居多，這次廣場集結起來的群眾以看不出省籍的年輕女性居多。這不是少數政治狂熱分子的運動，陳水扁真的不要小看他（她）們，他（她）們有可能改變這個國家！」（328《中國時報》）

原先在本文還打算談一談328凌晨的鎮暴警察驅離群眾行動，404午夜的警民流血衝突事件，以及405深夜警察強制驅離絕食靜坐學生的事件。看了這三個事件的過程，才會明瞭



數名靜坐絕食的大學生的出現，起初令人一度振奮。然而，對於他們提出的五大訴求，陳水扁不但似乎裝聾作啞，卻連最後求見總統的訴求，也在陳水扁對學生「討價還價」的指控中，化為輕煙。李文吉／攝影

警察為什麼從群眾口中「謝謝！」的對象，一夕之間轉變成了群眾怒吼的「走狗！」。可惜篇幅所限，只好留待另文交代了。

題外話，補述幾點觀察：

1. 幾年前的某個夏天午夜，由於台灣南部一個高壓電塔倒塌，大半個台灣停電，頓時冷氣（空調）、電梯、升降機、水塔、電腦、手機、路燈、工廠、商場、電影院、居家……一片漆黑，總之一切生產和生活都停擺了。人們群聚戶外，議論紛紛，眾口一詞：「中共飛彈打過來了！」，詭異的是，幾乎沒有人驚慌失措，而是若無其事。（當時我在街頭）
2. 這幾年，我親耳從某些接觸過的勞工朋友或不相識的計程車司機聽到過類似如下的話：「歹戲拖棚，早結早了！」他們說的是台灣現狀。
3. 326晚間，總統府廣場前的群眾之間口耳相傳：「北京說話了，他們不會坐視不管」。從群眾相互傳遞消息的口氣和神情來看，沒有人認為這是壞消息。當時我在廣場，也是從群眾中得知這個消息。
4. 廣場群眾對美國向陳水扁致賀一事，議論紛紛。「老美又在搞鬼！」這是群眾一般的看法。
5. 中正紀念堂前支援絕食靜坐學生的群眾傳唱一首由一位年輕朋友作詞作曲的動人歌曲：
你們今天還好嗎？為什麼不回家？
回家的路很遠嗎？還要走多長？
大家過得快樂嗎？還是有話想講？
一天不如一天啊！明天會是什麼樣？
.....。

2004・4月9日完稿◎

民主大幅倒退

政局動盪難安

文■李華德 / 圖■關立衡



國族認同分裂，台灣政治動盪不安

台灣這次的總統大選沒有因開票結束而和平落幕，不只朝野兩大政治勢力的爭議不休，對抗態勢有增無已，台灣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能否維持穩定，也遭逢嚴峻的考驗。

從這次總統大選引發的政局動盪絕不能只簡單地看做是泛藍與泛綠爭奪執政權的政治鬥爭，泛藍所指控的選舉不公也不僅僅關係連戰、宋楚瑜能否當選的問題，這場很難善了的藍綠對抗涉及台灣的民主體制、國族認同、兩岸關係與台灣前途，背後所隱含的意義與影響，遠比政權之爭深刻地多也複雜地多。

古典自由主義的民主觀

源自古希臘文demokratia的「民主」(democracy)一詞原指人民(demos即英文的people)的統治(kratos即英文的rule)，所指涉的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制，用現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自十七、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為維護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據自然法，利用天賦人權的神話，強調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免受國家或他人侵害，其後的邊沁、彌爾更依據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原則進一步把民主理論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融為一體，確立了資本主義民主的框架。在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與制度中，政治與社會經濟被切割成分屬「公」、「私」的兩大領域。在政治的公領域中，公民享有言論、集會、結社、選舉等形式上平等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通過政黨競爭、定期選舉，選出代議士與行政領導人，賦予統治權。在社會經濟(也就是「市民社會」)的私領域，則政府的介入愈少愈好，政府公權力的功能在於保障人民的自由與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市場私有經濟的發展。換言之，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中，國家權力是通過人民自由選舉的授權，以代表社會整體公共利益的姿態，充當了護持自由市場經濟，鞏固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工具。(註一)然而，只要離開形式上自由平等的政治領域，深入到社會經濟的私領域，就會發現充斥著階級與性別的不平等，自由平等的假象立時完全破碎。當勞力、勞心的勞動者為工作重荷所苦，身心俱疲，豈有餘力參與乃至管理

政事？對工作無著、生計艱難，陷入生活困境者，所謂自由、生命、財產安全的意義何在？因職業災害而身心受創者的生命尊嚴又有何保障？

熊彼特的菁英競爭統治論

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古典民主理論假設：公民都具有清明的理性、合乎邏輯的思考與足夠的知識，可以準確快速地研判資訊，並能夠自主行事不受集團壓力的影響與宣傳的蒙蔽，選出代議士集會，理性地討論政策，形成符合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共同意志(common will)。美籍奧裔的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總結他對韋伯(Max Weber)社會學、心裡學的研究與對歐美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長期觀察，認為古典民主理論與現實不符，在他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了批駁。熊彼特指出資本主義民主的現實情況是：一、一般公民較熟知關心的常識範圍狹隘的周邊事物，於切身利害無關者多持淡漠之心，尤其涉及國家大事與國際事務更是缺乏責任感與掌握事實、分析判斷的能力，易於聽任非理性的偏見和衝動的擺佈；二、因此，就像經濟市場上的消費者常受廣告宣傳的左右；政治市場上的消費者——選民也因理性批評與邏輯思考能力薄弱經常受政治宣傳的煽惑，成為黨派政治意圖的奴僕；三、所以，政治過程中的所謂人民意志主要不是真正自主、理性的意志，而是由黨派、政客製造出來的，「實際上，人民既提不出議題也不決定議題，而影響他們命運的議題通常是由

註一：「在歷史上，現代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同時興起，並和資本主義有因果關係。而從民主實踐上看，這樣說也是正確的：在我們競爭領導權理論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主持了政治和制度的改革過程，資產階級利用這個過程重新塑造它占優勢前原有的社會和政治的結構，並依照自己的觀點加以合理的改造。民主方法是這場重建工作的政治工具。我們知道，民主方法也在某些非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運用，而且運用得特別好。但現代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過程的產物。」(Schumpeter 1976: 296-297)



人民真正在統治，…
…民主政治是指，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要來統治他們的人，……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
(Schumpeter 1976: 284-285) 這樣熊彼特就把民主定義的重心從人們作主決定轉換成人民投票選出自己的統治者，形成政治菁英競爭政治領導權的菁英統治民主模式，蔚為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主流。在這樣的模式中，政黨競爭有如經濟市場的競爭，政黨提出政綱、推舉候選人在政治市場上向選民推銷自己的政治品牌參與選舉，選民成了政治消費者，各政黨根據公平競爭的規則，利

別人為他們提出並決定的」，「選民的選擇——在意識型態上被尊稱為人民的召喚——不是出於選民的主動，而是被塑造出來的，對選擇的塑造是民主過程本質部分，投票人不決定問題」，「只要是這種情況，人民的意志就不會是政治過程的動力，而只是他的產物」
(Schumpeter 1976: 263, 264, 282)

基於上述的理由，熊彼特修改民主的古典涵義，力主：「民主政治並不意味也不能意味

用口號、宣傳、歌曲等促銷手法，鼓動選民用選票購買自己的政治商品，以求獲得合法的統治權力。而政治市場通常是由少數有實力的政黨寡頭壟斷的賣方市場，處於求多於供的狀態（即少數有好、有壞或者全部腐壞的蘋果），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

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亦步亦趨地學樣於美國，從政治理論到制度無不以美國為師，但台灣畢竟是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地區，資本主義發

展的歷史不長，思想、價值觀與政治文化與美歐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仍有極大差異，徒有從美國移植來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形式，卻仍缺乏深厚的文化土壤，十多年來的民主化的表現時見荒腔走板，尤其受到統獨爭議的嚴重干擾，更使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先天不良、後天失調。這次總統大選的做票疑雲與槍擊事件，其嚴重性在於徹底破壞了維持資本主義形式民主的政治競爭規則。如前所述，競爭性菁英統治模式的政權合法性來自統治菁英通過公平的選舉取得多數選民授權，如違反正當程序獲得統治權力，就打亂了整個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勢必造成沒有規範的奪權鬥爭，除了以暴易暴沒有他法。

從槍擊案發生的當時情景與事後的處理態度來看，只要稍有判斷力的人都可以毫無疑義地肯定其中有詐。以往台灣地方選舉也發生過類似花招，但這次在事關台灣最高領導權的總統大選演出這場粗糙的政治騙局，卻不可等閒視之。從台灣內部來說，首先，如果連總統大位都可以暴力的非法手段詐得，而不被追究，則何種選舉不可效法？如果連形式公平的選舉規則都可以任意踐踏，則尚有何種政治規範可以遵守？非法取得的權力，在受統治的人民心中就沒有正當性也就喪失其合法性，竊奪來的政權在人民看來即是偽政權，人民沒有服從其政令的義務，這是舉世公認的道理。再者，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行使詐術，盜取總統大位，如果可以得逞，則官民之間，人民之間，何須再講誠信？社會巧取豪奪，行僥倖之風必然隨之大盛，而不以為恥。這場槍擊案所影響的已不僅是政權歸屬，還觸及到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規範，挑戰了人的根本良知。

民進黨政權缺乏民主正當性

民進黨過去滿口民主、自由、人權，高喊為了民主所以要與中國分離，這次為了奪權，

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蹂躪民主規則，徹底暴露了所謂民主只不過是為了搞分裂而玩弄的工具，自己揭穿了偽裝的假面具。從選舉過程中，也明白顯示了台灣的中選會、司法部門連形式中立也做不到，缺乏歐多諾（O'Donnell, G.）所說的水平監督機制，更突出了台灣民主體質的虛弱。赫爾德（Held, D.）曾指出，衡量一個政權是不是具有正當性就看它是否促進共同體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的平等，提高成員的民主自主權（Held 1995）。從陳水扁的執政表現與大選期間強行公投破壞法治、強化省籍矛盾乃至製造槍擊案、剝奪軍警投票權等作為，無不一一顯示民進黨政權大開民主倒車，已無選舉正當性可言。

台灣的總統大選不同於正常的民主國家之處在於，藍綠兩方的對壘不單是執政權之爭，還攸關台灣未來的走向。泛綠陣營的不擇手段與泛藍群眾選後群情如此激憤，都涉及國族認同的分歧。熊彼特很深刻地指出：「只有所有起作用的利益集團實際上不但一致地忠於國家，而且一致地忠於現存社會的結構原則的時候，民主政府才能充分發揮其有利條件。無論何時，這些原則受到懷疑，引起了使國家分裂為兩個敵對陣營的爭論，民主政治就在不利條件運行。一旦涉及的各项利益與理想是人民拒絕與之妥協的利益與理想，民主政治可能根本運行不了。」（Schumpeter 1976：296）台灣的政治與民主體制之難以安穩，其因可見。

總統大選戰火延燒至今未熄，可以預見只要槍擊案真相調查委員會一日不成立，朝野對抗就一天不能止歇，陳水扁連任總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就無法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可。陳水扁自以為此番得票率漲幅逾10%，對大陸擺出強硬姿態，北京則正在計議重新調整對台政策，只要陳水扁在位，兩岸關係前景不可樂觀，台灣處境內外交困，未來恐將難有安寧之日。◎

>> 參考書目

1. Diamond, Larry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1993)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3. Held, 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O'Donnell, Guillerme (1993) "Illusions and Conceptual Flaws: A Response."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40-148.
5. Schumpeter, Joseph 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六·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教育市場化， 肥了哪些人？（下）

■張戡

三、升學壓力不減反增，造就了補習班的第二春

本來教改是為了紓解學生的升學壓力，寧可讓此壓力延伸到考研究所的階段，也不要叫國、高中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就面對殘酷的升學競爭。然而，結果不但青少年的升學壓力沒解除，反讓此壓力一面向上延伸到研究所的階段，一面還向下延伸到國小，甚至學齡前，從而造就了各類補習班的蓬勃發展。

（1）國中生請假到補習班「朝七晚十」

從今年二月教育部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全台灣補習班總數有11,990家，是十年前總數（1,900家）的6倍多，其中文理補習班已超過5,000家，約十年前的9倍，外語補習班增加7倍，連技藝補習班也增加了3倍半多。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也針對台北市國中生統計發現，國中生補習率為63%，平均每週6.6小時。而遠見雜誌2003年所作「全國教改大調查」則顯示，那些沒補習的，有48%是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沒錢繳補習費。

由聯合報民調中心所作民意調查發現，高達81%的國中生曾參加補習，其中有86%從國一就開始補習，為了讓升學的道路更順暢，還有16%的國中生特別去補習才藝課程，18%去當義工或做其他社會服務工作，平均每位國中生睡眠時間為7小時，國三生則只有6.5小時。（聯合，2002.04.14）

不但補習盛行，而且還補到日夜顛倒、本末倒置，台北市議員王浩調查發現，國三學生為了因應多元入學方案，出現「國三假」風潮，相當多的家長利用醫生證明、親自到校請假等手法，讓學生請假不上課，前往補習班「朝七晚十」或在家K書，有一位國三學生一學年曠課高達一千節，校方提出的曠課原因竟然是「不明」；另一位學生一開學就請一個半月假，請假原因直書「準備學力測驗」！（中時晚報，2002.04.30）一位沈姓國三學生家長表示，他女兒班上有時超過一半學生請假，班上鬧空城計。這些請假的國三生，多半是到補習班「隨班附讀」，即和重考的國四生一起接受密集的複習功課及模擬考。（聯合，2002.04.14）

（2）高中生集體到補習班報到

高中生也不惶多讓，聯合報記者張錦弘指出，2002年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因為考試及招生方式都改變，很多明星高中學生求好心切，擠向補習班求個心安，補習班也樂得重金利誘，將來可以有活廣告。他們以全班集體報名則減收學費的方式，招攬生意，更有人設下十萬元獎金，頒發給報名人數最多的班級。北一女三年級就有一班獲獎，該班46位學生有31位報名此家補習班，其他同學沒補習的不到5人。（聯合，2002.06.12）也有補習班讓學生憑學校成績單領獎學金，台南女中有一名學生

連續三次段考都第一名，就領了八千多元的獎學金；也有補習老師購買價值六萬多元的電腦當摸彩品，只要學生小考100分就可參加摸彩。（聯合，2003.04.07）一名建中高三學生說，班上40人，沒有補習的不到5人，現在教科書版本那麼多，學校頂多教一兩個版本，補習班老師會綜合各家版本，重點整理得好好的，複習功課有效率，讓起來也較安心。（聯合，2003.04.11）

這些菁英學生況且如此，一般程度的學生不補行嗎？其實，補習班設獎金也不是什麼不惜血本，羊毛出在別隻羊的身上！他們用菁英學生的在校成績和考試錄取率，大肆廣告吸引一般學生來跟進，至於這些學生的補習效果（用教菁英學生的教法，來教一般程度的學生，效果當然不好！），就不是他們所關心的重點了，換言之，他們用從一般學生身上賺到的錢，來補貼所發出去的獎金。

另外，參加補習還有一項附加價值就是，目前多元入學的管道複雜繁瑣，申請或甄試的規定紛亂如麻，家長與學生在一片茫然之餘，只好依賴補習班的特殊服務，代填志願、代選科系、代替報名等，別無選擇，其服務費用有的補習班會自行吸收，有的補習班則利用家長的無知，巧立名目，藉機撈本，例如，包遊覽車集體參加考試等等。

（3）研究所是補習班賺錢的新天堂。

據教育部統計，從2000到2002年，國內研究生人數增加約38,000人，成長45%。記者林志成等人估計，報考研究所的人數現在已高達13萬人，僅錄取3萬5千人，錄取率不到三成。（中國時報，2003.11.03）於是升研究所的補習班就成了補習界的一枝獨秀，其補習人數由十年前的3萬多人激增到現在的7萬多人。（聯合，2003.04.10）由Career 書籍館透過網路民調所做的「研究所報考熱度調查」發現，

一、尚未具備研究所學位者，高達90%目前或未來有唸研究所的打算；二、考研究所是因為升遷遇瓶頸，或自感學歷不夠；三、70%選擇補習準備考試；四、大學生提前到大二開始準備，至少想報考5間研究所；五、80%要先唸研究所，再入社會工作；六、50%認為，念一個研究所還不夠；七、電機資訊與商管所人氣最高。

現在升大學的錄取率已經達到100%了，正如前教育部長吳京所預見，讓每個人都有大學文憑時，文憑就自然無用了。但不知他有沒有想到，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人們已經更往上追逐碩士文憑了，小至大二的學生，老至壯年的社會人士，全都蜂擁到補習班來充電。報載目前市場行情，補習一科的費用是六千到一萬，一個人可能補一到三科，每年市場規模達好幾千萬，甚至上億。大碩補習班董事長邱昌其說，去年非常不景氣，但升研究所的補習班的整體業績仍成長5到10%，真是難能可貴。（中國時報，2003.02.09）

記者楊欣怡報導，這類補習班有兩樣特色，其一就是，老師多半由大學教授兼差。國內知名的升研究所補習班大碩集團，旗下共擁有300名教師，其中三分之二的老師，同時在公私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或教授，有些甚至是系主任或院長等重量級學者，其餘三分之一則是博士候選人。其二就是，這些兼差教授的收入都很高，大約都是在學校任教的2倍，例如副教授本薪7萬，在補習班可賺到14萬，教授本薪10萬，其外快可賺到20萬。為了怕被批評不務正業，多半行事低調，不用真名。（中時晚報，2003.12.27）

楊欣怡另外又報導，某國立大學法律教授指出，國內補習文化猖獗，大學教授要負最大責任，因為許多出題的教授均與補習班形成共犯結構，學生不去補習，根本考不上。補習班

為了招生，會極力拉攏出題教授，例如幫他出書、辦研討會、請吃飯等，雙方建立出題默契，補習班猜題便神準，學生非得補習，才能拿到資料，補習班因而聲名大噪。（中時晚報，2003.04.06）

（4）學才藝不怕累死在起跑點上。

再來看看小學兒童的補習狀況，兒童福利聯盟於日前公佈「台灣都會地區兒童家庭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針對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五、六年級的學生調查發現，幾乎每個兒童都有學才藝，學一至兩種才藝者約佔46%到67%，但有9位學童同時學習10項以上的才藝，台北市有53%的學童同時學習三項以上的才藝。英語是最熱門的補習項目，有76%的兒童補英文，其次是珠算（心算）及數學。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王育敏表示，由此看來，才藝還是以「智育」為主，應該說是補習。希望不要為了培養多才多藝的孩子，而剝奪了孩子休閒和遊戲的權利。筆者倒認為，這與多元入學方案是息息相關的，家長為了讓孩子在面臨甄試時，能夠有多一點的才藝及專長表現，多一些獎狀呈審，只好得從小多學一點。

今週刊86期劉萍的文章「教英語 台灣最賺錢的行業」指出，台灣近200百萬名小學生，原本已有50%在補英語，自教育部宣布2001年起，英語將列為國小新課程必修科目以後，另外50%的小學生也要跟進了。如果依據兒童福利聯盟所說76%的比例來計算，假設每人每月繳2000元學費，總計市場將超過300億。何以小學正式開辦英文課程，反而會助長補習風氣呢？道理很簡單，家長擔心孩子會輸在起跑點上，尤其在全球化、國際化的呼聲叫得喧天價響之際，有些家長甚至於將孩子送至全美語或雙語幼稚園，每學期繳近兩萬元也在所不惜。

另外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的雜亂無章，把

英語當母語，母語當國語，國語當外來語，也是造成家長心慌的一大原因，教育當局為了扭轉過去國民黨政府，讓北京話一語獨大的偏頗措施，加上本土化、去中國化等意識形態作祟，便一方面推崇英語教學，以沖淡國語的份量，一方面加入母語教學，以鞏固新執政者的統治基礎。但是將國語課程，腰斬到只剩原來節數的一半，則是屬於矯枉過正的做法；同時又放任英語教學風氣氾濫到，容許幼兒接受全美語教育，直到最近才喊卡，則是屬於遲來的正義。

以筆者長期從事英語教學工作的經驗，覺得語言學習要順乎自然，一個小孩在其智慧成長當中，需要而且只需要一種母語，來發展他的語言邏輯，這項母語的內涵越豐富，且小孩學習此母語越專注，他的思考邏輯和語言表達，就會越豐富而清晰。至於第二種、第三種或更多的語言，則都是多學的，它們雖不見得會嚴重干擾主要的母語，但卻不應該佔用或甚至剝奪孩子學習母語的必要時間，換句話說，除了這項母語之外，其餘的語言都只能當作工具來學。

台語和國語其實都是內涵很豐富的語言，由於台語（福佬話或客家話）的年代比較古老，其內涵可能還更勝一籌，可惜台語在化為文字的時候，有其現實的困難度，這雖然是語言學家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卻緩不濟急，不能因而斷送小孩子發展語言邏輯的黃金關鍵期。何況北京話已經成了世界公認最具代表性的華語，精通北京話等於省掉像韓國人、越南人現在拼命學習它所耗費的力氣。所以台語只能當工具，眼前無法取代北京話成為國語。

至於英語呢？它更是只能當作工具來學，台灣並不存在把英語當母語的環境，除非家長立刻要移民英語國家，否則送小孩上全美語幼稚園或全美語小學意義不大，其後續衍生的問

題可能會更為棘手，如果這些學校只注重英語教學，而忽略了幼兒教育與兒童教育的部分，則更是不足為訓。既然英語只是工具，就不該喧賓奪主，佔用了發展母語的時間。僅需注意英語老師的發音要標準，教學方法要生動活潑，能激發孩子們學習的興趣便可，學多學少家長其實不必太在意，語言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及的。

四、研究所是大學的新錢坑

前面提到補習班靠研究所賺錢，其實大學也靠研究所賺錢，記者林麗雪指出，國內碩士班研究所約達2000所，學生人數從80學年度的2萬多人，增加到10萬人以上，即使如此，競爭還是很激烈，例如台北科技大學光電研究所，2002年的錄取率只有1.6%，頗多知名國立大學熱門研究所的錄取率都不到5%。考生在優先考慮「國立」「古老」「口碑」「校友影響力」等「品牌效應」之下，寧可捨棄提供高額獎學金的私立大學。每名考生南北奔波應考，報名費加食宿交通費，常要花2到3萬元。（民生報，2003.12.19）

還有三個現象值得注意，一、錄取時講究血統；二、學費昂貴；三、可拓展人脈與商

機。記者林志成等人提到，考研究所有甄試與考試兩種管道，在每年三萬個參加甄試的考生中，許多血統不符者落榜，各大學平均有50%是錄取本校的畢業生，國立大學尤其明顯，有些所比例高達80%，北部某知名國立大學管理學院的研究所，20個甄試名額中，竟然有19名是自己大學部的學生，連有一個來自美國名校的學生也被槓龜。（中國時報，2003.11.03）這等於是說，只要高中讀的是明星學校，就較有機會考進台大，從而也較有機會考進台大研究所，最近台大教務會議更通過「跨國雙連學位辦法」，未來台大學生將可免經托福考試，直接到美國馬里蘭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念書，真像買了一張直達車票那麼方便，一路通往李遠哲的美國母校。

由記者蘇岱崙和高琇芬所提供的資料（表1）顯示，台大去年單單EMBA的學生就收入近8千多萬元，政大EMBA收入也達6、7千萬元，中山大學近4千萬元。教育部日前又通過「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未來國立大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外界捐贈等收入，可不受「預算法」限制，於是EMBA收入將全由校務基金統籌使用。（蘋果日報，2003.11.02）

【表一】知名國立大學EMBA學費一覽表

學校	學分費	全部學費	在學人數	特色
台灣大學	一年學雜費23萬元	約60萬元	約370人	招牌最老吸引名人
中山大學	1萬元	約57萬元	約140人	南部最早創立
清華大學	1萬元	約53萬元	約75人	小班精緻教學
交通大學	1萬元	約50萬元	約140人	吸引竹科人才
政治大學	8千元	約40萬元	約580人	目前規模最大
台北大學	8千元	約38萬元	約60人	主打中小企業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2003.11.02

各大學並擴大招生，吸引眾多政經名人，例如就讀台大的國防部副部長陳肇敏、王永慶女兒王瑞瑜、富邦證券董事長葉公亮、立委高志鵬、北市議員陳玉梅、作家蔡詩萍，就讀政大的亞歷山大董事長唐雅君等。更有教授被學生挖角之情事，如政大教授劉水深，被學員羽田機械董事長葉松根挖角，去開辦大葉工學院，台大EMBA畢業的陸技電腦董事長盧翊存，聘台大管理學院院長柯承恩，和財務金融系教授李存修，任該公司獨立董事與獨立監事。（ibid）如此盤根錯節的政商學關係，當然讓我們看得眼花撩亂。

他們的教學品質和研究成果呢？東華大學教務長張瑞雄指出四有和四無；一、有表面，沒裡面。凡事只重表面功夫，老搞宣傳的噱頭；二、有富師，沒大師。一些大牌教授，每年計畫經費上億，出入名車，左右簇擁，發表演文無數，能說得上來的卻沒幾篇；三、有自由，沒自治。上課不準備，天馬行空，說是講學自由。爭權利時，慷慨激昂，盡責任時，縮頭烏龜；四、有認識，沒知識。功課做不多，學問做不深，那邊有錢就往那邊去認識，實質內涵則無論矣。就在這四有四無間，大學不見理想，只貪利益，學生再好也被糟蹋掉，經費再多也是虛擲。（聯合，2003.04.11）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杜震華則指出，高等教育平庸化，研究所水準每下愈況。尤其是「在職碩士專班」，由於收費加倍，各校爭搶學生，學術要求也就極鬆，只要來上課，鮮少當人。有些所課程刪到只剩三分之一，學生仍然叫苦，沒時間做論文，就請人代工，一個月搞定，品質天知道。一位教授可以指導十餘位學生，找來學界朋友幫忙口試，一一過關，彼此心照不宣，反正一邊要學位，一邊要人脈。看在一一般碩士生的眼裡，敢怒不敢言，便有樣學樣，結果造成要求嚴的教授，反而乏人問津。

某國立大學的在職專班，只要修24個學分就可以畢業！台大目前平均每位教授指導5位研究生，遠超過哈佛的1位，香港中文大學的1.8位，新加坡大學的2.3位，東京大學的3.2位。（聯合，2003.01.31）

五、富人吃麵，窮人喊燒

以上所述都是在教育市場化一片榮景之下，既得利益階級舞文弄法、串聯勾結的商場現形記，至於弱勢階級則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政大教授周祝瑛質疑，教育體制中強調多元、鬆綁、和市場競爭機制，是否反而阻礙了下一代的社會階級流動，讓窮人家的孩子很難像過去一樣靠讀書翻身，甚至再也無法出現「三級貧戶出身的總統」。……看到多元入學管道不斷在擴大城鄉差距與貧富懸殊。（聯合，2003.04.15）

東華大學教務長張瑞雄也為文評論，目前的「招生」制度對少數人（家境好的、都會區的）和少數大學（如排名在前的國立大學）是公平的，對大多數人並不公平。例如這次學測成績，全國總共才76人滿級分，台北市各高中就佔27人（35.5%），而台北市的人口約佔全國10%。另外這次學測成績也再次顯現，學生在英文、數學兩科的學習上，出現「雙峰」現象，這些前鋒的學生，會選擇台清交等國立大學，這些學校也因學生優秀，而獲得政府更多資源，與其他學校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聯合，2004.02.27）

現在來看看幾個統計數字：

- 一、教育部2003年4月的調查，全國共有17,374名國中小學生繳不起午餐費，經過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補助，仍有6,341名學生沒錢吃午餐，其中4,622人士原住民，約佔73%。（聯合晚報，2003.04.25）（弱勢族群的窘況亦可見一斑。）

二、教育部2003年6月預先調查，該學期估計有三萬三千多名小二到小六生繳不出代辦及書籍費，其中花、東、南投及澎湖較嚴重，金、馬、及北高兩市較少（表2）。（聯合，2003.09.12）（這裡可以看出城鄉的差距，雖說有些家庭可能故意不繳，但這種家庭北、高兩市一定也有。）

【表二】
沒繳代辦費學童較多級較少縣市

縣市	繳不起人數	佔總數比例
台東縣	1335	15.11%
花蓮縣	2120	9.26%
南投縣	1387	4.33%
澎湖縣	226	3.54%
金門縣	0	0%
連江縣	0	0%
台北市	443	0.55%
高雄市	1024	0.85%

資料來源：教育部

三、教育部2003年1月分析，90年各大學總退學率為1.7%，其中因經濟因素退學者所佔比例激增，由上學年的約兩成增為三成。（聯合，2003.01.05）

四、教育部2002年5月統計，申請就學貸款的人數，84年只有約4萬1千人，89激增為近40萬人，五年內增加快10倍，90年將破50萬。（聯合，2002.05.21）

五、記者江昭青指出，第一次全國英語基測平均最高分的學校，應屬於北市某私校，在滿分60分的英語基測中，該校考生平均成

績都在50分左右，北市最低分學校平均成績卻不到30分，而部份外縣市學校平均成績則低到10分左右，與全國最高分的學校差了40分。（中國時報，2003.10.11）（此處又看到城鄉差距。）

六、由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分析，（1）、若將台灣所有家庭依所得高低排序，並劃分為五個等級，對最貧等級的家庭而言，家庭教育支出佔可支配所得的百分比，已由83年的8%上升至90年的12.5%；（2）、全國五百多萬戶家庭中，最貧的130萬戶家庭的平均消費支出，高於平均可支配所得。（換句話說，這些家庭已經是赤字財務，如果連溫飽都發生問題，還能談教育支出嗎？）

七、政院主計處公佈國富調查，台灣地區首次出現家庭資產淨額衰退現象，即家庭平均每月收入，由89年的9萬1千元，降低到90年的8萬9千元；貧富差距更拉大到6.39倍的歷史新高。

當富人家庭汲汲營營正在規劃，如何透過多元、鬆綁的教育市場機制，順利進入理想的精英學校時，窮人家庭卻寅吃卯糧，四處貸款，也許勉強能進入三流昂貴的私立高中職、私立院校，幸運撐到畢業的話，將來還得面臨就業困難，和還不清的貸款。

六、結論

教育市場化的虛假面具其實是很容易拆穿的，從多元入學所引來各種光怪陸離的多錢入學手法，和看管入學大門各機構所表現的難看吃相，從課程改革所引發的學者自肥和教科書開放民營所孳生的學商掛勾現象，從升學壓力向上、向下延伸所供給補習班蓬勃壯大的土壤，從全球化、國際化所孕育的去中崇洋、捨本媚外的語言政策，無一不是島內優勢階級，

從自我的精英視角，全盤否定傳統教育文化的內涵，設計成漏洞百出的解決方案，而導致如今進退失據的混亂狀況。

最後筆者要引用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副教授邱天助，於「教改，弱肉強食的文化鬥爭」一文中所說的話：

二十世紀末台灣的教育改革，表面上爭取的是人本教育理念的實現或不良教育制度的根本變更，實際上，具有階級批判意識的人都知道，那是赤裸裸的文化鬥爭，涉及日常生活世界裡，某些族群文化合法性的主張與社會結構的再製，在文化霸權的殖民法則下，呈現的是優勢階級對弱勢階級生活文化的排擠與壓迫。

十多年來，在教育改革的實踐與論述領域裡，握有主導權的菁英份子，由於他們文化形式的優越地位以及實踐上的正當性，在整個教育改革的過程中，獲得充分曝光與表述的機會，因而也展現他們的權利，整個教育改革事實上投射的是，優勢階級的價值領域和生命法則，對於邊緣的弱勢階級而言，在默默無語情況下，仍然離不開被宰制的宿命。……

在教育改革的理念上，菁英份子往往

高喊「快樂學習，快樂成長」的口號，然而勞動階級的生命法則中，唯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他們明白要改變階級地位，除了「三更燈火五更雞」以外別無他途，……在他們的經驗裡，窮人往往沒有快樂的權利。

在教改的措施中，菁英份子極力想要打破聯考，他們將它貼上封建時代科舉制度遺毒的符號，免得考試領導教學或一試定終身，扼殺青少年的創造力，然而實際上勞動階級只有參加考試，窮人才有翻身的機會。……

菁英份子常常高呼「孩子不是你的財產」，主張孩子是自由的生命個體，窮人階級的感受頓失所有，因為對於優勢階級，他們已經擁有很多的「財產」，然而對於窮人階級，孩子真的是他唯一的財產，除了孩子以外，他們真的是一無所有。……（聯合，2002.03.25）

廣大的工農弱勢階級毫無必要隨著精英份子的教改起舞，無論人本主義也好，新自由主義也罷，新興民族主義也行，一律採取嚴格批判的立場，保持嚴格批判的眼光，凡是不利於工農弱勢階級的政策，都要徹底揭發，堅決反對，直到糾正過來。◎

感 · 受 · 你 · 熾 · 熱 · 的 · 心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500美元	洛杉磯的朋友們	5,000元	陳映真 先生
10,000元	孫大成 教授	5,000元	王浩威 醫師
200美元	周大緒 先生	100美元	郭端慧 女士
5,000元	施淑 教授	3,000元	鍾 先生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五

風雪吹盡又春華

訪RCA自救會馬金秀女士

訪問■杜繼平 / 整理■李育真



RCA自救會馬金秀女士。林育群 / 攝影

■：請先談談出身背景、家庭狀況。

□：我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在大陸四川出生的。父親在空軍服務，民國三十八年部隊跟著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來。我到台灣時才兩歲，剛開始是住在新竹的眷村裡，後來父親調到台中，我們便舉家搬遷到台中。當時眷村房子的空間都很小，政府年年說要反攻，大家都準備住個三、五年就要反攻大陸，所以日子過得很克難。我父親的軍階是士官長，收入不高，家境不好，我是長女，下面還有三個弟弟與兩個妹妹，所以要幫忙分擔家計，初中畢業後就選擇職業學校，去唸台中沙鹿高工紡織科，因為學校會為我們安排工作，五十四年六月一畢業，第二天我們十幾個同學就一起到臺北新莊勤益紡織廠報到。從五十四年到五十八年，我在勤益待了四年。

中國人經理剋扣福利

■：你是怎麼進RCA的？

□：我二十二歲就結婚了，我先生是政工幹校畢業的，在中壢當軍官。因為新莊離中壢蠻遠的，上班不方便，所以我就辭

去工作，住在中壢。結婚半年後看到RCA要招女性作業員的廣告，那時看到那麼大的美國公司要來桃園設廠，很興奮，而且又是電子業，蠻先進的。RCA要求的條件蠻高的，一定要高中畢業，要進廠還必須通過測試。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我進入RCA，先做過一段時間的裝配員，然後做裝配與測試，大概做了兩年多，被升為測試調整部門的領班。

■：與台灣工廠相較，RCA工廠所提供的待遇如何？有何差異？

□：RCA的加班費比較高，底薪也比外面高一些，大概七百五十台幣左右，升到領班時大概有九百到一千元左右，與其他工廠比較起來算是高的，而且美商公司的福利蠻吸引人的，所以很大精力投入這個工作。我在RCA做到八十年二月底關廠，年資是二十一年九個月。

■：你們採用什麼樣的管理方式？

□：我們大部分是女性作業員，往上是領班、組長、主任、經理，再上去是老外擔任的經理。小經理是中國人幹的，老外交代事情下來、給預算，小經理負責策劃，但實際執行如何，老外未必清楚。原本要給員工的獎金，員工真拿到手上的不多，原來規劃給員工的生日獎金也越來越少，到後來就沒有了，這些福利不知道到哪裡去，對於這些事我們真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你們員工的心聲沒有管道可以向上面反映，只能私下抱怨不滿。

□：有時候還會被找麻煩，例如今天把妳調到這一部門，明天將妳調到別的部門，

員工適應不了時就會自己走掉，所以大家就盡量少發怨言，只能逆來順受，盡量撐到最後一秒鐘，反正已經待了這麼多年，先把自己的工作保住要緊。現在想想這些做法是有預謀的，公司不想讓妳做滿二十五年，否則要付出大筆的退休金。

■：RCA關廠時的情形如何？

□：法令規定做滿二十五年，公司要給退休金，RCA是個大廠，快到退休年資的人很多，退休金支出的成本非常龐大，工廠看員工快要二十五年了，考量到成本問題，就想將公司遷到大陸去，說請台灣一個員工的錢可以請十六、七個大陸員工，所以關廠。那時候關廠過程很平靜，因為與其他關廠的相較之下，RCA所給的條件還算優厚一點，所以RCA關廠時，大家拿了錢就走了，也沒有引起什麼紛爭。

線上作業員常生病

■：你在RCA期間的工作環境怎麼樣？

□：我進RCA沒多久就懷孕了，二十四歲時生了大女兒，過兩年生了二女兒。到六十六年時又懷第三胎，不知為何，莫名其妙就流產了。我覺得當時環境空氣很不好，因為煙霧無法完全排出去，一些化學氣體像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沒有完全排出去。

■：當時沒人反映過嗎？

□：有，但是馬馬虎虎就不了了之了。那時覺得最奇怪的是，我們作業線上的人員都喝抽地下水的飲水機的水，但辦公室職員與老闆卻都只喝蒸餾水。那時候有

向公司反映飲水機裡的水有怪味道，而且一眼就看清楚水明顯比較混濁。為了蓋住怪味道，只好泡茶葉。但即使泡茶葉，還是蓋不住怪味道，有人只好從家中帶水來喝。但若是住在廠房內就沒有辦法了，只能喝廠內的水。那時很氣憤為何差別待遇那麼大，但我們也很無奈，作業員就必須喝這種水，可是並未聯想到水質會有問題。我那時候常接觸到松香、三氯乙烯、四氯乙烯，還不知道它們這麼毒，只覺得很好用。像我們的工作服有時候焊錫時會弄髒，帶回家洗都洗不掉，但若是用廠內清潔劑一泡馬上就乾乾淨淨的，那時候覺得這種水好神奇喔，大家都如法炮製這樣用，有人覺得這樣就很乾淨了，也就不用清水再清洗一次，因為很快就揮發掉了，有人馬上就穿在身上，那時候也沒有工業安全方面的知識。

■：你第一次流產時，有意識到要去查原因嗎？

□：沒有意識到，在我還沒有流產時，因為是線上的領班，只要有小姐請假，就必須去補位，其他現場的領班也常常要代作業員的班，一問之下，才知道其他組的小姐也經常身體不舒服，有很多流產的情形。那時候並未意識到這與工作環境有關，只是覺得很奇怪。那時真的是常頭昏，工作現場常煙霧瀰漫。可是工作久了就麻木了，還是一天工作九個小時。

■：會不會有人工作一段時間，因為身體不適而離職？

□：也有啊，有些做兩三個月很不適應，就說頭悶、比較沒有精神力氣，所以離職

的蠻多的。流動率一高，我們就要常常培訓新人，他們才能上手。

敬業的模範勞工卻賠上健康

■：那時候大家對於RCA比較不滿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改善廠房抽風設備，那時也有政府單位來檢查工廠環境，照理說檢查不合格應該要加以改進，若未改進應該要停業。結果RCA檢查多次不合格還是繼續營業，我們所提的意見不被接受、改進。為了生活，大家還是得繼續在這種環境工作。現在二十年後再回頭看，真覺得將健康與青春都埋葬在工廠裡了！

■：你何時發現得病？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那時剛要成立RCA自救會，還跟以前同事常常聯絡，就常聽說怎麼這個人也得病、那個人也因為癌症走了，聽多了心裡也覺得怕怕的，就很有警惕，因為自己做了二十年九個月，那時常常頻尿、身體特別疲勞，大概十分鐘就要到洗手間去，那時很多同事都出現子宮惡性腫瘤，所以我就到榮總作詳細檢查，一檢查，醫生就判斷是卵巢癌第一期，要開刀治療。卵巢癌通常都是到了第三期，出現腹水，肚子腫大才發現的，醫生說我很幸運，第一期就發現，還有希望。我很感謝自救會的梁會長，她跟我們一個一個接觸，蠻關心大家的健康狀況，如果那時RCA的事情沒被發現，我搞不好到第三期才會發現得病，那就沒救了。聽得到惡性腫瘤時，心情跌到谷底，相當鬱悶，心裡第一個想怎麼會是我！我在

RCA當領班要擔負全線品質的責任，可以說是蠻敬業地盡心盡力工作，還得過全國模範勞工表揚，全部心力精神、青春都付出去了，沒想到卻得到這樣的結果，卻是這麼嚴重的創傷，健康也賠上了，覺得很不甘心。

■：RCA員工曾經整批整批到醫院檢查。

□：那是我正在化療的時候，我也有去，那時自救會跟政府爭取到集體做健康檢查，三年後政府又安排一次健康檢查，不過政府所安排的健康檢查都很粗糙，而且檢查報告根本沒有公佈出來。後來聽會長說有蠻多人檢查出得了癌症。

■：照理說你們可以要求公佈，因為這跟你們打官司很有關係，若整體報告出來證明比例很高的話，就能證明病情是跟工作環境有關係，你們索賠就很有利。我不能理解為何不公佈檢查報告？你們絕對有權利要求醫院公佈檢查結果。

□：他們就是不公佈，會長也為此找了他們好多次。當初馬偕醫院的檢查報告是個別寄到我們手中，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全體狀況怎麼樣。

身心俱創，與世隔絕

■：妳生病那段期間的身心狀態怎麼樣？

□：那時覺得很痛苦。幾乎是天天以淚洗面，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裡面，心情很鬱悶，與世隔絕，也沒跟以前的RCA同事聯絡，有時候看著鏡子，怎麼連眉毛、眼睫毛都沒有了。沒有一點勇氣參加外面的活動，不敢跟外界接觸。等到化療結束六、七月後才開始長出一點毛髮，我女兒開玩笑說，哇妳現在的髮質那麼好看喔，就像那個小嬰兒剛出生時髮質

一樣柔軟、一樣漂亮，她的意思也是安慰我、多鼓勵我。然後也會告訴我某某地方可以學插花、烹飪，趕快去參加，我那時候一點信心、勇氣都沒有，心裡很想去，可是還是沒有。因為怕別人看到我一副病人的樣子，雖然自己病成這個樣子，也不願意接受別人同情的眼光，所以乾脆就不與外人接觸，把自己關在家裡。那時候一個安慰就是大女兒與兩個外孫女，有時候不用上學放個假，就會回來看看我，跟我聊一聊，講講學校裡的事情，跟她們聊天我也很高興。

■：為什麼不想要連絡RCA的同事？

□：因為第一個怕又聽到不好的消息，會更增加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身心已經沒辦法再承擔了。再者，他們一旦來關心，就會問，就會講到痛處，只會讓自己更難過而已，所以乾脆就不聯繫。只有在梁克萍會長說要開大會時才出來，因為會長幫我們很多忙，她幫我們向政府爭取到很多補助，能爭取就爭取，所以我們很感謝梁會長。我們去行政院、監察院陳情抗爭時，我抵抗力還很弱，忍著身心的痛苦，帶著假髮、帽子、口罩參加抗爭活動，就只是想讓政府知道RCA為何造成這種局面，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交代，還好有爭取到一些補助。

■：那時會不會有輕生的念頭？

□：有一點，可是我大女兒已經結婚生了兩個孫子，跟我這個外婆蠻親的，想起來會有一點點安慰，我心裡想說還不能那麼早走，我這個外婆還要看到你們。除了這個還有信仰上的支援，生病後在絕望中會想要有個寄託，我開始信佛，常

唸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讓自己的心情能有個依靠。

積極面對癌症

■：病情到了什麼時候比較穩定？

□：87年8月多開刀完後，馬上接著就作化療，大概到88年元月份，6場化療、等於是一整個療程做完了，醫生就說我們再開一次刀，看化療是不是能夠殺死癌細胞，因為用電腦斷層看不到癌細胞，所以要藉由開刀詳細用肉眼看看狀況怎樣，進行了六、七小時後，醫生說控制住了，回家好好調養身體，每三個月到醫院作追蹤檢查。

我還記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追蹤第一次時，頭兩天晚上我就開始緊張了，因為害怕萬一到時候追蹤檢查裡面又有癌細胞，我是不是又要從頭再來一次，心裡很痛苦，我那兩個晚上也失眠，檢查過了兩個禮拜，醫生說放心沒有問題，壓力要減輕、放輕鬆，營養要夠，而且要運動……，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最重要的是不要再陷入痛苦的情境之中，要勇敢走出來。我也很配合醫生，盡量各方面做到，尤其是心情一定要放得開，剛開始兩天還做得到，但到了第三天又鑽進牛角尖出不來了，心情又是很痛苦地掙扎，我想若過三個月萬一不是那麼幸運，癌細胞又復發怎麼辦，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過了沒多久又復發了、又擴散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心中實在是很恐懼，還是很擔心。捱過三個月後，又趕快去看檢查報告，經過一年多，慢慢覺得好像可以控制了。到了第五年，醫生說要作總檢查，就是超音

波、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測試後很幸運，醫生說沒有什麼問題。那時候也常常跑到書局看關於癌症的書籍，慢慢瞭解癌症、癌細胞也沒那麼可怕，心情要轉化一下，不能整天生活在黑暗中，這樣才不會影響到女兒的家庭氣氛，而且先生在外面工作承受許多壓力，晚上回來若是又看到我這樣，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書上講的也有道理，既然癌細胞在我身上了，何不跟癌細胞共存亡，何不好好善待它，這算是安慰自己，我試著多去接觸這方面的知識，聽一聽還蠻有道理。

親情支援，戰勝病魔

■：妳罹病時，家庭受到什麼影響嗎？

□：我先生知道時當然很震驚，但是不能表現得太明顯，怕帶給我很大壓力。他還安慰我說反正有醫生，打最好的針，絕對沒問題。我那時候表面上說好、好，但當大家都去上班時，一個人關在家中哭。生病那段期間，我的情緒因為難過常常控制不了，就開始抱怨，反正就是失去理智，亂講一通然後又發脾氣，那時候很傻的觀念是，乾脆離婚好了，你去過你的新生活，我就這樣過下去，把你的包包都打包帶走好了，我先生聽了就哈哈大笑，覺得我那時候失去理智講的話很莫名奇妙。他實在是受了很多我的氣，有時候想想覺得蠻可憐的。我生病期間，身體相當虛弱，有很多家事無法做，所以我的先生與女兒很辛苦，他們白天上班晚上回來還要作家務事，還要受我的氣。那時看到老公下班要回來了，我真的很感謝他，覺得很心疼。我

媽媽住在台中水湳機場附近，剛開始治療時，從台中上來照顧了一個多月，我媽媽也有自己的家庭，所以要回台中，但看到白天我女兒、先生要上班，很不忍心只放我一個人在家，硬是要我跟著她回台中，說鄉下空氣各方面很好，適合休養，而且這樣才看得到我，可以幫我調養身體，讓飲食、心情轉換一下，若我不跟她回去，她也就不回台中了，等到我做完六次化療再走。我拗不過我媽媽，就跟著回台中了，但到要做第三次化療時，我就要媽媽送我回來。因為一個做媽媽的，整天看著自己的女兒，頭髮沒了，精神也不好，真的會心痛，雖然她表面上對我強顏歡笑，可是內心真是很掙扎，於是堅持不再回台中了，我說我現在已經慢慢適應了，很堅強的，裝做很勇敢的樣子讓她放心。那時候我有個姪女在美國，她知道我的狀況後，三天兩頭就打電話來，說她也有朋友卵巢有病，拿掉之後就沒有問題了，過得很健康快樂，她就這樣經常打電話安慰我，也常從美國寄小麥草汁或是增強免疫力的食物給我，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他們這樣一直為我加油打氣。我女兒也會安慰我，說沒問題啦，我帶妳出去走走啊，還買帽子給我，說這樣戴起來多漂亮啊！我帶妳出去運動一下。

但願國際官司有成

■：所以罹病期間，親情對妳來說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經過這種事，就完全不會體會到家庭、親人的重要，帶給我支援的力量。

■：可否談一下在爭取權益過程中對政府的感受？

□：立法院、監察院、行政院我們都陳情過，這些部門好像在踢球一樣，立法院踢給監察院，監察院說你們要找行政院，踢來踢去的。在八十七年時，經過陳情之後終於在行政院設立單一窗口，專門處理RCA事件。等到八十八年新政府上任後，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又將這個單一窗口撤掉，很多人坐著輪椅去行政院陳情抗議，結果無濟於事，他說國家經費拮据，不能再設專門窗口，那時覺得政府都不重視，很失望，等於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我們很感謝國內一些律師很難得願意站出來義務幫我們打官司，他們盡心盡力收集資料，也特地到桃園進行訪談。當初RCA留了二十四億資產在台灣，最近去查，卻發現只剩五百多萬。政府說一定要證明生病跟工作場所有直接因果關係關係，但是這種因果關係查證起來很困難，已經查了三次，結果對我們都很不利，打官司是長期的煎熬，大家誰也捱不了，我們擔心官司再這樣打下去也沒有結果，而且就算打贏也只有五百多萬，於事無補，所以台灣就不打了，決定到國外打官司。從民國八十三年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追訴期限將滿，國內律師幫我們介紹國外的律師，之前找的外國律師一聽到這案子，都很婉轉地回絕了，這次找到的律師比較好，他們說要先評估，若評估還有希望可能會接，若太困難，就不接了，於是將所有的資料翻成英文讓他們帶回去研究，但願官司能打成，還我們一個公道。◎



蔡明德 / 攝影

大多數的人長時間工作都有著骨刺與坐骨神經痛的毛病，靠著資方提供的16年的破舊老車，乘載著台中地區四成上班上學的通勤族。

書寫中客的抗爭紀實，是痛苦的。

不僅僅是書寫上的困難，而是在抗爭行動中，勞動者的言語、動作、感受，極其真實地在我一個22歲的大三學生，召喚著更深層地苦悶與痛楚。然而，我卻深知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總總壓迫，正以更細緻的形式，持續進行著……

如文中一開頭所寫的：

將這篇作品獻給全台灣所有的勞動者，以及依舊在沈睡的學子們。

只是，在發表的形式上，我知道這樣的抗爭作品，以及文中毫不隱晦地寫出各個人物的真名，以現今三大報（聯合、中時、自由）的政治立場和商業化的趨勢，我自身做了一些評估，應該是難以被刊登的。

將這篇作品獻給全台灣所有的勞動者，以及依舊在沈睡的學子們。

示威者（上）——台中客運抗爭紀實

文■范軒昂（台中德興量測管理學院涉外系三年級） / 圖■莊程洋

因此，我也曾考慮一些人物是否用符號代表，或是用更文學性的氛圍去包裝、掩飾。但仔細想想，報導文學既然是以求真實的，那為何要為了服膺媒體口味，而做大幅度的改變，這對用血淚抗爭的勞動者而言，是極其不公平的。

此外，想要以個人名義發表，是因為文中的對話與描述其是極其真實，只是對此的各種評價與理解應是留給每個讀者的思考空間，實在不希望淪為團體與團體間藉此攻訐彼此的工具。

320總統大選即將來到了，夾雜著以各種意識形態的公投。藍綠雙方每天上演著不同程度的惡鬥。只是我想到的是，在這樣的情勢中，社會現實中對勞動者的壓迫，因而被消音、片面的理解，甚至遺忘。

只是若能藉此在撿「爛蘋果」的政治氛圍中，勞動者與學生所產生重要的「自覺」，我想，便有了更多可以行動的可能。

序曲

2003年的臺中客運捎來了很多消息。客運業工人如同末日的的生活，每日每夜地、彷彿惡靈一般，時時地跟隨著他們。根據統計（註一）全體員工，56%每天工作12個小時，17.4%工作15個小時，但卻有41.4%的人每個月只休假一天、21.1%沒有任何休假。屆臨退休的員工則強迫休假，以便降低其平均工資及退休金（註二）。

工人們每天前往位在烏日的調度廠發車，靠著檳榔、保利達與濃厚的睡意搏鬥。終日辛苦的結果是平均薪資約有4-5萬，一肩扛起各自家庭的所有生計。

大多數的人長時工作都有著骨刺與坐骨神經痛的毛病，開著資方提供的16年的破舊老車，乘載著台中地區四成上班上學的通勤族。

此外，臺中客運公司違法的長期雇用臨時契約工，這些契約工多半數是從事司機的工作，每天亦又錄取五名左右的臨時契約工，皆不准加入其工會。

公車的影像，總是以既定的態度與方式穿梭於每一個站牌，而背後卻是規訓的緊箍咒不停的四處流竄。

公車來了！搭車的人揮揮手，公車便在面前表演滑行。彈開厚重的鐵門，丟下清脆的零錢，偶而會有司機與乘客爭吵著那少一兩塊的窘事，偶而會有通勤的女學生，愛慕年輕的司機，便在每天固定的班次準備水果與早餐。

司機總不歡迎老人及孕婦，因為出了事情便要自行負責，不過，這倒訓練起老人們的本領，個個會卡位，目測公車到站的距離。通常公車的前門總會停在老人們的前方，先搶位，司機便找不著理由罵。有的時候司機會忽然遇紅燈緊急剎車，惹起民怨，因為客運公司總要司機不停的趕班，脫班要罰錢，有的時候趕到都沒有時間吃飯。

偶而也會有睡過站的學生或上班族，到了

總站被司機叫醒而慌忙的下車。公車的椅背上總容易塗滿學生用立可白惡作劇的痕跡。寫下某某某愛誰，或到此一遊的文字與圖像。垃圾總會一落落地堆到椅子底下，這讓要自行清潔的司機氣的牙癢癢的。

乘客與司機的心總是一同在道路不平的馬路上，臆測著某種私密的言語，存在著某種必然的關係。

彼此都沒有能力說話。

六月，台中客運資方開始行動了。工會請求、協商，因為背後有兩百多個家庭要活下去。

資方選擇繼續蠻幹與欺騙。（註三）

開始了……

2003/10/14 抗爭前夕

地方媒體在關切著，到底臺中客運15號有沒有辦法將以開會之名，實為罷駛行動的發動機轉動起來，車子到底開不開得出去？

註一：此數據為學運團體新社會學生陣於2003/10/24針對台中客運工會全體會員生活與勞動狀況進行的問卷調查，發出問卷數一共180份，回收問卷數160份，有效問卷數156份（司機146人、保養維修技師1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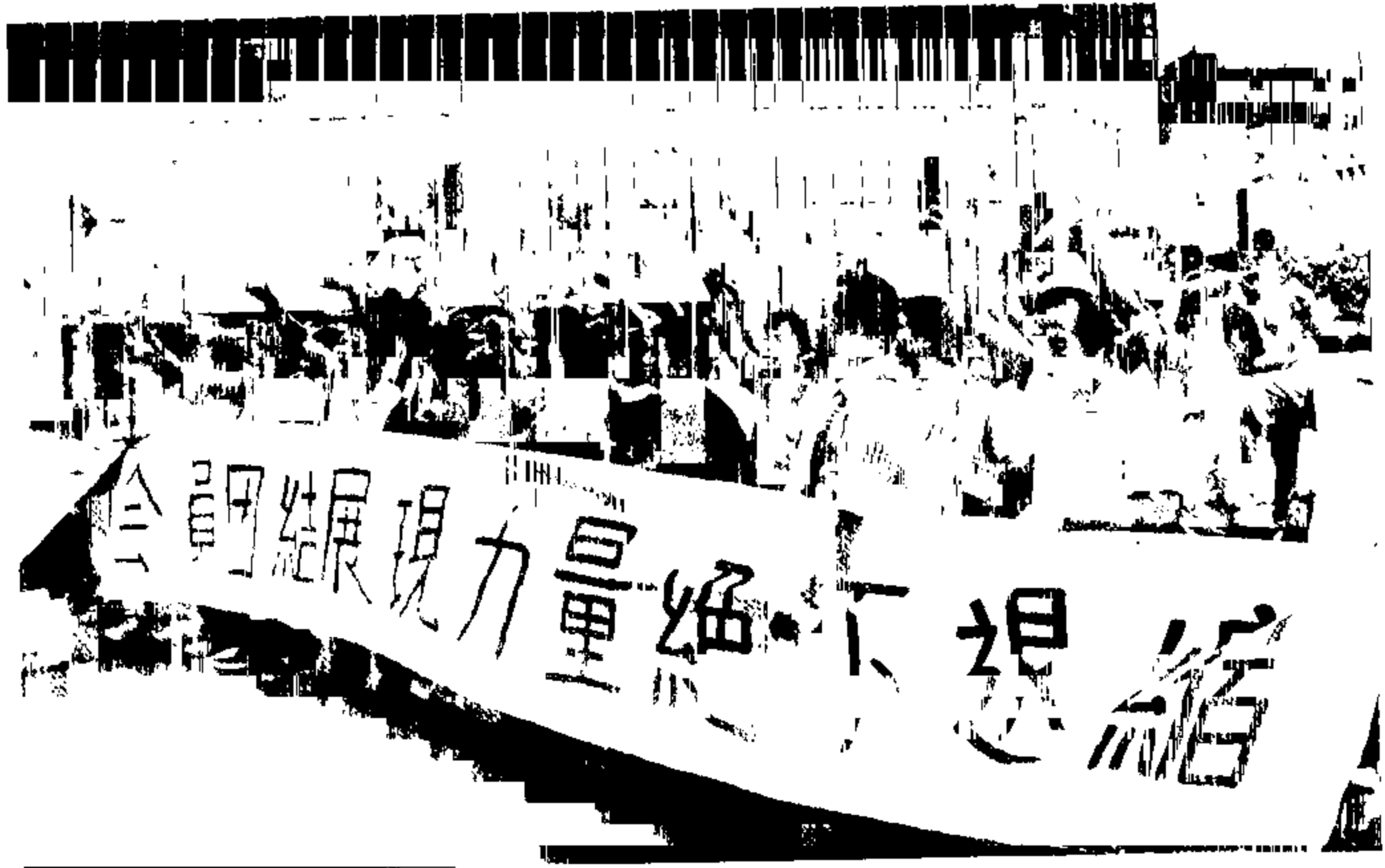
註二：退休金的計算方式為：退休前6個月的平均薪資乘以基數。

註三：其實事情的導火線源於2003年6月份時，臺中客運資方以SARS造成公司營運不佳為由，在未與工會協商之下，無預警對於五月份薪資減薪，引起員工反彈。七月經過台中市勞工局調節之後達成協議，減薪標準要按照每日營收來訂定，幅度為10-30%（70-80萬：30%，80-90萬：25%），並且要公開財務收支清冊。之後，於六七八月三個月的薪資，臺中客運公司又擅自無預警扣薪4-6成，且最後所公佈的收支清冊，許多重大的收入（廣告費、交通部公路總局大眾運輸補助、市政府偏遠路線補助）都未列入之中。另外由市政府、交通局SARS所補助大眾運輸的2000萬元，也都未在告知範圍之內。

因此，十月份，在資方遲遲未發放9月份薪資的狀況下，抗爭於是積極的展開。



10/15：司機們先進行簽到的工作。（上）下午兩點鐘，工人們前往市政府陳情抗議資方刻意苛扣薪資。（右）



這時，臺中客運資方，向緊張的市政府提出保證：如果當天有狀況，公司會立即約聘司機，市區十二條路線保證不會脫班，並且在總站貼出公告，若15日發車的司機則可以獲得兩千元的獎金。此外，交通局則前往臺中客運各公車站牌張貼公告，並將積極地協調各家客運公司於必要時派車支援。

每一個人都在屏息等待，守住僅有的麵包，恆心與毅力投入充滿未知數的黑色帆布袋，勒起了線，彷彿告誡某種即將失去的氧氣，若不進行搏鬥，終究以血肉之身環顧生活四遭，沒有後路可以退。

站在生命的懸崖邊，每一個人都在屏息等待。

他們將你綑綁，送入牢房。（聶魯達／法官）

2003/10/15 抗爭第一天

烏日調度廠首班車開出來了，大部分是資方所掌握住的40名契約工，因為資方下達通牒，若參與罷工，將逕行解雇。仁友、豐原、總達、全航、統聯、巨業經過調度前來支援，所有路線都進行發車，但總體而言班次少了一半。

工會所有會員全部簽到開會。下午兩點鐘，工人們前往市政府陳情抗議資方刻意苛扣

薪資。工人們說，台中市政府擁有台中客運10%的股票，是排行第三的大股東，胡志強是台中客運當然股東，也是決策者之一，他應該要扛起責任，要有肩膀。

胡志強哪裡理得了這麼多，他穿著輕便的衣服，準備陪著總統陳水扁觀看今天在台中舉行的職棒總冠軍賽。

工人們等了一天，市府有人派代表出來回應，市長說他很關心這件事，明天晚上八點四十五會接見工會代表的陳情。

全台灣的人民今天可樂了！興農牛贏了兄弟象。棒球場上搖旗吶喊，氣笛喇叭轟然地處處響起。



罷駛第一天，司機們聽著台上替他們打氣的社運人士，心裡卻膠著地不知道該怎麼辦。

等待八點四十五分的那一刻，因為市長說，那時會接見工會代表的陳情。蔡明德／攝影

所有石牆都留著痛苦，我是知道的。（卡謬／異鄉人）

2003/10/16 抗爭第二天

黃河宗（註四）收到資方所寄來的解雇通知書，全體會員都相當地憤怒，資方毫無解決事情的誠意，台中市勞工局認定解雇違法，並開出罰單。

晚上七點的時候，工人們一起到市政府廣場集合。等待八點四十五分的那一刻，因為市長說，那時會接見工會代表的陳情。

市政府前面的廣場有一個噴水湖，不時地會噴出水來，像是舉起特殊的白色火把，燃燒像血一樣的紅色天空。

市府內外打著昏黃的燈光，映照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工人們鼓譟了，胡市長沒有任何具體的承諾。等待的怒氣不可遏抑，石頭撲通一聲擲進噴水池中。

「市長！」人群裡不停地喊出，粗暴的言語中，內心在低鳴地求救。

胡志強以避免背黑鍋為由，悄悄地辭掉台中客運董事一職。

我們來了。

2003/10/17 抗爭第三天

清晨的鳥鳴，揭起了第三天的序幕，司機們在總工會排著隊伍簽到開會。

工會提出七大訴求：

- 一、保障本次參與開會會員之工作權。
- 二、全體員工薪水應恢復至五月SARS之前的薪資水平。
- 三、SARS特別預算補貼公司與司機之津貼應下放。
- 四、非法聘請之定期契約工，不應取代正式員



工工作權，應讓定期契約工成為正式員工且應加入工會。

- 五、不應強迫即將屆齡退休員工強制休假。
- 六、公司應強化或改組業務部門。
- 七、長途客運司機對乘客平安保險費應由公司負責支付。

這裡面有很多原本就應該是勞基法該保障的，可是為什麼資方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違法？在場聲援的學生，搔著頭，想不透。

這幾天的抗爭，各界開始發表支持的聲明。

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新竹縣產業總工會聯合聲名：這已經不是單一企業勞工自己的代誌，每一家公司、每一種產業的工人，目前或多或少都面臨這樣的困境！因此，我們誠懇的呼籲：全國的勞工兄弟姊妹共同來聲援中客工會的自救活動。

公營事業大聯盟：長期客運業者以低底薪、高工時的勞動條件壓榨勞工……勞工的工作權及乘客的安全，就在資方以獲利為競逐目標被犧牲了。

新社會學生鬥陣：做為台中市最大市公車乘客族群之一的學生……數年來，各個私營客運公司，罔顧勞工權益與乘客安全，所造

註四：臺中客運工會的核心領導人。

成的交通安全事故，血跡斑斑可考，在官方的縱容、資方的私利下，造成消費者無法彌補的傷害。而這一切的一切，均是從一個看似與消費者無關的勞資爭議開始。

台灣鐵路工會：我們瞭解到當私人企業盲目追逐利潤的後果就是勞工和大眾權益的淪喪。

自主工聯：台中客運資方的惡劣行徑，只是冰山一角！

新竹產業總工會：這兩三年來，經濟不景氣已經變成官資雙方打壓勞動條件的最好藉口，SARS更是提供了惡劣資方為所欲為的說詞。工人們在所謂的經濟奇蹟中只能分到資方吃剩的殘羹剩飯，在經濟不景氣時卻要率先倒楣。

六點半，九名會員與學生至總站分發傳單給苦等台中客運公車的乘客。

為什麼？

2003/10/18 抗爭第四天

工會今天發表抗議資方長期雇用契約工違法，並到場發傳單給仍在為資方工作的契約工。

工人們急切地跑上車發傳單，硬是擠出一絲笑容，發完，轉過身，忍不住地低頭咒罵，為什麼你們還要來開！

許多經調度來支援的其他公司的司機，看到一群中客的司機，旅客不載就走了。一些拿到傳單的中客契約工，悶悶地閱讀著，眼睛的視線四處穿梭。記者們問他們一些問題，大多沈默以對。

在總站前有許多乘客一直默默地不出聲，等待又等待。他們是一些工人們的家人，暗椿著。想著如

工會今天發表抗議資方長期雇用契約工違法，並到場發傳單給仍在為資方工作的契約工。

果記者訪問他們，說一些好話，不知能否影響一些社會輿論。

工人們在總站前上起香來，煙香裊裊升起，是決心、是祈禱。

口水

2003/10/19 抗爭第五天

今天要前往台中市中正公園附近，張本融，張總經理住宅前抗議。一共有十多名契約工開始參與會員大會，並一同前往。

「呸！呸！呸！」口水滿天飛，總經理不出來，那麼也要給他來個水淹金山寺。

鎂光燈閃爍著，憤怒與效果，連成一遍白。鏡頭下，工人們成了妖精。

他們沒有別的法律，只有折磨人民的飢餓和酷刑。（聶魯達 / 亞美力加的巫師們）

2003/10/20 抗爭第六天

四十一名契約工，有四十名到達總工會會場報到！這使得工人們的士氣昂揚。上午十一時，全體前往董事長張啟仲女婿吳志清律師的律師事務所。他同時也是台中客運公司的法律顧問。工人們列出資方種種惡劣行徑，想要問問吳大律師，這些作為是否違法？吳志清律師



事務所拉下鐵門，沒有任何的回應。

下午工會會員進行分組，與學生們前往其他客運公司，散發「給支援運將的一封信」，希望他們不要再支援台中客運資方。

與我們同在一條船上的運將們，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與我們團結起來，幫助我們度過難關！

每一張傳單上都寫著一份希望、自覺與解放。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行文給臺中客運要求在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五時前解決，否則二十三日將先停止臺中客運二十二、一三五等兩條路權，並給予兩週的期限，如仍不能解決，將逐條檢討停止路權。

只是，這兩條路線是屬於偏遠地區，由政府高度補貼的。市政府根本沒有搔到資方的癢處，反而是拿偏遠地區的民眾作首先發難的對象。

董事會傳出，目前張啟仲已經提出結束臺中客運營業，集體資遣200多名參與抗爭的勞工，但遭致董事會內部其他派系的反對。

工人們還想要工作，下一步該怎麼走，都沒有人有把握。

貧困的井裡頭，央求著水喝。

王惠風出現了……

2003/10/21 抗爭第七天

工人們今天集體至董事長同樣是張啟仲的七信銀行總行進行開戶及提存款，每個人身上都帶了一百元來開戶。

七信總經理說：「不行，你們現在開戶要五千元。」

「你們怎麼差別待遇！」有人喊道

工人們齊聚在大廳待到三點多，癱瘓整個銀行的業務。傍晚，則要回去聽資方今天在各界的壓力下，舉行的股東座談會，且付委由副董事長王惠風至工會會員大會溝通。

王惠風說股東座談會是屬於臨時召開，並沒有公司法中股東大會的效力，但仍作出兩點結論：



副董事長王惠風(中)與工會進行協商。

1. 同情勞工們的訴求，公司會繼續經營。
2. 會儘快召開股東臨時大會，討論工會的具體訴求。

此外，董事長張啟仲已經答應明年一月起工資會正常發放，而今年的10、11、12月的薪水只減15%。希望工會能夠停止抗爭，明天就能上班，正常發車。

黃河宗說：「你這樣等於沒回應，要我們明天怎麼上班，我們七、八月的時候已經被騙過一次了。沒辦法答應你。」

林鴻星（註五）這時提出工會的五項訴求：

1. 工會會員的工作應予保障，遭到解雇的黃河宗、洪秋雲兩名工會幹部，必須撤銷解雇令，以及在座所有參與抗爭的會員，禁止對其秋後算帳。
2. 九月份的薪水立即發放。
3. 契約工的勞動條件保障、契約工成為正式員工的時間表。
4. 造成台中客運巨幅虧損的管理團隊要負起行政責任，必須要更換目前的行政團隊。
5. 不同意資方提出的減15%的回應，按照今年八月作出的勞資調解共識，公司應公布財務報表，讓大家來檢視公司的人事成本。

註五：台中客運工會幹部／新聞發言人。

兩百多個員工擠入七信開戶。



王惠風說，他只能保證九月份的薪水將可以在10/27發放，其他訴求，他沒有被股東授權，沒有辦法給工會任何承諾。但一定會回去向董事長爭取，希望會員先回去上班。

「為蝦米公司不派一個有全權負責的代表和工會溝通，副董啊，你若是想經營，你還得處處去問董事長，這樣公司的管理結構我們怎麼相信啦。」林鴻星說：「請副董把我們的訴求帶回去，並派一個能全權負責的資方代表和工會溝通，我們會繼續去七銀和市政府進行抗爭。」

底下有工人竊竊地開始討論了起來。

「工人鬥陣！團結相拼！」工人們喊起了口號。並站起來鼓掌歡送副董出門。

會後，曾茂興（註六）揚起手來說：「剛才鼓什麼掌啊，喊什麼工人鬥陣，團結相拼！」「這麼容易妥協啊！他們這樣是違法的耶！我們是可以告他的。講的那是什麼條件啊！我們幹嘛要接受啊！你們看戰爭片，哪一個不是堅持到最後，弟兄們受傷了，就算是冒著生命危險，拖著也要把他拖出來，這才叫同志！（註七）你們這樣是幹什麼？」「我們明天就把家裡的傢伙帶出來，帶著那些鏘鏘帶去市政府敲，我看他們怎麼辦公！」

忽而林鴻星用力嘶聲一吼：「要不要去！」「去！」工人們齊聲答道。「堅持下去好不好！」「好！」鋼鐵的聲音響徹整個會場，每個人都激動的發抖。

勞工局則針對積欠員工九月份薪資，限期七天給付，否則依法議處，逐日處以六千元罰款，勞工

局也將針對黃河宗遭解雇的合法性、臨時大會的適法性、員工參加會議未依規定請假，是否構成無正當理由曠職事實向勞委會請示。

我們要開戶

2003/10/22 抗爭第八天

兩百多個員工再一次的擠入七信開戶，林鴻星調皮地笑著說：「我們就只是來開戶，給你生意作啲！」旁邊有人幫他舉著「我是來開戶」的牌子。

有一名司機帶著一袋零錢說：「現在沒有工作，身上只有剩這些零錢，希望存到銀行生利息，用錢滾錢。」

七信經理頭冒著汗，兩邊僵持不下。七信員工和警方部署於樓梯口，並將所有可能通往樓上的地方通通拉下了鐵門。因而廁所都不能讓人使用。

「幹嘛把門拉下來，很熱耶！如果發生火

註六：資深工運人士，台中客運抗爭期間的顧問。

註七：曾茂興指的是副董事長王惠風並未對被解雇的工會幹部作出回應。

災，跟你說是公共危險罪。」

七信經理不回應，時忙阻止員工因悶熱而將一旁側門打開的舉動。

這時，在場的媒體眼尖注意到門外原先要來處理事務的顧客，看到他的不滿面容，便急急忙忙將此一人攔下，問他心情與感想。此人當然是怨聲載道，只說：「昨天這樣，今天也這樣，我怎麼辦事。」氣沖沖的車門重重一甩關上，媒體要求拉下車窗，緊抓怒氣的言語。此一顧客成了所有七信消費者的唯一發言人。

就在此時工人慢慢退出七信，學生佯裝記者向七信要新聞稿。負責發新聞稿的人竟一改嚴厲之氣，頓時笑臉迎人。

新聞稿寫著：中客員工假借開戶之名，集體開戶，企圖癱瘓本行業務。此舉將造成民眾恐慌以及擾亂金融秩序，請勞方尋求正當管道。

下午，工人們拿起各自準備好的鍋碗瓢盆，用尼龍線綁著，就在地上拖了起來。頓時，市政府前旋起一連串空空鏘鏘的聲音，一個接著一個，沿著噴水池一圈又一圈繞了起來。有的司機耍起寶，竟跳起八家將，雙手雙腳大大地張開又擺下、嘴誇張的歪到一邊，逗著大家都笑了。大夥們又敲又打，捲著灰塵高聲喊起：「我要吃飯！」一遍又一遍。

傍晚中國商銀產業工會發表聲明，呼籲臺中第七商業銀行銀行員支持中客工會，因為過去總是人人稱羨的白領銀行員，現在也發現勞動條件惡劣，薪資、待遇與福利都越來越差，他們的腳總是站的好酸。

消基會也發出不平之鳴，消費者開始發現，台中市市民為什麼總要忍受由地方派系把持的公車，總顧著賺錢，硬體設備不更新，路網經營不確實，造成公車爛、設備差、票價全國最貴，於是只好自己買車代步。（註八）他們說：台中市公車應該由政府來經營。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談論與思考他們自身的生活。

縮頭市長的面孔

2003/10/23 抗爭第九天

資方於總站貼出公告：

本公司基於社會責任，對於過去服務態度優良著有績效且願確切遵守公司工作規則規定者，特網開一面，開放登記回公司上班。自10月22日至24日向總站站長登記，經審查核可後可立即上班，薪資從優，原年資保留。

前述態度服務優良及著有績效要件如下：

- 一、92年度內未受人事處分及未經乘客檢舉服務態度惡劣者。
- 二、92年度內未有曠職、脫班等不良紀錄者。
- 三、每月平均公里營收在各路線平均公里營收標準以上者。
- 四、願簽具確切遵守公司員工工作規則及接受駕駛員獎懲規範者。

資方在進行某種程度的暗示，但兩百多個員工沒有人理會，他們今天打算去堵要看老榕樹的胡志強。

「我到哪裡去找200多個工作啊！可是我不得不想，不想沒有道理。」胡志強說。

「開公司就好啦！」工人們說道。

「唉，你說的簡單。」

「我們給你支持你免煩惱。」

「我跟你們說，如果我們今天給別人的感覺這次的抗爭、爭議，不理性，傷害到不必要的人，各說各話，你想人家會不會要我們幫忙，敢不敢接受我們的訴求。」他接著說，「我真的一直在幫你們想，我天天在想幫你們解決的辦法，你們的工作怎麼辦啊！」胡志強舉起手強調了一下語氣。

「你上次也這樣講。」一名工人說。

「我現在要從法律面，我可以告訴你，只要合法的權利，市政府一定站在你們這一邊。」

註八：台中市的個人交通工具擁有比率長年來高遠全國之冠。



縮頭市長的面孔。蔡明德／攝影

「可是資方現在可能要給我們解雇。」

「所以我昨天不想收（路權）啊！那你們到底要不要我們收！你們一大堆人要我收，說你們不怕，然而你們又說，不收他不怕。對吧！」

「如果他給我們解雇，就給他衝！」一名工人喊道。

「要冷靜一點！這兩個之間沒有關係啦！」胡志強說。

「市長不要做，股東也不要做，公司也不要做，我們也是沒頭路，市長，如果他違反了公路法，你就應該給他收，是不是這樣！」

「我坦白跟你們說，我會儘量去找資方啦。你們曉得很困難啦！」

「你若要找資方，動作要快一點或股東到底要不要做，有個明確的答案給我們回答。」一名工人說道。

「張啟仲現在人就在台北醫院避不見面你要我怎麼辦！」

「在哪家醫院，我們要給他慰問！只要不是在殯儀館就好。」

「聽我說一句話，你們現在是要他出面，還是要他解決，主要還是解決嘛！你們如果強迫到醫院，他會解決嗎？」

「沒有，給他慰問一下。」

「他有病！」另一名工人焦急的喊道。「他應該要授權給王副董事長，但他授權也不敢授權，只是在病房裡。」

「我希望他聽到你這句話啦，但這是我們的意見，他會不會接受，都沒有人知道。」

胡志強再次舉起手，「逼不來的啦，重點是要解決，現在你們要什麼好好想一想。」

「胡市長，你這月底是不是要出國，我們要去給你送機！」一名工人呼喊。

其他人都笑了出來。

「我跟你講，做點有用的事啦！真的啦！」

「胡市長，現在是這樣子啦，我們這些司

機，已經四個月領一萬多塊，我們真的也沒辦法，現在狀況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我們是希望市長你拿出魄力，我們今天要的市長是有魄力的市長。」

「好，等一下，你要我的魄力是什麼？」

「第一，你要找到張啟仲問他要不要經營，如果要，就按照我們的訴求。第二，如果不要，就收回市府經營。」

「這跟魄力沒有關係，這是他要不要見我的問題，我又不能捉他去問，連朱安雄都可以跑到國外了。」

「請問市長，你當市長，那情治單位在做什麼？」

「我跟你說，情治單位是有的，但要依法行事，我沒有法律的權力叫他一定要出來嘛！我沒有辦法逼，如果能逼，早就出來了。」他接著說，「這跟魄力一點關係都沒有，就是人在這裡，就真的說清楚，我可以不來的啊！你們要去，你們去啊，我不去！」

「我們就送機！」工人們說道。

「我跟你們說，我會派專人送公文，保證他會看到，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他不答覆那怎麼辦？」

「如果他不答，那就是答案了嘛！我們不要盲目的妄想了嘛！」胡志強放話。「如果兩個禮拜不解決，那就全部收回！」

「還要兩個禮拜……」一名工人喃喃自語了起來。

「勞資爭議已經第九天，胡市長請問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說這是什麼話。我幫你們傳消息算不算。跟你們見面算不算。」

「可是什麼都沒有啊！」另一名工人急得都快哭了出來。

「他不答應啊，我只負責傳。」

「政府的公權力呢？」

「你聽清楚了，公權力就是罷工七天，先

取消兩條路權。」他頓了一頓，「你們生氣，不管多氣，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好了最後一個，我等下還有重要的事。」

「市長，我現在房子也正在貸款啦，每個月都領一萬五、一萬六，剛好來繳房貸，家裡生活狀況都過不了。我們來這個地方就是來請求市長，現在是十月份，再來就是十一月份又要繳房貸，一直拖也不是一個辦法，到十二月也是一直再拖，你說還要兩個禮拜就是一定要到十一月嘛！大家也一樣都是要繳房貸啊！家裡的生活也是要開銷啊！再這樣搞下去，我們也不是個辦法我希望說市長能幫我們解決問題，看他是要繼續經營，還是要發出來，讓我們過個好一點的生活嘛！」

「九月的，一定要發啦！」胡志強說。

「但他現在九月份就算發下來也是一萬五、一萬六，那我們怎麼生活。」

「但你薪水的問題，你要市長怎麼樣，我也不能用政府的錢給你。」胡志強沒好氣得說。「你們不要以為我是魔術師啊！把最後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

「但你也要負起責任，不然我們台中客運的司機就跟你沒完沒了。」司機激動的哭了出來。

「如果威脅我喔！我從今天開始就什麼都不管了，我這個人就是不接受威脅。」

胡志強感到不耐轉身要走了，工會幹部連忙上前勸說：「市長，不是要威脅你啦！只是希望你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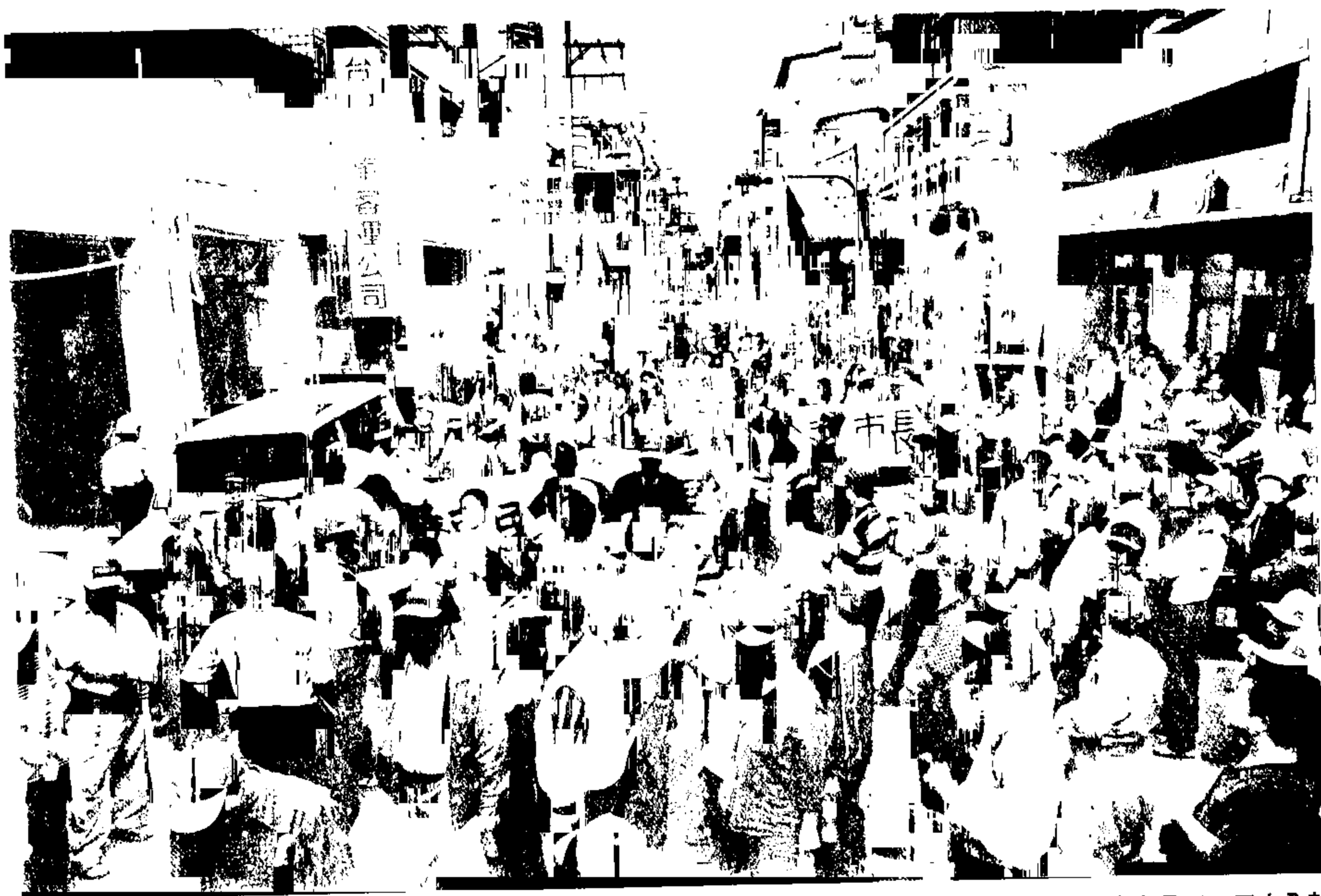
「市長，加油！市長，加油！加油！」工人們在一旁喊道。

「還是要跟他們溝通，不然他們什麼都不知道。」胡志強向身旁的簇擁的媒體說。

「市長，加油！市長，加油！」工人們急了，他們擔心市長沒聽到，並不是要威脅市長。

「好好好，加油喔！」胡志強說道。

他從容地坐上黑色禮車，揮揮手，緩緩地離開抗爭現場。



台中客運公司陸續發解雇令給全數正在抗爭的兩百多名員工。工人全部被解雇，兩百多名員工聚集於總公司前面，與警察推擠。蔡明德／攝影

這時，城鎮被可怕的氣笛回音和響亮的呼呼聲震的搖晃不止。(馬奎斯／百年孤寂)

2003/10/24抗爭第十天

台中客運公司陸續發解雇令給全數正在抗爭的兩百多名員工。工人全部被解雇。兩百多名員工聚集於總公司前面，鐵捲門關得緊緊地，示意著某種態度。一排警察早已整齊地羅列至公司的大門，也示意著某種態度。工人們想了個辦法，嚷著要回去開會討論，就當隊伍漸行漸遠的時候，一名吊著隊伍車尾的司機喊了起來：「咦！回來了，鐵門開了！」工人們開始與警察推擠，使命地推擠，汗水與淚水混成一種渾泥，怒氣在這之中不停升高發酵，在場不管是聲援的學生、媒體記者，都清楚的看見泥流刮起一大排灰色的柏油路，捲著橘紅色的汽油桶，從遠處狂奔而來、宣洩而至，湧上警察的嘴角、鼻頭以及他們肩頭的微

章。抵著門，力量壓著使得門內的玻璃框啣全破了，鐵捲門嘩啦一聲被沖起。

公司的燈是亮著，一名職員出來向警察抱怨，「他們撞的啦！他們撞的啦！」資方高層仍是避不見面。

路旁的電線杆、招牌全都擠壓得彎曲了。

媒體記者向在高處拍攝的刑警要影像帶，他們認為這是一場精采的浩劫。

蘋果日報踢爆內幕，台中客運資方於9月13日秘密召開臨時股東會，根據其會議記錄，將成立「中台開發」子公司，並將台中客運公司價值兩億兩千一百萬的土地無償讓給中台開發公司，此外，並選出中台開發公司董事二十三人 and 監察人五人，張啟仲和其家族仍持有多數股份，官股代表的台中市長胡志強也「榮任」新的子公司董事。

有人說，這叫做掏空資產。 >> 待續

霜降 (六)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十二、我所認識的葉盛吉

在軍法處看守所，每天早上，我還看到葉盛吉從B區走出來洗臉。他總是最後出來，而頭一個回去。與人無爭，這就是呈現在我面前的葉盛吉的特殊的一面。以後我有機會看到一些他的雜記與日記之類，才知道葉盛吉有許多我沒有看到的生活的斷面。以他當年的成績，卻兩年都在「六高」敗下來。第三年他選了「二高」、慶應大學預科、旅順工大，卻三校都過了。他選了「二高」，一九四五年三月才入東京帝大。

林丕煌對葉盛吉是五體投地的。他常對我說：「在葉盛吉之前，沒有如他傑出的，在葉盛吉之後，我想也沒有可能。」葉盛吉在二高兩年都當過宿舍的幹部，所以他有一套很突出的待人之道及領導的無形力量。我初認為太樸素的葉盛吉可能是工友，暫借居圖書館，在宿舍搭伙。老是那一件白襯衣、藍褲、白球鞋。大二初，有一天，他來到我們用餐的桌上，客氣地點頭，林丕煌才介紹我與他認識，我才知道是高我們兩屆的。

人生是一個無限變數的函數，在許多「因」的切面，連成了一個「果」，而「果」有時候反而成「因」。心路中有許多彷徨。對封建中國的現況有太多的關注，太多的關懷，而不能像一個成熟而世故的人，稍帶些無奈的旁觀。三百多年來，有許多故事並非無知。自郭懷一的抗荷起，這塊土地曾經吸去了多少年青人的熱血？聯共黨史常使我聯想到，朱洪武晚年那殘酷的羅織學。當年出力拚命的人，有多少僥

倖逃過？我本應屬於文藝的、歷史的、宿舍的那清談俱樂部的，或者一個孤寂思維的，一知半解的社會主義傾向者，想做一個無聲無色、平凡的無醫村的醫師。

我與葉盛吉兄的友誼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當文化委員開始。當時我剛寫那第一個長篇小說〈魚籃觀音〉，在宿舍的舍刊《東門》投稿，所以相談的機會才多了。在思想上，我實在不知道他的過去，也不知當時他的情況。他是很收斂的人，我卻是到處公開談我的拉斯金及無政府主義。當然，我也像當時的有些學生，讀過馬恩、列寧、普列漢諾夫、布哈林及考茨基的作品。

宣誓當夜，我和監誓的陳水木（自稱老張），還為了東北和華北的清算鬥爭，爭論了好久。所以我到底也是一個無知而不識時務的書生而已。

我對當時中共在東北、華北的清算鬥爭的作風，心中有反感，我很怪，一方面卻又同情無政府主義者對沙皇的暗殺手段。說來那時候就如一片青澀的檸檬一般幼稚。所以我的遭遇有點傳奇性，但我心安理得而接受一切後果。可能是由史記、遊俠列傳和魏徵那五古：「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已經使我有那種心態。當葉盛吉兄向我表明他的身份，為了表示對朋友的信賴及然諾，我就如此走上這條路。

論臨機應變的奇智，台南三才子之一戴振翮是勝我一籌。論讀書之多之雜，我勝過戴振翮。不過葉盛吉的為人如其字，方方正正，文

章甚美，又長於素描。不過與同班的陳震烈兄不同，陳是抒情派的瑰麗，他的〈架橋〉曾給我深刻的印象。而葉盛吉在他主編的《東門》的第十八期吧，寫過中篇小說〈焰〉，可以窺出那段青春期的徬徨與追求。

我父親偏好「相命」。面相、八字、拆字、易、摸骨、手相，什麼都來一點。有一次葉盛吉到我家，當他回去的時候，父親說：

「真可惜，一等人才，只是聲有鬼聲，壽命不長。」

我的八字批的太多了。正官又偏官，廿四歲官符。是我十八歲時一個冬夜，一個盲者，如斬鐵那麼肯定的口氣。我卻在心中暗笑，而父親卻似快快不樂。後來我甚少回家，不過父親似乎早已料到這一結局。

「天命也。」十三年後，我回家，父親已經過世。這是家人，甚至父親對我提過同一個回憶的起點。

葉盛吉是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九日在南台灣的一個研究所，大約下午四點被捕的。其實廿八日夜，我在新公園遭遇的經過，用S·Y的名義，寫一封限時信，在廿九日晨投到郵局了。可惜這封信慢了一天，本來如葉盛吉接到我的信，應該到台北，再商量以後的問題。三十日，我聽到葉盛吉被捕，以後以我的智慧和勇氣還加上「等錢」的種種問題，只能盼望能捱到考試結束，是禍是福都不去理它了。

有甚多不解，或難解的疑問。葉盛吉拉上了我，重建醫學院的支部，為何匆匆到南部。有一部分是可以了解的，因為元月底他與其他四位台大的「無給」——就是還不能領到薪水的醫師，到鳳山當軍士教導團的醫官。一個月後輪班，後來就可以成為有給（可以領到薪水）的醫師。他把領到的薪水還給第一內科主任翁廷俊先生，為了擺脫這個名額及對臨床醫師的厭惡，他選了研究工作，那邊缺人也是事實。不過就支部來說，又回復到以前的情形。只剩

我與劉漢湖，不能成為支部。而來接我的「老朱」又明言，停止一切工作，所以葉盛吉也不可能為了「工作」下南部。或許「老朱」已經與他有所疏通，不過這一切經過，我不知道，也很難了解。有一次，在五月十四日以後不久，葉盛吉由南部來，但時間匆促，我來不及問，而且這種問題，還是最好不問。只是這個難解的結，總一直留在心頭。到了最近，看到他的日記才知道，他對那邊的工作很有興趣，而且那邊的主持人，很早就慫恿他到那機構。況且他一再表示對臨床醫師的工作及環境甚是厭煩。

葉盛吉走了以後，楊廷椅來過兩次。他自稱老朱，當時他單戀一位朱姓小姐。他一直談論台灣的農村問題，而我對這些事都有一套百科全書式的常識。台灣的農田不多，八十七萬甲左右。日據時代最高的米的產量是一九三八年的一四〇萬噸，而一九四五年跌落到六十萬噸，主要原因是化學肥料不足，人工不足，水利系統受轟炸破壞。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因為統制經濟，農村的人，總是要為自己藏一點糧食，少報一些是難免的。一九四五年六月，台北市五升一斗黑市一百圓，南部是六升一斗（十四斤）四十圓。交通的杜塞，及消費地區與生產地區的價格相差三倍。這些事實，構成了光復以後，約一年多，台中大甲一帶的人帶米，大量地流入台北地區。而且利用火車跑單幫，使本來就擁擠的交通更加混亂。如果有一輛貨運卡車，而且有汽油的來源，（都是由日本軍部流到那些人手上，當時石油甚缺，所謂一滴石油一滴血）就可以發大財。發光復財的有個模式，黃朝琴模式——金融和貪污（救濟總署救濟的布匹都由他們流到布行）；歐雲明模式——由日本海軍暗中買了大量牛皮等。其他米及糖的囤積，沖繩、日本的走私。有眼光、冒險、心橫而辣的人，就在這種時代發財，而後成為一九六〇年代工業起飛的大部

分的主要角色。

在軍法處看守所，葉盛吉只對我說過一句話！就是九月四日早上開庭前說的，也是趁看守沒有注意的那一剎那。看守總是緊緊地盯著你，不會讓你多說話。當時中了史記的毒，還有魏徵那不算高明的「述懷五古」，「人生感意氣，功名難復論」。不過為了朋友，生命有時候也不足惜。（那也得看什麼朋友了）

十二年前吧，我偶然地在夕陽下，找到葉盛吉的墳墓之地。佔地不過一方尺，九百平方公分，我默然望著一片紅霞及碧草。人生的歸宿，富、權、智，最後的歸宿是一概如此。埋骨之地大小，那都不重要。我不敢學周恩來的那一套，撒骨灰於祖國田野，那已經有些一回奢侈。換我，寧願將骨灰沈入海底。如不忍如此，就在葉盛吉的旁邊豎一小小石碑，長伴他於地下，足夠了。

十三、葉盛吉的自傳

十月廿四日，就是南韓第六師在雲山遭到中共部隊伏擊的那天，葉盛吉在廿七押房，開始寫他的自傳。他知道太太不久前生了一子，不過，自己的生與死，哪一邊重，他自己也無法估量。當然，沒有人會放棄任何生存的機會，但是，客觀的情況，似乎對自己愈來愈不樂觀；就是寫下這些自傳，孩子是否有機會看到，又是一個問題。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也可以當作一封遺書；不過遺書是不可能避開述志的，而且字眼可能也對決定放不放的軍法官有影響。他於是用日文的字眼「自敘傳」開頭。

葉盛吉的押房是自門口算來第二排，不算很亮，不過，靠走廊那邊有些光線。他計劃寫下約一萬字左右。明天就是他滿廿七歲的生日。兒子是十月二日出生的，而且是難產。這篇自傳也要盡量寫得快一些，或許沒有寫完就得告別，也說不定。

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當時生父居住的台北市或台中市出生的，是相當肥胖的嬰兒。次一年夏天，生母在可能我還吃奶的時候，犯了很久的熱病（可能是傷寒）去世。不久，我就過繼給剛好沒有孩子的叔叔和叔母，帶回新營。那時候叔母大約是卅八歲，叔叔自廿歲就服務於鹽水港製糖本社。（一九五〇年夏天，因年老而退休，算起來服務了四十多年。而且都是最忙碌的人事課，他的辛勞是真會使人辛酸的。事實上，他的一生，也可以算是台灣糖業的發展史。過著敲著石板橋走路的勤慎的生活。）自那時候起，我就把他們當作親父母，在他們慈愛的照顧下長大。當然，小時候我不知道這些事情，而養育我的他們也不會提起。只是公學校（顏按：台灣人唸的小學稱為公學校與日本人唸的小學校有別）的成績簿上，和人家不同，記載著「過房子」，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不過，偶而鹽水的親戚會暗示一些事情。嬰兒時代，我的食量很大，日夜以鷹牌的「煉奶」（顏按：濃縮加糖的牛奶的小罐頭）養我。我父母那時候的辛苦是很難想像的。（顏按：當時煉奶很貴，普通家庭只有生病的人才會用到。探病的時後就常送這種東西。）後來，我長大了，父親好幾次當著回憶的雜談提出來說過。

我還小的時候，因為沒有孩子，家裡太寂寞，大舅的女兒，大我二歲，也住在一起。表姐常學母親，用毛巾梳理頭髮，頑皮的我就從後面抓著她的頭髮，甚至拔幾根，使她大叫大哭。這個故事也是後來常為形容我小時候如何的頑皮，被提到的故事。這些事情在我的記憶中是空白的。

睡在搖籃裡，常常翻身掉到榻榻米上面，好像掉下來的壁虎一般很響，這件事情也是父親時常提起的。

在我的記憶也可以說是印象中，留在腦海中最古老的，就是被母親抱著，凝視那濃綠色

的葡萄棚子。這座棚架在日式宿舍走廊的外面，雖然那是很模糊的記憶，不過那濃綠卻深刻地印在腦裡，而且很生動的，那時候，大概是三歲左右。四、五歲的記憶，就逐漸增加了。庭園中有棵木樨，母親喜歡木樨的花，我就把花排在蓆子上面，嘴裡含著牛奶糖，那雞心型的牛奶糖的印象很深。

那時候公司的宿舍裡還有三棵棗樹，棗子長得特別大，在我們那附近是有名的。當棗子熟的時候，附近的日本人的孩子成群地到家裡來要，我覺得很吵。我中學二年級的時候，這個房子因附近火燒被累，三棵棗樹都成枯樹了。後來砌了新的房屋，景觀都變了。每經過那裡都會有一縷不堪今昔的感慨。

昭和天皇即位大典（顏按：大正天皇死於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昭和就即位，次日就是昭和元年十二月廿六日，而即位大典是昭和三年在京都舉行的）的時候很熱鬧，父親帶著我去看各種節目。虛歲當時是六歲。每家在屋簷掛著很大的燈籠，入夜一片燈火的燭光，用紅白兩色的牌樓，還要櫻花點綴。還有花車……這一些對小孩的心中刻下了華麗的回憶。尤其是本來入夜即一片烏黑的鄉下，這些出奇的燦爛給童心印下了深刻的憧憬。這是在那幼少的時候最特出的事情。（1950.10.24）

母親那邊的表哥、表姐，都是小時候的玩伴，而且也留下特別親密的感情。可能是因為母親介在這中間，而且他們都是在「府城」長大，所以眼界也比較大，玩得比較開心。他們在放假的時候，就到新營來住幾天，玩膩了才回去。我也常被母親帶著到台南，到赤崁樓附近巷內的他們家去。到台南去，在小時候，就是我最快樂的事情。

大概是三歲左右我到同歲的表姐房裡，吻了還睡在床上的表姐，被舅母看到。為了這一件事，後來還常被當做笑話的資料。後來，母親娘家的經濟狀況惡化，母親過世不久我又到

日本，以後互相就疏遠了。

有一次到台南運河去看「划龍舟」的印象，不過要回想，卻沒有多少記在心內的事情。只是當時表哥對我很好，晚上帶我去過繁盛的「夜市」，那些事情倒是還記得。

另一個記憶。有一次和父親到新營的餐廳，去的時候是中午。父親一個人喝喝酒，我在旁邊吃菜。然後來了一陣很大的「西北雨」，空氣忽然變得很冷，父親只好繼續喝他的啤酒，一直到黃昏，才經過一片泥濘的路回家。

以後我長大了，回想當年，好像在家庭感到寂寥的父親，酒似乎是對他唯一的慰藉。有時候想到父親的心事，就會想到要想辦法使父親得到安樂，不覺淚水盈眶。

一九三〇年春天，苦楝的紫色花朵散落的季節，我到新營公學校入學。校園中間有棵大榕樹，下面排著許多小凳子。我們在那裡圍著老師坐著，陳帶先生問我們：

「大家，如果將來想出人頭地的，請舉手。」

然後環視這些小孩。我實在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看看後面，跟來的家長都似乎要我們舉手，所以我也就舉手了。（陳帶先生是我三年級的老師，很受他愛護，不知什麼原因，畢業後逐漸無緣）在這以前，虛歲七歲，父親在紙上寫了很正派的日本字母，不過，並沒有向我說過一句日語。我小時候，對日文與日語，比較突出，完全是公司宿舍附近住的都是日本人，而且耽讀每個月寄來的《少年俱樂部》的影響居多。差不多也是那時候，鄰居吳先生的長子，有空就唸《西遊記》給我聽。一本書就唸了半年，這使我對事物發生很大的好奇心。因為附近都是日本人，我的遊伴甚少，所以對我來說，上學校就是和社會有了關係的開端。起初，什麼都不習慣，到小學二年級，一切都還不得要領，不上軌道。

這少年時代也有許多事情留在心頭，當

然，最快樂的是暑假。暑期作業對我是件快樂的事情。當時，母親身體還好，對我很疼愛，所以我也很任性。有了什麼事情，容易衝動，發脾氣就亂摔東西，有些癲癩性氣質，（我的生父似乎也有這種傾向）這種性向，就是到現在還是偶而會探出頭來。在許多節目、拜拜，我常站在旁邊看母親忙著。母親是古老的大家族出身，所以在烹調方面是位高手。農曆除夕和新年，是小孩最盼待的日子，在祖先的神位前面堆著柑橘的橙黃，迎著燭光，榻榻米也要換新的。冬至，還可以吃湯圓，吃了湯圓，小孩心上就盼待過農曆年。

好酒的父親，每逢日本的同僚請客，或參加宴會，出去喝酒，常帶我一塊去。父親喝他的酒，我吃我的菜。所以，自小時候，我不光對台灣料理，也對日本料理、洋式料理都很熟悉。這一些，就是在那寂靜的新營，尤其是公司的宿舍為中心，進行著我幼少日子的一切。初夏，父親在下班的時候，從扶桑花中抓了赭色的或綠色的蟬子，回來給我。那時候，父親還健康而且稍有些肥胖。

在學校，我的成績是出色的。當苦楝開那紫色的花蕾，就是學年結束的時候，我每年都帶著優等的獎品回家。接著就是那不太長的春假，給我一段快樂的日子。那段時間，糖廠剛結束製糖，父親也比較鬆閒。

公司的朋友的女兒（差不多跟我同年齡的），常成群到我家裡來玩。那時候，父親對待孩子很親切，常給她們一些糖果、香蕉，還玩一些魔術，讓她們高興，尤其棗子熟的時候來的人更多。我喜歡她們來玩，而且都是很好的朋友。上學以後，大概無形中產生男女之分，互相有些不好意思，就漸漸沒有來往了。

在鹽水的故鄉，有自祖父的時代留下的八卦厝（顏按：或稱為八角樓，一九八八年間都市計畫面臨拆除之命運），因為日本佔據台灣時，日本皇族伏見宮住過，第二次大戰中，日

本政府修理後，當做遺跡，光復後，才回到我們手中。祖父在世時，我家的「聯成」，是相當有名的。（當過新竹儒學正堂，賞戴六品花翎）這棟房屋只留下一個歷史，子孫沒落四散。有祭祀、婚喪，我才由母親帶著回去，那時候，各地的親戚都會回來，是相當大的一族。平時，那大而陰沉的房屋，反而讓小孩心內有些害怕，這可能跟我住慣了公司的、明亮的宿舍也有點關係吧。

在眾多的兒童中，我是最任性的。因為輩份高，大家對我相讓，這又助長了這種傾向。長著鬍鬚，已經有孩子的人，還得叫我「七叔」。而且貪吃，為了壞習慣，可能給了人家相當的麻煩。

公學校的朋友中，和有些人相當親交。不過，我的環境，大體上反使我走上孤單的路。儘管如此，長大了以後，偶而回到新營，他們還是對我表達了那深厚的友情。他們大都為了生計，照顧一家人的生活，很快就出社會，所以也成為這個地方的中堅份子，不過他們仍很念舊。在街上經營製冰公司的張先生，我與他在中學時代、留日時代一直保持深厚的友情。

展覽會和遊藝會等也有快樂的回憶。在日語的演講比賽上，也曾代表學校去台南，繪畫尤其是最拿手的，體操運動和音樂我都不成。運動會只有當觀眾的快樂，但回家的時候總因沒有拿到獎品，有些落寞。二年級的時候，為了看當時展出的「櫻花」到台南。古都台南，因為是母親的故鄉，小時候常去，曾對幼小的心靈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春天，當苦楝花開的時候，我由公學校畢業，完成了人生第一階段的學業。父親帶我到台北考高等學校的尋常科（顏按：四年制，畢業後直升本科）但因為日語的功力不足失敗了。不過不久後考上了台南一中（顏按：現在的台南二中）免了作初等浪人。入學那一天，父親帶我去，辦完了入學典禮和進宿

舍的手續，黃昏的時候，在宿舍的走廊送走了父親以後，那股難忍的別情、悲哀湧上心頭，眼淚不斷地流下。這是第一次離開雙親。我是鄉下的公學校出身，日本語不是很流暢，而這個學校差不多是日本人，這方面吃了不少苦。不過，這對我是一種很好的試煉，在這裡學了許多社會生活的應接，不過也因為這種環境，不知不覺地染上了日本人的性格。不管如何，那是我最得意的時代。同時，少年人的，也可以說年輕人的稍帶甜蜜的多情，也悄悄地滲進我的性格。早晨，在二樓的寢室可以聽到在屋簷的鳥啼，而黃昏，那夕陽落入我們稱為「巨人草原」的那片廣闊的草原。（顏按：當時駐在台南的台灣第二步兵聯隊的演兵場）這些變的景色給我一種哀愁和憧憬交織的不可思議的氣氛。對逐漸步入老境的父母，有難以形容的哀苦。難忍鄉愁，從秋天起，我開始由新營坐火車過學。就在這時候，認識了「阿多」，以後數年我們都有不錯的交情，和他互訴將來的希望，一塊去布袋的海水浴場，也去過關仔嶺，甚至到烏山頭露營。他是在這個時代不能忘懷的朋友，中學畢業以後，他唸台北商專，而我遠走日本，終成為永別。當時，他抱著到東南亞的志望，對台灣人比較有同情心，對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有時候也談了一些他的批評和看法。

中學三年，就在台南公園邊的日本人家寄宿，這對我的日本語有很大的幫助。那個夏天，去澎湖參加了一個星期的臨海教育。就在那時候，游泳有很大的進步，這是值得紀念的。而且也是第一次搭上很大的船，離開台灣。

從二年級的冬天，每星期天（暑假則每天）在台南永康機場參加滑翔機的訓練。那時候，種種環境的條件不錯，四年級就做了三六〇度的旋迴，五年級的夏天，經過了考試，得到了二級滑翔士的證書。這滑翔機的生活，在第二

高等學校也有兩年的經驗。當時愛讀《少年科學》月刊，而且對飛機模型的製作有興趣，所以想作一個工程師。

中學四年的夏天，地理老師內田先生帶我們到日本去旅行。第一次親眼看到日本的美和繁華，使我內心對日本本土有一股強烈的憧憬。可能在這一生，當時最能滿足我的好奇心，在快樂和感動上，也是這一生的頂點。那是十七歲這種年紀使然也說不定，事實後來到上海旅行（顏按：一九四八年夏天），雖然也是第一次，不過對新的地、人、事已經沒有那股好奇心。那是充份滿足了少年人的好奇心的旅行。京都、奈良的古色蒼然；東京、大阪的繁華，而且那霓虹燈描畫出來的暈眩，印象很深。在歸途的船上，甚至感到淡淡的近於鄉愁的心情。（1950.10.25.寫）

這一天，他剛好滿廿七歲生日，也是光復節。

受了戰爭的影響，軍訓的時間逐漸增加，最使人討厭。（顏按：軍訓派部隊的軍官，這是宇垣一成在裁軍時，為了免使軍官失業想出來的辦法）因此，畢業的時候，想到可以由軍制脫身，心內感到快慰（事實上並非如此）。查閱、野外演習是很吃力的課程。每個班上都有留級幾年的日本人學生，而且有那麼幾個年紀大又素行不良的人，有時候就停課，到練兵場的棒球場後面會合。這些軍訓不但使學業荒廢，也使升學率降低，給我們很大的損失。四年級，我又回到學校的宿舍，一直到畢業為止。

在此以前，上面也說過，二年級的時候，受到附近火災的影響，家裡也被燒掉，以後搬了兩次家，母親受了這打擊，以後常常患病。在我去日本旅行之前一時好轉，還為我縫了背囊。我旅行回來，她的情形又開始惡化，在我

中學五年級的初夏，五月十九日去世。我在化學的階段式教室的前面，接到電報。母親去世以前，已經移到鹽水那陰暗的祖厝。她去世以前，我去看她一次，母親似乎有點被害妄想，強烈地拒絕醫藥和拒食，也因為這原因，顯得很衰弱而且萎瘦。她在世時，我甚任性。由於沒有看過生我的母親，偶而想及她，心中很難過。後來我到日本，常常回想到她，仍是忍不住掉下眼淚。

我的中學生活的大半，都是在中日戰爭的那段時間。這在生活 and 思想方面給與我種種影響。與日本人的對立，使我陷入雙重的生活矛盾中。在民族意識的覺醒與從現實盡量逃避之間，我仍是取後者多。我的民族意識的開眼，是到了日本以後的事情。

一九四一年初春，我從中學畢業。二月中旬，我抱著希望，到日本岡山市考第六高等學校。因為這旅程，父親代我參加三月一日的畢業典禮，領了許多獎品回家，高興地流了眼淚，這是後來我的老師寫信告訴我的。後母也這麼說。（父親在我赴日的那一天，娶了繼母，是麻豆人。）

到了岡山，我有生頭一次嘗到寒冷的經驗，而且地方生疏，沒有熟人，這些條件相加，考試失敗了。眼看就要過第一年的浪人的生活了，立刻去東京，不過，仍然難忘那山紫水明的岡山。到了東京，住的問題有困難，而且剛開始實施「外食券制」，吃的苦與難是和往日大大不相同的不自由，而且孟春四月初仍是很寒冷，心內非常懷念暖和而糧食豐裕的台南，所以到了四月中旬，我就回到台灣。

公司的宿舍寂靜異常，「浪人」的那味也格外令人難受。五月上旬，去投考新設的台北帝大預科，本來心內也不甚熱衷，結果仍是失敗了。（顏按：這一年，低他一屆的戴振翻考上預科醫類第一屆。）結果是等於在台北的街道上，毫無意義的浪費了一個月的寶貴時間。

這段時間，我和同窗的王兄、郭兄住在煤煙甚多的古亭町的磚砌的三樓，也在這裡與郭兄決心再度赴日本。

五月廿七日的中午，正在豪雨中，我訪問了台商的郭兄的家。那一天，我是為了想早一些到日本而去訪問的。黃昏，兩個人就到夜市去吃鱈魚麵，我對當時郭家的印象模糊，只記得是在幸町的巷內。

就在那晚上，我抱著「不成功不回家」的悲壯決心，離開了新營，先去京都；因為初春時嘗到東京的不快的印象，而且很不自由。

京都住的問題容易解決，不過吃的問題相差不多，或許比東京更壞。而且補習班都是二流、三流的。集中在這裡的「浪人」的質也不好，缺少競爭的刺激，這麼一來，明年可能還是凶多吉少，心理更沒有自信。

就在這時候，六月下旬，德蘇戰爭爆發，我越發覺得過這種浪人生活不是滋味。同時，我又接到東京多摩川的郭兄和張兄的信，於是決心到東京。不過，仍是很難找到適當的住的地方，有時候，住在電車路邊的貧民住宅，每到深夜，就被電車的響聲吵醒。而且為了求三餐一飽，還得到處找「食堂」。（簡易的餐廳，當時要有食券才能買到飯。）以後，這些辛苦與奔走，比準備考試花掉了更多的時間。（顏按：看他當時的日記，也每天以此為苦）不過，這一次不能再鬆弛下去，已經沒有路可以退下來了，只得拼下去。人家說得有理——「浪人的心，如秋天的流雲」。前途完全是一片灰色的世界。

那年秋天，我進入東京府立一中的補習班。對位於「山王台」上那美麗的建築，感到某一些類似權威的象徵。這時候，我住在台灣去的學生住的高圓寺，在這裡，偶然地被那些由中國來的留學生喚醒了民族意識。因為那印象太深刻，我甚至想改考文科，這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出發，因此心中有一陣子糾紛。次一

年春天，又到岡山考第六高等學校，很可惜，又再度地失敗了。（顏按：第一次考試通過，第二次考試被刷下來。）由此迎接了悲慘的第二年的重考生（顏按：日本稱為浪人，在幕府時代，浪人是失業的武士，這時候，有兩種意義，重考生和知識分子的失業者。）

從春天到夏天，在「御茶水」的「日進高等預備校」（顏按：預備校是專業性的補習班），專心用功。這段時間，常和考進岩手醫專的沈兄有書信往來。郭兄也和我一樣，沒有考上理想的學校，正在「城北高等預備校」補習。「城北」是補習班的權威，升學率最高，進去還要經過考試，如能進去，似被保證考取一般。張兄也是重考，我們三個人有時候約個星期天，到和泉多摩川會面，慨嘆重考生的不幸遭遇，有時候在那裡游泳，散散心。秋天，我自己也進入「城北」補習。郭兄在市谷找到租房，受了他的誘勸，我也由高圓寺搬去與他同住。我們常在市谷一帶的食堂走動，想辦法把肚子填飽。那時候已經是有寒意的晚秋，我們的房間沒有辦法見到太陽，既陰暗又很寒冷。我在這裡過了「浪人」的最後的冬天。

郭兄受了他親戚嘉山兄的影響，對海軍和「一高」有憧憬。我曾和他到過「富士見町」的教會兩次，這是我生活中，最初到教會的經驗。

太平洋戰爭發生在這一年的年底。當時，戰爭已經對日本不利，年輕人悉數被徵召，所以我們這些重考生失去了去處。東京的生活逐漸變成使人越來越難受。我們房東的女兒——「志那子」——給我有兩三個較深的印象，她以後也考上了上野的「藥專」。

在這荒涼的我們住的二樓，我們迎接了新的年，當春天的陽光照亮我們住的房子，我幸運地接到「二高及格」的電報。我們在市谷的八幡神社境內相別，我向「二高」的仙台出發。朋友郭兄考「一高」又失敗，卻到上野車

站來送行。我心內有對未知的世界的憧憬及對朋友失敗的那難忍的悲情，錯綜共在。當時，是我廿一歲的春天。郭兄以投入東京的物理學校，未能貫徹初志（考了三年「一高」），他的心情的委屈無奈，我是可以體會得到。走在那如墓地一般的東京，生活對他是一種很重的負擔；教人不勝同情。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踏著尚未融化的雪到仙台，搬進第二高等學校的「明善寮」。年輕日子的那使人陶醉的高等學校的生活，也因為戰爭的種種外來因素的壓迫和激烈的訓練，使人被慌忙的日子所驅使。入寮歡迎會是徹夜的。每天早晨是長跑，下午在宮城平原又是滑翔機訓練。還有那負荷過重的各寮之間的比賽。（顏按：明善寮又分為一寮、二寮……而二高的學生宿舍似有四個學寮）只有「歡櫻會」是比較輕鬆的節目；尤其五月五日，端午節舉行寮的話劇，那是使人疲累不堪的。在這個時節，差不多除了上級生的叱罵以外，剩不了什麼了。相傳當年高山樗牛曾在那裡瞑想的「小台原」的獨木松樹，也不敢去那裡逍遙，我們一聽到「休講」，就忍著饑餓的肚子，到仙台附近的番町一帶找吃的東西來把肚子餵飽。朝晚被迫唱寮歌，嗓子都走荒了，唸不出德文的課文。在重要的上課時間，因為睡眠不足而打盹。那時候的教授都很好，這是很可惜的。所以，到現在，物理、數學和化學的基礎都沒有打好，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動物學的木村教授把重點放在實習，所以對蟾蜍、蚯蚓、貝類的解剖勉強在一年級中完成。尤其在冬寒的日子，沒有暖爐，冰硬的手握著解剖刀和鑷子，一直做到黃昏，對我是一段很好的回憶。這一工作，使我對生物的興趣變為決定性的。對軍訓仍是討厭的，不過比中學時代好一點。五月，到附近的農村——南鄉村去幫忙插秧。這是我在日本農村的最初經驗，在種種方面，都有很深的意義。我們要歸校那一天，他們特別搗米做糕餅送我們。在這鄉下，我們吃了許多種點心。自此以後，我們

時常到農村工作，這在當時無法吃飽的宿舍來說，也是一件很大的幫助。到了六月，我們住宿舍的人去爬藏王山，返途經由山形縣，飽吃了櫻桃。那時候，我才對寮的生活有點適應力，心內也覺得輕鬆一些。

暑假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所以我志願到函館（北海道的港灣）的港灣工作。只有兩個星期，全國專科以上的學校每校一個人。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到北海道，不過只侷限於函館附近，無緣去體會北海道雄大的景觀。心想以後還有機會，而回到東京，因而失去了一次機會，這是很遺憾的。（顏按：這一句才明白假定，他是沒有機會脫此一劫了。）在東京，我又遇到久違的郭兄。當時他住在代代木的姓佐田的家。我們在食堂找吃的，也談了許多事情，而後我回到明善寮，想不到這是和他最後的相聚。在這孤獨的旅程中，又訪問了朋友藤本的家，受了他母親和姊姊的款待，這才感覺到所謂家庭的溫暖。對我來說，這是很美的一個回憶。

隨著秋天來臨，仙台的天空就更高，更美。短艇競漕、二高運動大會、游泳大會，一切都顯得太悠然而帶些滑稽的味道。以前老是老氣橫秋的高年級，已這時候也變得很有人情味地互相談論。宮城平原的胡枝花長出花穗，秋天更深，往往和朋友去看月亮，去喝酒，有時候蓋同一條棉被，談到快天亮。無端地有一股對人親慕的感情，湧向心上。讀書的效率也好了，對利府（顏按：地名）的梨子也感到不錯，也吃草莓。有時候到盛岡（岩手縣首治）去訪問沈兄，吃了那很好的地利舍斯或印度種的蘋果，都是很大一個。那一段日子的回憶太多。平原的藤原三代繁華的故跡（顏按：在鎌倉幕府之前，藤原三代，曾因當地產砂金及多產獸皮，又藉蝦夷的武力，繁華甚至超過當時日本其他地方，但後來為鎌倉幕府所滅）在一片芒草之中，思念當時的榮枯盛衰，也是那時

候的事情。那時難忘的朋友有兩位，一位姓鈴木，人不高卻愛文學，對人生認真地探討；另一位是淡水人，本姓楊，當時改「中目」，回台以後也一直往來，可說是肝膽相照的朋友，對我的思想的影響最多。

秋天的「寮祭」（顏按：宿舍的紀念日），尤其是那一天的演話劇，和盛大的晚宴，在當時真可說是豪華版。通過這些活動，住在宿舍的成員，互相融洽，做到以友之憂為己之憂，為朋友的喜欣而高興的地步。在這裡產生友情，互談對人生和世界的抱負。

一九四四年一月，郭兄以海軍軍屬的身份到南方，我寫了一封勉勵自重的信。在東京徬徨之後，他打開的一條路，想不到就這麼一去變成永訣了！他可能是去拉波爾或托拉克島一帶吧。那年春天，他從防空壕中，在漏下的微弱的光線中寫了兩次信，到了我的手中，而後一切都不明了。在信裡，他反而對東京的天空感到鄉愁和留戀。和他這種信的往來，想不到又成為後日另一段緣份。（顏按：指他太太）

春天，我成為一寮的委員兼明善寮的幹事。（顏按：庶務幹事，等於副總幹事）就在那種不安定的學生生活中，戰爭一刻一刻傾向戰敗，在這種很矛盾的日本的生活氣氛中，不得不受影響，而最後被動員到火藥工場，一切都已經是為了戰爭了。

冬天到「作並」溫泉，倒是一個很好的回憶。銀白的世界，這是愈到北方才能體會出它的美麗。

一九四三年冬天，又到「芝姬村」的農村去刈稻、打穀。在那裡，我住在老詩人伊藤直志先生的家。他給人的印象很深刻，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老好人。

一九四四年夏天，學徒動員令（顏按：日本稱大專生為學生，中小學生為生徒）下來了。我們被動員到仙台附近的船岡海軍火藥廠，一直到翌年一月，大約半年，我們都在那

員工宿舍過日子。每天，在發出強烈的煙霧的混酸中，我們做著綿絲的工作，搬運硝化的綿絲，而且分為日班、小夜班、大夜班，三班制進行。冬天的大夜班尤其辛苦，那是超越了寒冷，只覺得很痛的感觸。而在零下十五度，拉那輛雙拖車的柄，實在只有做過的人才能體會那味道。一九四五年三月畢業才離開工場，那時候，冰還沒有融化。離開的前夜，我和同室的鈴木、中目到船岡的二高先輩佐藤先生家訪問。他家是地主，有很大的房屋，在很深進的一個客廳，圍著「圍爐」，和佐藤先生的母親（顏按：她是女子大學出身的。在東京女大只有一家，名為大學，其實是專科。）談了很多。她以熱牛奶和柿餅招待我們。夜漸深，我們心內卻感到溫暖。在那裡過了那麼多辛酸、勞苦日子的船岡的天空、山川，這時候留給我們太多的留戀。

回到宿舍，我們的低年級的準備了送別會。因為戰爭，我們的就學期間由三年被縮短為兩年。不過，這兩年中，也經歷了許多事情，不盡的別情，因為喝了苦澀的蘋果酒而醉了。大家合唱「中杉山的別離歌」時，我還掉了眼淚。

東京大學報到之前，我們一直在明善寮過日子。（顏按：二高除了明善寮，還有日新寮等。）低我們一屆的人，代替我們去工場。我們畢業生就在寮中的一個房間，煮大鍋飯，臉上都是煤煙，好像山賊一般，虎嚙狼吞。當時東京剛遭到三月十日的大轟炸，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燒光了。仙台的春天到了，不過，更近敗戰的日本到處都是黑暗的。有時候，到二高同窗許兄的家，受他母親的款待。森林的都市——仙台，我們要離開它了，算來是很短暫的兩年。

在此以前，一九四四年三月的春假，我和二高的朋友，冒著交通的不便，到京都、奈良、大阪，而後到宇治山田（顏按：伊勢神宮

所在地），又一次經過了這美麗的故蹟，戰後又去了一次，這一帶我算是走了三次。在路途中，給朋友們增添了許多麻煩，在那糧食很困難的時代，他們都歡待我們。在清水的鈴木家，我們吃光了蜜柑，他母親又和氣又爽朗，給我印象很深。缺少家庭溫暖的我的生活，對這很羨慕，或許我心中正覓尋母愛的溫暖。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我回到被戰火燒成滿身瘡痍的東京。東京帝大周圍被火燒光，它本身卻還保持原貌。沉著而偉風堂堂的建築物，路兩邊的銀杏樹，在那鐘錶台前的「安田講堂」，都有日本最高學府的風格。一步一步踏著，心內有股終而達到了長年的願望的、安篤的喜悅。不過，日本戰敗的陰影卻投在那上面。因為房屋被燒毀甚多，我有時候住在本鄉的先輩租的房子，有時候就和別的學生一起住在沒有折光的舊木造的病房。

東大從四月開始授課，為了要應付什麼時候都可能被中斷，所以課程進行得很快。到六月底，基礎醫學的六科都結束了。因為差不多買不到書，而且肚子太餓，像解剖的實習，我也常翹課。不過，教授卻很沉著，在空襲警報下，也不停地講課，每天到下午五點才下課。肚子實在餓得使人難受。在這段時間，小川教授及緒方教授的講義，印象特別深刻。在這中間有兩次大爆炸，我親眼看到那燃燒的東京。

七月休假，所以，我們就疏散了，和東大的林兄、劉兄、阿栗，先到芝姬村，而後又到十和田湖一帶遊玩。時局太緊張又混亂，本來想一直躲在農村，可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了。

再過了幾天，我們回到東京。不久，美軍也進駐了。戰後的日本情形太混亂，而且吃的問題無法得到妥善的解決。在不安定的生活中，我們日日遙望台灣的天空，等待著，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故鄉。（1950、十、廿六晨寫）

日本的戰敗及中國的勝利，還有台灣的光復，給我們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非常深刻的影響，而且，在今天仍在繼續地進行中。

獻給忍苦的我妻，還沒有見面的我兒阿毅。

S·Y·一九五〇、十、廿七
父親字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葉盛吉在日記上寫：決定回台。三月十八日，到吳港；四月二日中午才坐貨輪改造的美國V024（七五〇〇噸），離開吳港，因為低氣壓半途在石垣島停一天；四月八日早上，看到台灣，中午登岸。有一句話：「看了國軍甚是失望」。四月十一日，在台大完成了登記學籍。四月十六日，在《台灣列紳傳》看到，祖父當過新竹儒學正堂，賞戴六品花翎的官。五月二十日，做開南工商的老師。六月廿四日到七月四日，在台大醫學院，由金關、森及細谷三位教授，做了兩星期的實習補課。

在這以前，他才知道生父的地址，五月一日，隔了廿二年的歲月以後訪問了自己的實家。而七月十二日，農曆是六月十四日，就是廿二年前生母故世的忌日。而對他影響最大的「中目」（老楊）去了上海。

八月廿五日，他付宿舍的伙食費四百元，可見葉盛吉是比我早一年住進宿舍的。台大醫學院本來沒有宿舍。但後來常有小偷來偷馬達、顯微鏡等東西，所以校方准一部分學生住進各教室的空的房子。那時候，大部分的人是自己打發吃的問題，以後才在舊赤十字醫院的老式木造病房，（只有一部分用煉瓦一磚一稱

為本館）做為臨時學生宿舍，由當初數十人，到一九五〇年六月的將近二百五十人。連醫預科的學生也收容了。

十二月，葉盛吉又入延平學院的夜間部。但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以後，日記沒有任何記載。三月廿七日，白崇禧將軍在法醫學系對學生訓辭。寫到四月八日又中斷。十月廿五日，光復節那一天，也是他的生日，與親姐相會又開始寫。一九四八年暑假，他和一群同學到上海，當時，他的朋友楊，正在北大經濟系三年級。他正式加入宿舍是六月六日。

葉盛吉與太太相會是十月二十四日。就是為了他的朋友，郭先生的消息。翌日，他把郭先生的信或明信片交給郭先生的大妹，就是他以後的太太。翌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他們在台南的民族教會舉行結婚式。

由日記的內容，看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葉盛吉到東港出差；而五月二十九日，就是我在新公園逃走那一天的次一日，下午四點，葉盛吉就被捕，並送到台北刑警總隊的六號房。那也是我二十天以後，住了三天半的那個房間。那木板上還刻著林姓的某刑警隊長（註五十五）的七言絕句的詩一首。

寫這一段，目的只是想說明，思想是累積行為的一種經驗的質量關係，它不斷反映著社會存在的反應，有的人不能累積經驗的教訓，只是如塵埃般徒然的堆積。如果做得到由經驗的學習，也有許多不同模式的變化。如果把這些稱為意識形態，那就算意識形態吧。既然會變的東西，即不可能永遠停頓在一個點上，它不過是生命的軌跡上的一點。但對這一觀念能夠坦坦然接受的人並不多。 >> 待續

註五十五 ◆ 林正亨，霧峰林朝棟的後代，第一個被槍決的台籍人士。

冷班長

■侯念祖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
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
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

——李頎，〈古意〉

初夏的偶遇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們第一次遇見冷班長。那段期間，我正在清泉崗空軍基地旁的一個眷村裡進行田野工作，四處尋找我的訪問對象。那天，我和CK頂著初夏的陽光，在村中的一條戰備鐵路上邊聊邊走著，我正打算帶他到前些日子我所發現的一處墓塚去。

那處墓塚規模並不算大，但明顯地分為新舊兩區，舊的那區年代較為久遠，蔓生的雜草有如亂葬崗一般，葬滿著在這個村中逝去的老兵；而新的那區則幾乎都尚未使用，從已立好的墓碑上看去，也都是老兵自己或其親友為他們身後所預留的墓地，其中，大約有五成，在墓碑上的落款處鐫刻著：生前自立。另外也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不少墓碑上，刻著的卻是「養子女立」。

那時，為了進行這個田野研究工作，我曾經在這個眷村裡租了個房子，房東是個本省中年婦女，她在這個村子中擁有一些房子，而據她說，這些房子都是她的「乾爸爸」在死後留給她的。我很難想像她如何能拜認了這麼多的「乾爸爸」，並讓他們在死後能將遺下的房屋贈送給她。不過當我知道我所租用的那間房子原是個已死去的老兵生前所居住的時候，那間房屋內嗆鼻的霉味與一些遺留下的皮箱、衣櫥等物，的確讓我感到十分的不舒服，而這種感覺甚至到了這樣的一個程度：某天下午，當我正

在整理一些記錄時，電力供應突然地中斷，雖然午時的豔陽高照，但是屋內那股帶著陳年霉味的陰冷空氣，卻使得我立刻收拾起紙筆，匆匆地改換陣地到村口的一家泡沫紅茶店繼續我的記錄工作。

其實，這種不由自主的驚恐感受在我的眷村田野經驗中並不陌生。幾年前，當我在另一個眷村進行田野工作時，夜裡供我歇息的那個房間，正是屋主的母親幾十年前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所在，這使得我在好幾個夜裡突然醒來時，眷村那種在深夜中特有的死寂，都讓我有一股衝動想要逃到附近的三溫暖過夜。

那天，我和CK在鐵道上走著，在接近那叢墓塚不遠之處前，我們遠遠的就看到一個瘦小精壯的老外省人，長著滿臉如刺蝟扎毛般的落腮白鬚，在初夏已然燦爛的陽光下頭，站在鐵道上朝著路邊的一部機動板車上拋放成捆的紙箱與舊報紙。就在那輛板車旁，另有一位較為肥胖、但動作蹣跚的老外省人，手足維艱地正在整理著被拋在板車上的一捆捆廢紙，他的遲緩動作，令我好幾次都為他即將被從板車上滾落下來的紙捆砸到而擔心。

我們經過一座小鐵橋，走到了他們身旁，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冷班長幾乎是在我們做出打招呼的動作之前，就先對我們做出了回應，我們竟是如此順利的便認識了這位個性爽朗、並自稱「男人就要有鬚子」的冷班長。

我說「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順利」並不是沒有原因、而完全只是我們對於田野工作中田野關係的接觸與建立抱持著一種過份的、自我營造出來的焦慮所致，這當然是來自於許多次經驗的累積所造成的一種「合理期望」。

普遍來說，眷村的居民對於突然闖入他們生活世界的外來者都懷抱著一種疑慮與打量的態度，對他們而言，保持距離是最安全的作法，反正在他們的生活軌道中，我們原本就是個多餘甚至麻煩的存在。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描述也許正好符合了他們對於眷村「自我封閉」、「拒絕融合」等等特性的想像，不過，容我給個建議：不需要這麼輕易的做出這種結論。

因此，在眷村中進行田野工作往往是個高難度的挑戰。我們經常必須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去經營與維持一個如同朋友般的交往與信任關係，當然，對於我而言，這也絕非是一種具有功利性質的策略：我經常深深的陷入了他們的感情與價值、情緒之中。

田野中的歷險

或許我可以在這兒舉出我於一天之內所遇到的兩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有時甚至帶著危險性的高難度挑戰。

在這個村子的某個出入口處，我經常看到一個穿著一身破舊草綠色軍服的老外省人，他是個拾荒者。在他黑黃枯瘦的臉孔上，那對稍顯突出的雙眼強烈地透露出一種警覺、敵意與自我防衛的訊息。由於我是以眷村中的邊緣生存者做為我的接觸對象，於是某天，在對自己經過一些「心理建設」之後，我決定對他進行試探。

那天，我將機車停在附近的一座遮雨棚前，裝作若無其事的朝著他家門前的那堆破爛舊貨走去，那時，他正好推著一部破推車回到家門口來。他一眼就瞧到我這麼一個不速之客站在他的家門前，於是手上握著一把大榔頭、充滿敵意的向我走來。

我壓抑住立刻逃走的衝動對他善意的笑著，但是全身的肌肉也蓄勢待發。

「你要幹什麼！」他緊握著榔頭，像隻不

安而急於自衛的猛獸，隨時都要向我撲來。我很清楚我已經侵入了他的領域而讓他感到安全受了威脅。

「這是什麼啊？」我依舊是堆滿笑意地指著身旁的另一部破推車問他，試圖化解他的敵意。

他瞧著我，半晌不發一語，我臉部的肌肉因為笑容的僵硬而不由得抽動了起來。漸漸地，我看到他緊握著榔頭的那五隻手指似乎有了鬆動的跡象。

他放下手上的榔頭，說了句：「推車。」我的心裡因為突然的放鬆而呼了一口氣。

「你要修理嗎？」我繼續問道。

「修理！修理！媽你個屌！修理！」他突然發起脾氣來。我不知道他是在罵我還是詛咒那輛該死的破推車。

「修的好嗎？」我假設他的咒罵不是針對我而發的。

然而，他不再回答我，自顧自的帶著難以解讀的微笑念起那輛破推車上的編號（它顯然原是個軍用品）：「七么九……」，接著卻立刻換了張表情繼續咒罵著：「媽你個屌！都壞了、鏽了……管媽你個屌！沒有用的東西！」罵著，他進了家門不再出來。

挫敗感頓時上湧而來，我怔立了一會，默默地離開了他的家門口。

不想服輸的我立時又發現了另一個機會。就在那位拾荒者的住處旁與緊鄰著的河溝之間有著一條小巷子，巷子裡座落著幾間矮小的破屋，而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人正站在那兒，我心中打定了主意，不管這時烏雲逐漸佈滿了天空，陣陣吹來的南風正在預告著即將屆至的午後陣雨，立刻便往他那兒走去。

老人站在一處矮牆前，看到我向他走近，咧開嘴笑了起來，從他張大了嘴的口中，我看到僅存的幾顆可憐的牙透露出無比的善意，我開始感到興奮。

這是好的開始，接著，老人先張口對我說話。

在那一剎間，一盆冷水當頭淋下，彷彿這是一場已經安排好了的玩笑。我幾乎完全聽不懂他的話，那是一種聽起來像普通話卻又帶著濃厚廣東腔的語言，而這又因為他缺了牙的緣故更為含糊不清。

我們兩個費力地「溝通」著。老人在他的手掌上連說帶寫，我才終於知道了他的姓。但是緊接著一大串的嘍咕，我無論如何是無能為力了。

我試圖從頭來過，於是我問他：「您幾歲了啊？」

「我十七歲。」他邊說邊用手比劃著，總算使我又聽懂了一些。但是他的回答卻更令我感到疑惑，十七歲！？

我懷疑他出了點小錯誤，於是我問他：「你十七歲？還是七十歲？」

他依然給我同樣的回答。我不死心地重複問了幾次，又試過各種我所想得到的可能性，例如，他是不是民國十七年出生的、是不是他母親十七歲的時候生下他、是不是他十七歲的那年來到了台灣……等等。但是老人卻十分堅持他最初給我的答案。

我正在盤算該如何再和他交談下去，這時卻輪到他發問了，他說：「你幾歲啊？」

我陷入一種尷尬的場面，我該據實回答嗎？但是，他十七歲，我應該幾歲呢？

「我二十八歲。」我發現自己完全沒有選擇，只有據實以告。

他搖搖頭，說了句：「我看不像。」我又樂觀了一些，畢竟，我覺得，他還是有基本的「理性」的——他如果是十七歲，那我怎麼可能比他更年長呢！

我笑著問他：「那你看我像是幾歲？」像是參加估價遊戲一樣，我期待著他揭曉謎底。

「二十歲。」他說。

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像是一個跑錯舞台的演員，台上演出的是一齣荒謬劇，而不知道應該將錯就錯的演下去或是乾脆摸摸鼻子退場的我，使得整齣戲顯得更為滑稽不堪。

我幾乎是無助地將視線移到老人身後的舞台背景上。在他背後，一個已經被柴火煙燻的通體漆黑的破爛水壺正在燒著開水，矮牆前的地上東一堆、西一堆地散落著數十個那種廉價的蕃茄汁鯖魚罐頭的空罐子，另外，我還看到了在一張報紙下覆蓋著一盆已經下好的白麵條。

「這些是他的食物嗎？」我雖然疑惑，但是終究沒有問出口。

老人又嘍嘍咕咕地說了一串話，邊說邊往後面的一條小路走去，進了一間屋子。從那扇破紗門望進去，屋裡邊點著一支蠟燭，被風吹得忽明忽暗的燭火透露出一股詭異的氣氛。

這時雨終於傾盆而下。

冷班長的退役生活

說了這兩個故事，應該便不難讓人理解，當我們遇到了願意拉開嗓門、對我們侃侃而談的冷班長時，將會對於這份「可遇不可求」的偶然邂逅感到多麼的興奮了吧。

冷班長是江蘇人，和許多老兵有著同樣的命運。在民國三十六年國共內戰時，冷班長的家中因為長子早已在對日戰爭中殉身而只剩下他一位男丁，就這樣毫無選擇地被國府抽了壯丁而入伍，那年他十六歲。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冷班長用這句成語訴說著這其中的微妙等合：男就是丁（釘），丁就是兵。

「所以我又不是好男、也不是好鐵。」他帶點自嘲的解釋了歷史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

陷入回憶的冷班長述說著他那在對日戰爭時期配著兩把白朗寧手槍、威風凜凜的父親，也學起他那裹著小腳的母親走路的模樣。這是

冷班長對於他的父母的唯一一次描述。入伍後，他再也沒有見過父母一面。冷班長說，「那時候要回家都要開小差」，但是他不敢，因為「我曾經親眼看過開小差被抓到而被活埋的人。」就這樣，父親的形象化為永恆的白朗寧，而母親則是記憶中那雙永遠的小腳。

在退役之前冷班長擔任的是陸軍通訊兵中士班長，由於一直無法獲得升遷，他開始打算辦理退役，那時是民國五十八年。然而在他打定這個念頭的同時，長官告訴他，如果他願意調到台東知本的開發大隊去，除了每天只有工作四小時的輕鬆待遇外，還可以讓他調升為士官長，冷班長於是相信了長官的這個承諾。

結果，冷班長在知本一待就是四年，每天在海邊做著構築堤岸的苦差事，既埋雷管、又挑砂石，工作時間在十二個小時以上。最重要的是，長官所慷慨給予的升遷士官長的承諾並沒有實現。於是冷班長這次硬下心來，堅決的辦理了退役。他退役時一共支領了四萬八千元的退役金。

在那個年代，四萬八千元說來不少也不多，冷班長支用了其中一半幫一位死後孑然一身的老同胞起造了一座墳；而剩下的那一半被另一位同胞借去，據說是要做生意，但此後也就無影無蹤。兩位同胞，一死一生，就這樣花光了冷班長的退役金。

由於冷班長的退役金是一次全額支領，自此便成為了退伍老兵口中所謂的「自謀生活」者：這是一句退輔會從不正式承認的老兵用語。

自謀生活與自求多福其實是差不多的，那麼，我們的冷班長又是如何謀生求福的呢？

四十二歲的他，仗著在軍隊中所磨出的強壯身體，做過各種各樣粗重的工作。他待過爆竹工廠，卻在一次大爆炸後失去了他的工作。他也在建築工地工作過，每天推著搬運車、扛著水泥在鷹架上高來高去。直到有一天，他親

眼目睹與他一同工作的一位原住民小伙子（五天後就是他的婚期）從毫無防護設備的鷹架上倒栽蔥地墜落到地面，繪佈在地上的腦漿像是婚禮上紅紅黃黃的喜幛一般。冷班長因此辭去了這份工作，轉到了一間木器工廠從事起鋸木料、做菜板的工作。而後，卻又因為雇主經年積欠他的工資、催討無果而再次「轉進」其他頭路。

不斷轉進的冷班長，之後又待過電鍍工廠與塑膠皮箱工廠，電鍍工廠的廢水加上塑膠皮箱工廠的有機溶劑終於在冷班長的身上造成了無可痊癒的傷害。自此之後，每當天氣轉冷時，冷班長的小腿上就佈滿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有時候因為奇癢難耐而搔破了水泡後，冷班長就將黃稠的膿液擠出，接著用煙灰抹上，這是他自己摸索出來的克難醫療方式，他表示這樣可以止癢。

其實冷班長退役後的自謀生活生涯，也正是台灣各式各樣中小企業中勞動者的寫照。台灣的中小企業由於因應市場變化的轉型能力強、彈性大，因此經常被謳歌為台灣奇蹟的創造者。然而，我們卻也可從冷班長的身上看到，這樣的彈性與能力，其實正是因為將代價轉嫁到像冷班長這樣的邊緣勞動人口之上。若是要細算這本帳，至少在冷班長他們那兒，負債絕對是大於資產。每當冷班長向我們述說著他過去的工作生涯時，他總是會在最後加上這麼一句話：「外面比部隊還要苦，身體在部隊裡還好好的，都是退伍後做工作做壞了！」

縱使如此，冷班長依舊是不願意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掙錢的機會。

在我們認識冷班長的那段期間，他已因體力的衰退而無法再到工廠工作，那時他主要做著拾荒的工作，每天深夜從家中出發，沿著村中的每一條路一直拾到清泉崗機場的大門前。冷班長最喜撿拾的是啤酒鋁罐，因為這種玩意

兒要比舊報紙、廢紙箱要更來得值錢。從深夜一路撿拾逕到天明，接著，冷班長便直接到營區的副食供應站去報到：他在那兒負責管理伙食兵們搬運副食品時所用的推車以及冷凍倉庫，得空的時候還要肩負打掃清潔的任務。這個工作讓他一個月可以獲得九千元的工資，但若是遺失一輛推車，他卻必須賠償三千元。

我為他抱屈，認為這份所得太不合理。但是冷班長說：「白花花的新台幣，何必跟它過不去呢……我現在能賺就賺，否則哪一天我過去了，他們母子倆還能夠靠誰呢？」

冷班長和他的女人

冷班長並不是這個村子裡的原住戶，他是在我們認識他的前一年，從一個叫做三豐村的地方搬過來的。冷班長之所以會遷移到這個村子來，背後有著一個在我們看來十分奇罕的因素：為了他的「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是冷班長對於他太太的稱呼，而冷班長會用「那個女人」來對我們稱呼他的太太，倒不是因為什麼「大男人沙文主義」的因素，而是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法律上所認可的婚姻關係。

冷班長的女人是美濃人，在十八歲時被她的母親賣給了一個上尉軍官，她當時對於這段買賣的婚姻並不樂意接受。但在訂婚的當晚，她被那位上尉軍官強拉到台北投宿在一間旅社裡。原本她盤算著要如何矇個機會開溜，然而，身無分文的她，又身處於一個完全陌生、因此對她而言可說是敵意與危機四伏的大城市裡——連車子都不知道該如何搭，無論如何是怎樣也跑不掉的。因此，當晚在沐浴之後，就在舉目無助的情形下，將她的身體被迫獻給了一個幾乎可以說是全然生疏的中年男子。

「水滾了煮蕃薯湯……我這樣說你就知道了。」冷班長的女人含蓄地用這個隱喻向我描述了她的初夜。

「水滾了煮蕃薯湯」，聽起來是多麼合理的一件事情，然而這一切卻都在不合理的前提之下進行著：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床、陌生男子的性器進入了熟悉的身體之中。

而後冷班長的女人便因為懷孕而絲毫沒有反悔餘地的嫁給了這位軍官。不過，我們的這位軍官卻還因為懷疑他所種下的這個種不是他幾近於強姦行為的結果，而曾經打起如意算盤地意圖退婚。

婚後，她在丈夫的要求下進入職場工作，領得的工資涓滴不剩的全給她的軍官丈夫拿走，連一件新的衣服、一雙新的皮鞋，都無法按照她自己的喜愛而購買，一年到頭一身灰撲撲的打扮。後來，我們的這位灰姑娘在三義的皮鞋工廠工作的期間，認識了當時在木器工廠工作的冷班長，因為冷班長對她的體貼，兩人開始發生了性關係。而當這位上尉軍官發覺了他的妻子與冷班長的關係時，他並未因綠帽罩頂而感到特別的氣憤，卻擅於計算地向冷班長提出十萬元分手費的要求：他願意與她妻子離婚。但當冷班長依約付給了他十萬元後，他卻沒有依照約定辦理離婚手續，並且還扣下了他妻子的身份證——按照冷班長的說法，這是因為這位領有終身俸、得以「官大餉」的上尉軍官，仍舊貪圖著那份因擁有配偶而可以享有的多餘配給。

在這樣拖磨的情形下卻過了將近十年，最後為了避免那位上尉退役軍官的一再糾纏與恐嚇，冷班長帶著他的女人以及她和冷班長所生下的一個兒子，避居到這個村子裡來。而由於無法申報戶口，他們所生下的這個兒子遲遲未能入學，在我們認識冷班長的那年，他的兒子十二歲，卻只唸小學一年級。

冷班長在鐵道邊的這間屋子是他用三萬元買來的，房子的結構則是以紅磚、混凝土加上木材搭建而成，雖然殘破，但還勉強可以算的上

是棟二層樓的建築。這間有著一扇看來甚為突兀的紅門的破舊屋子，原本是住著一位單身老兵，平時以拾荒為業，並在村中的市場幫忙清掃工作。後來，這位被人認為精神有些問題的老兵，在屋子裡喝下農藥自殺，屍體直到一個星期後，才因為腐爛發臭而被人發現。也因此，這間他生前所居住的房子便沒有人敢接手，而冷班長也才能夠以三萬元這種異於尋常的低價買到這個棲身的所在。冷班長笑說，他原本就是住在墳墓邊與亡靈為伍，所以對於這間破屋被一般人所畏懼的鬼聲魅影一點兒也不在乎。

單身老兵的悲歌

一九九八年年初開始，一連串的獨居老人死亡事件似乎震撼了這個習於表面的幸福繁榮的社會；但是，這樣的事件在這個眷村中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死亡是這個村中的常事，而被遺忘的老人以發臭的遺體引起人們對他的最後關注也從來不曾間斷過。這種被一般人視為特殊而以慘劇來加以看待的死亡方式，之所以在這個村中會變成為一種常態，原因就在於這個村子的特殊結構。

雖然在國家行政機構的累牘積卷中，這個村子以「眷村」的形式而被記錄與存在著，但是若從其起源來說，它其實是個自發性的社區而有別於經由國家的規劃與興建所形成的眷村。在以往，外省籍軍人若欲分配到一戶眷舍，除了軍中表現與年資等條件外，還必須是已婚者，換句話說，「有眷才能有舍」。然而在一九六一年以前，受到軍人婚姻條例的限制，除了軍官與伙食兵之外，低階的士官兵在婚姻上受到相當嚴格的禁制而不能任意婚娶；在國家反共聖戰的偉大使命下，他們被迫成了單身者。或許這是擔心，當他們享有一丁點兒的溫情包袱之後，便會影響他們在戰場上殺人與被殺的決心。於是當他們退役之後，在面臨

居住的問題時，最經常的解決方式便是在原本服役的單位附近佔用公有土地自力搭蓋住屋，這個眷村便是如此形成的。

「那個時候，只要你用石頭圍起一塊地，這地就是你的了」，我在一家原住民女子所開設的小吃店中遇到的一位老兵這般地回憶訴說著。

因此，在這個眷村中，存在著大量的單身退伍老兵，缺乏親屬網絡的支撐而獨自居住著，在這樣的情形下，孤寂地死亡後所遺留下來的腐臭屍骸會不時被人發現，也不是什麼太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

而腐臭的屍體除了變成為蠅蛆的營養來源之外，卻也因此意外地成為一些兀鷹般的人們趁機肥壯自己最佳的機會。由於按照規定，單身老兵去世之後，扣除掉辦理後事的所花費的金額，他們身後所餘下來的財產一律歸屬國家所有。因此，在這個村子裡就不斷地傳出，一些自治會的幹部，經常會勾結殯葬業者浮報喪事花費、或是將一些不曾被記錄過的死者財產納為己有，大發死人財。

在婚姻上所加諸的限制，深遠地影響了這些老兵的後半生，最通常的就是這般地終老一生。即使是在退役之後能夠有機會組成家庭，由於年紀已超出正常婚齡甚多，再加上困苦的经济條件，他們能夠擇偶的空間相當有限，且大多是同為社會邊緣的生存者：原住民，或是生理、精神上具有缺陷的台籍女子，有的甚至是外籍新娘。而他們與子女之間的年齡差距更是一道無法跨越的世代鴻溝：六、七十歲的年老父親卻有著僅就讀中小學子女。我們一般人所想像的、在這個年紀應該享有的「正常家庭」的天倫之樂，從來不會出現在他們身上；他們依舊必須拖著年老力衰的軀體，奮力地做著邊緣性質的工作來養活他們那尚未成年的子女。

就以我在另一個眷村認識的老周來說好了。老周在軍隊時的階級是中士：一個他幹了

二十多年再也無法往上升的位置。在軍隊中同樣受到了婚姻上的限制，使得老周一直到了一九六六年才得以結婚，那時他已經快要四十歲了。然而我從來沒有在村子中看見過他的太太，每當我問起，老周也總是忿忿地以「別提那個女人了！」來回應我的問題。村子裡的人告訴我，老周的太太是個本地女子，精神狀況並不好，但卻嗜賭如命。

在一九九三年我認識老周的時候，他最大的女兒才二十出頭，而最小的女兒則正就讀小學四年級，和老周的年齡距離相差五十多歲。同樣的，我從來沒有見過老周的大女兒，老周也不太願意提起，若是我問起他大女兒的職業，老周則一概以「不知道」來堵住我的嘴。老周在一九七五年退役後，曾靠著他在軍隊裡所習得的一些電器修理技術開了間小電器行，但是不久之後就因為他妻子的因素憤而關閉了這家小店。歇業後的老周，就只有以一些時有時無、工資以幾角幾分來計算的家庭代工，以及拾荒來維持他一家的生活。而在我認識他的那段期間，他拾荒的收入是三個月共得八千元。

但是，老周的遭遇或許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他至少結了婚，雖然不算美滿，卻至少有個屬於他自己的家庭。和一些年少時即離鄉背井，幾十年來無法再得見自己的父母，甚至生死兩茫茫，而來台後卻又一直無法結婚因而斷後的其他老兵相比較，老周恐怕真的算得上是個「幸運兒」了吧？

讓我們將鏡頭再拉回到清泉崗旁的這個眷村裡來。

在這個眷村的一棵榕樹下，有次我和一群老兵們談到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紛紛抱怨過去在軍旅生涯中的婚齡限制、使得他們的後半生過著淒涼的生活時，一位因為退役後在工廠工作而遭機器碾斷右手三根手指的老兵突然歇斯底里地喊出這麼一句話：「毛澤東殺我父

母、蔣介石絕我子孫！」雖然在旁的其他人立即敏感的制止他再說下去，但是他那悲戚的神情與高舉的殘缺右手，以及對於那擺佈他的歷史所進行的哀憤又無奈地抗議，在十二月的寒風中，留下了一幅令我永遠銘誌於心的畫面。

這種孤寂的印記是永遠也不會消失的，即使在他們死後，他們的墓石碑上往往也因此鐫刻下最永恆的記號——生前自立，對著像我這樣不經意的闖入者，訴說著他們悲涼的一生。

邊緣人的悲劇繼承

社會邊緣人的悲哀就在於悲劇常常會作為一種遺產，世世代代地被繼承下去。

在我剛進入這個眷村時，一位報導人就告訴過我在這個眷村中，青少年吸毒的情形十分常見。而當我按照這位報導人的建議前往拜訪一位在這個眷村中曾經進行過吸毒青少年輔導工作的某位教會傳道人時，他這麼告訴我：由於這些青少年的年紀和父親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生活上的苦悶不知道能夠向誰傾訴，所以吸毒便成為他們發洩苦悶的一種方式。

或許這種所謂的「問題家庭」在我們一般幸福人的生活周遭很難遇到幾個，但是我們不難想像，一個年老且又因為生活的折磨與孤立而不愛說話的封閉父親，或許再加上個因為生、心理上的缺陷而同樣也被社會所排斥的母親，這類家庭中的青少年，他們到底有多少資源可以用來合理地安排他們的生活、排遣他們的苦悶，甚至計畫他們的未來呢？生活對他們而言，如一張黑暗的羅網，夢魘般地撲壓在他們身上而難以掙脫出來，在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力下，藉由藥物的麻醉而獲得短暫的解脫，不就是他們能夠捕捉到「幸福感」的唯一方式嗎？

我是否言過其實的誇大了這種深刻的絕望了呢？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是，因為我也願意看到在他們的生活中仍然存在有期望與承諾，

但是，我卻很難能夠從當中看到讓我感到樂觀的亮光。

我們回到冷班長的生活周遭來看看吧。

冷班長在拾荒工作上的伙伴，也就是那位身軀肥胖、動作遲緩的老外省人——冷班長管他叫做「阿忠」。阿忠是個不愛說話的人，我一直懷疑大概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引起他開口說話的興趣。他有個老婆，身材短小，但是動作與反應卻也一樣遲鈍，說話時吐出的字句夾纏不清，而且似乎十分吃力。然而，這樣的妻子卻是阿忠眼中的寶貝，冷班長的女人這麼告訴我。

有一天，我第一次有機會和阿忠單獨相處，這對我而言是件難度相當高的事情，因為阿忠從來不對我的問題有任何的回應。當天，我沒有看到他的妻子隨行在他身邊，於是我信口問了他：「你太太今天沒有來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忠這一次笑開了，並且露出一張十分燦爛的表情，指著附近的營區副食供應站說：「她在裡邊掃地，打掃清潔。」這是我和阿忠之間的第一次「對話」，而我也才第一次真正認知到他的妻子在他心目中的份量。

但是，阿忠和她的妻子（讓我們以金枝來稱呼她吧）以及他們的女兒，這樣的家庭背後，卻存在著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複雜的故事。阿忠的妻子其實原來另有丈夫，冷班長管他叫做「老廣」——他也是個退役老兵。老廣和金枝結婚之後，生了一個女兒：一九九五年我遇見她時，她十六歲。然而後來老廣嫌金枝太愛喝酒，於是就將她送給了阿忠，兩人也辦了公證結婚成為正式夫妻。原本老廣還打算將他和金枝生的女兒送給冷班長，但被冷班長拒絕了；於是後來老廣就將這個女兒以五萬元賣給了一個六十多歲的退伍老兵。但由於一些我無從得知的因素——反正——他們並沒有舉行任何的婚禮儀式。然而，十六歲的她還是生下

了一個小孩，而這個小孩卻又被她的丈夫以六萬元賣給了一個新加坡華僑。

「五萬塊換六萬塊，還賺一萬」冷班長這麼計算著。

這個十六歲的女孩和她的母親金枝非常相像，尤其是在說話的時候，只要看過的人絕對會立刻確認她們之間的母女關係。在她邀請冷班長去喝她孩子的滿月酒時，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當時我開口問了她的年齡，而她除了回答我之外，還另外加了這麼一句奇特的答話：「我還不想這麼早結婚。」

「對啦，十六歲結婚還太早了。」雖然我有些納悶她為何會加上這樣的一句話做為回應，尤其是她又已經生了一個小孩；但是我還是友善地表示了我的贊同之意。

然而當她聽了我附和她的話而這麼說的時候，立時便在她臉上現出了一副我當時完全無法理解的十分感激底神情。但當我後來聽了冷班長所吐露的上面那段故事後，剎時我才明白她所加上的這句跳出對話脈絡的回答，是一種對於自身命運不滿、並帶點抵抗性質的「獨白」。是的，有哪個十多歲的女孩願意被自己的父親賣掉而去「嫁給」一位六十多歲的退伍老兵呢？

如果悲劇是會世代代被繼承下去的話，或許我們應該為這個女孩剛滿月就被賣掉的孩子慶幸——因為他至少可能有機會脫離這樣的輪迴。

但若是有人聽了這些賣妻、賣女的故事而生出一種基於捍衛道德的譴責與憤怒，那麼，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誠懇請求：道德在這兒不是我的重點。我所要表現的毋寧是這樣一些被結構所操弄的一群人，他們的行為和社會、歷史之間的密切關連。當然，這麼說並不是要作廢道德，而是，我希望我們能學著從這樣的一種視野來妥當的定位道德這玩意兒。

挫敗的衰老身體

一九九六年年底，台灣的各家報紙都以顯著的位置報導一樁眷村中的外省老兵長期「誘姦」國小女童的駭人事件，其中一份政治立場相當明確的晚報還毫不含糊的以頭版頭條的方式處理了這個新聞。這個事件就發生在我進行田野工作的這個眷村，而且，我也正巧曾經拜訪過這個被歸為「加害者」的當事人。

根據報紙報導的「犯罪手法」，這名外省老兵和他的朋友，是以教唱教會詩歌為由，將國小女童「誘騙」至家中，再尋機下手。這個情節的前半段對我而言並不陌生，當時我去拜訪這名老兵時，他熱情地向我傳講福音，並且應他之邀，足足在他家中唱了將近一個小時的福音詩歌。而依照我曾經從事過教會事工的數年經驗，我其實可以感受到他對於聖經的嫻熟，以及那種不作假的信仰熱情。那時當他聽說我計畫在這個村子裡租個房子以便進行田野工作時，他還熱切地表示他家中尚有空房可以供我使用，並且不收房租；但是當時我因為一些因素的考慮而婉拒了他的好意。後來還有幾次經過他的家門前，他遠遠地看到我時，都會大聲地喊著「哈雷路亞」來和我打招呼。

我之所以說出我的這個經驗，並不是意圖沾沾自喜地告訴任何人我知道些這個「駭人」的「犯罪事件」的某些花絮，而是希望從我的經驗來看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具有虔誠信仰的人會以此為「工具」而做出「誘姦女童」這樣的行為呢？

是的，我不懷疑他的信仰是虔誠的。

如果有人仍舊是不以為然，並且一面倒地極端不屑這樣的人與事，那麼，這會讓我聯想到我的另一個經驗。

在我剛到這個眷村時，某天當我溜達到自治會辦公室去，試圖尋找一些關於這個眷村的資料時，正巧有一些人聚在自治會的會客室

裡，談著村子裡所發生的一樁對於國小女童的性侵害案件。他們當然是義憤填膺的談著、斥責著；但是當其中一個人說到「那老王八蛋還說，這件事她痛、我爽快，簡直是禽獸」時，臉上流露出一種與義憤相當不協調的曖昧笑容，而另一個人更直截了當的跳出譴責的聲浪，表示「那小女孩發育的特別好，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十歲」。當我看到、聽到這樣的一些神態與談話時，我所感到興趣的不再只是他們口中的這樁性侵害事件了。

我之前曾經提起過，這是一個存在著大量單身老兵的眷村，他們必然會產生對於性的需求的解決難題。或許我們可以問，那為什麼他們不去和成年妓女進行性交易，而要傷害未成年女童呢？

的確，和成年妓女進行性交易是可行的，也是存在的。冷班長就不只一次地向我陳述著他過去退役後、在工廠工作時的風流韻史；他也告訴我，每當發餉日之時（領有終身俸者一年可領兩次餉，這就是冷班長謔稱的「官大餉」）村子裡就會進來許多打扮入時的妓女前來賣淫，有的還甚至是母女結伴而行的。然而，冷班長也告訴我，他已經很久沒有再「找小姐」了，因為「那個女人」會吃醋，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他現在的拾荒工作已經讓他無法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去進行性交易之外，他也自覺到自己殘老的身軀讓他「不好意思」再去面對一具成熟的身體；換句話說，成年妓女相較於他們的衰老鬆垮肉體，所具有的那副蘊含著能量與活力的身體，對於他們而言竟然反倒成為一種壓力，在交易的關係中，他們可能因身體上的劣勢而產生挫敗的恥感。

對於女童身體的愛戀或許因此成為一種逃避挫敗感的行為，雖然人們可以用「病態」來形容它，但是，我看到的卻是一種經濟與身體的雙重權力關係。

有幾次，我和一些老兵一同並坐著、享受冬日的溫暖陽光時，我都曾特別注意到，他們對於來往的成年女體並不會多加注視，反而是當有小學女童經過時，他們的眼光會受到牽引，一直凝視著直到她們的身影消失。我不知道他們對於稚嫩身體的愛戀是否也夾雜著對於他們已然逝去的生命活力的回憶與觀想，就如同遲暮之年面對朝陽時的怦然與感嘆。

拒絕「融合」的異類？

眷村居民，或是一般稱之為「老芋仔」的外省老兵，在我們的印象中通常是孤僻、自我封閉而拒絕與外界接觸，由此而產生的、經常可以聽到的主流說法便認為他們是難以「融合」的異類，而他們的存在，對於某些人來說因此是扎眼的。然而，他們的孤怪個性難道可以用那種帶有「本質」意味的「族群性」來加以解釋、甚至認為他們自絕於主流的台灣社會嗎？從他們的生命與社會歷程來看，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到他們給人的這種外在形象，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

這些外省籍的低階退役士官兵，從年輕時被拉伕或抽壯丁而不情願地捲入國共內戰，並因此與他們的親人生離死別；加上在軍隊中由於並非出身於正統軍校或屬於某一將領軍系，使得他們與升遷永遠隔離無望；同時，部隊裡肅殺的思想控制與行為管制，更讓他們日日生活在恐懼當中；而婚姻上的限制與經濟上的困境，更深遠的影響了他們後半生的生活。這種種的因素再加上近年來對於他們不利、甚至污名化他們的政治氣氛，都使得他們以異常的敏感、謹慎來保護他們自己，這種防禦式的自我封閉以及和社會缺乏連帶的孤立位置，都讓他們成為一個特殊、易於辨認的群體。

這種與社會疏離的情境，也表現在他們異於一般人所罹患的疾病種類上。根據行政院退輔會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九四年的統計，退除

役士兵的就醫人數，自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在疾病分類上所佔人數最多的竟然一直是精神疾病，並佔就醫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三十四強，而最低時也有百分之二十三的比例。如此異常高比例的精神疾病罹患率，不也正好顯示出他們在社會上處於某種極端不利的位置嗎？

與社會的孤立與疏離，在在使得他們成為這個社會的「局外人」而根本沒有絲毫「同化」的基礎。他們的存在本身，或許就是在進行著對於時代的無言抗議，時時提醒著人們去深刻的反思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與所處的社會。

摘一朵杜鵑……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因為種種因素而必須中斷這個田野工作的進行，在我最後一次前往這個眷村時，我盤算著如何與冷班長道別。但是，冷班長當時卻因為臥病在床，而使得我無法和他再見上一面。事實上，從一九九六年年初開始，冷班長便因不斷的罹病而讓我未曾再見過他。直到我現在寫作這篇東西的時候，我都還不斷想起，在見到冷班長的那最後幾個月中，他爽朗的個性卻變得有些落寞與頹喪了起來，並經常談起一些關於死亡的話題。不只一次地，他帶著些許驚惶的眼神告訴我，說他在睡眠時「又發了惡夢」，夢到過去那些早已死去的軍中同袍。

在離開的那一天，當我騎著機車沿著山路回程的時候，路旁的杜鵑花正綻開著，看著這一路的杜鵑花，我下意識地唱起：淡淡地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然而，當我唱到「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將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這一句歌詞時，我不禁停下機車回望著眷村的方向，心裡想著，仗，不但打敗了，而且還賠上了他們的一生，那麼，有誰要來為冷班長他們在胸前別上一朵杜鵑呢？◎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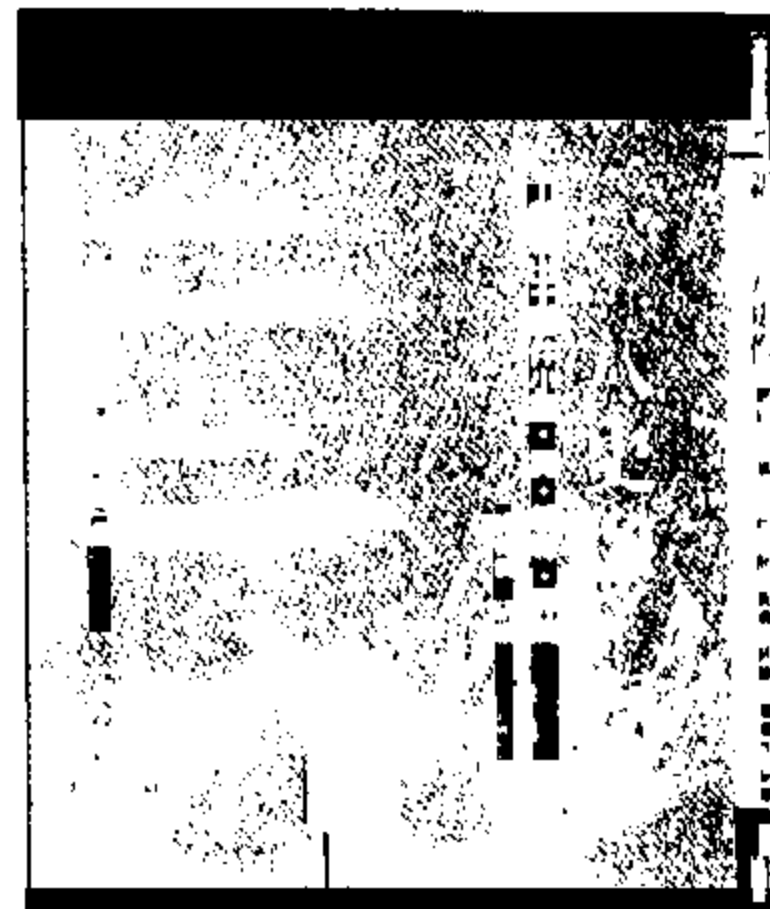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天黑黑嘍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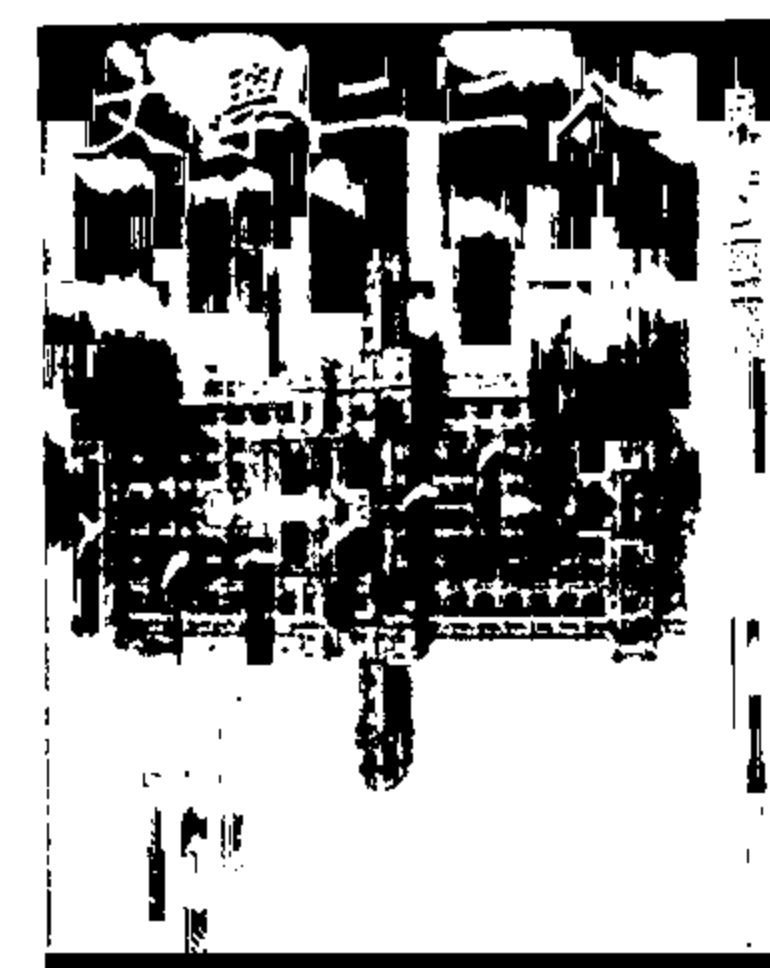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文學二二八》◎曾建民等合編 / 定價NT

《文學二二八》，將由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以文學的形象呈現了二二八事件的多種面貌，也活生生地表達了二二八事件中作家的激動和複雜的感情。



直接訂購八折優待

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台灣政治經濟叢刊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論 / 台灣社會性質論名著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瓊

《台灣戰後經濟》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本刊訂戶可享有以上書籍（折優惠，郵費時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掛號則加收二十元。

人間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二三五

本刊定價 / 新台幣90元